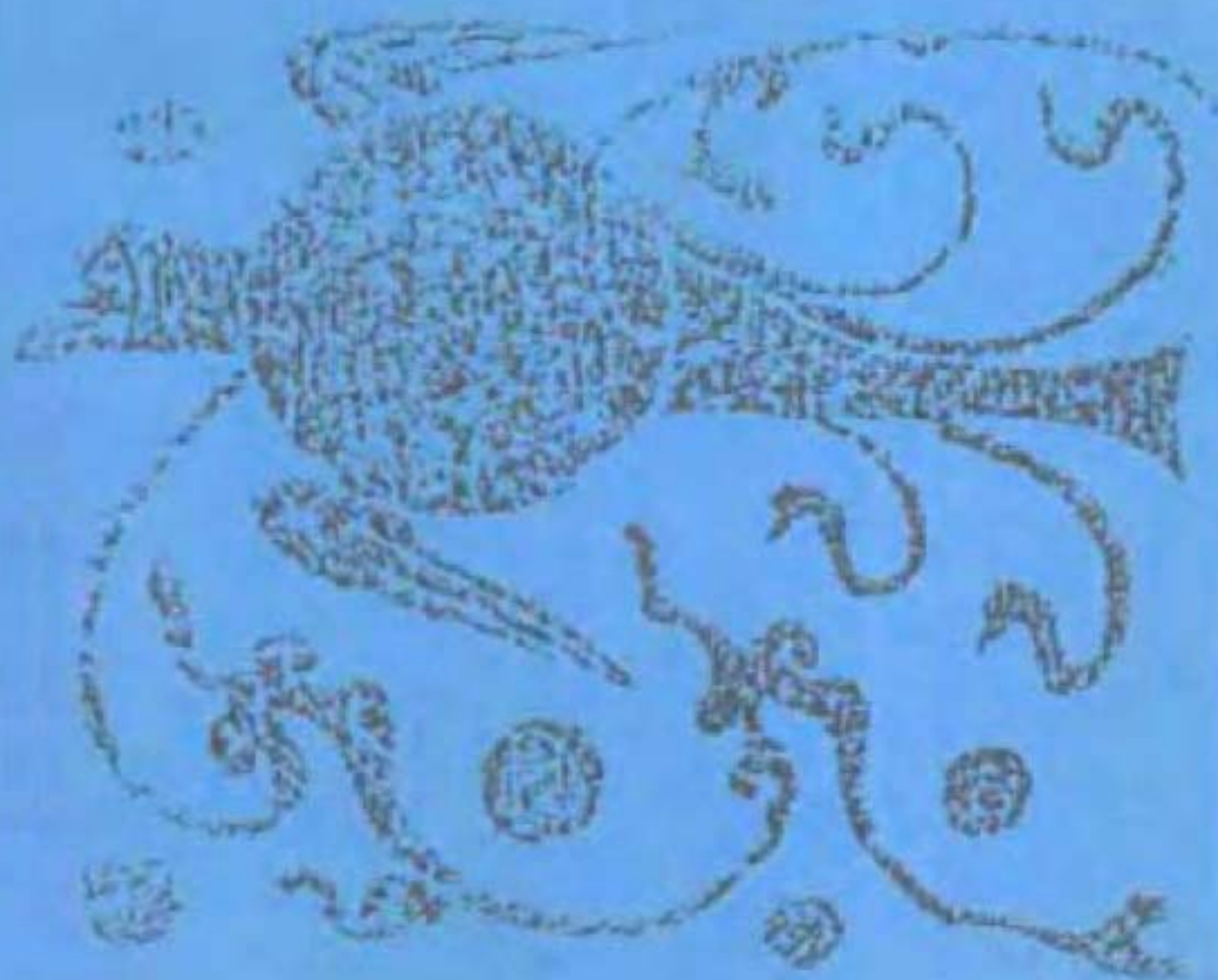


# 现代语文版 资治通鉴

## 36 河阴屠杀

台湾 柏杨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现代语文版

# 资治通鉴

## ③6 河阴屠杀

台湾 柏杨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0 · 北京

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36)河阴屠杀 台湾 柏杨译

---

中国 **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5<sup>5</sup>/<sub>8</sub>·131000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57-0284-X / K · 12 定价 3.50元

# 目 录

## 公元六世纪

公元五二三年至五二九年

- 北魏六镇齐叛 ..... ( 25 )
- 北魏全国变民蜂起，遍地烽火血腥，无一寸净土 … ( 71 )
- 萧衍开始舍身同泰寺 ..... ( 79 )
- 北魏尔朱荣把胡太后及幼帝投入黄河淹死 ..... (102)

公元五三〇年至五三一年

- 北魏诛杀尔朱荣，尔朱家全灭 ..... (155)

## 公元五二三年 癸卯

南梁武帝普通 四年（破六韩拔陵真王元年）  
北魏孝明帝正光 四年

1 春季，正月四日，南梁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皇帝（一任高祖，武帝）萧衍，前往首都南郊，祭祀天神。大赦。正月十九日，再到皇家大会堂（明堂）祭祀。二月十八日，萧衍主持亲自扶犁耕田典礼。

2 柔然汗国（瀚海沙漠）发生广大饥荒，可汗（十四任敕连头兵豆伐可汗）郁久闾阿那瓌，率领部众，进入北魏帝国国境，上疏帝国政府，请求赈济。二月二十二日，北魏帝国政府命国务院左秘书长（尚书左丞）元孚，当中央特遣政府执行官（行台尚书），“持节”，前往安抚慰问。元孚，是元谭的孙儿（元谭事，参考五二五年）。元孚出发之前，上疏要求全权，他说：“蠕蠕（柔然汗国）长久以来，都很强大。从前，我们首都在代京（平城〔山西省大同市〕）之时，对他们一直保持高度戒备。而今，上天

保祐魏国(北魏帝国),使他们激烈内斗,自取灭亡,向我们叩头屈服。帝国政府集合他们逃散的人,用优厚的礼仪送他们回国,就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妥善拟订长远计划。当初,西汉王朝七任帝刘询在位时,匈奴汗国呼韩邪单于(十四任)挛鞮稽侯珊入塞,西汉王朝政府派董忠、韩昌,率领沿边各郡武装部队,送他离开朔方(治所在内蒙古杭锦旗北),遂趁势留下来协防(参考前五一年)。而东汉王朝一任帝光武帝刘秀在位时,也命禁卫指挥官(中郎将)段彬,设置安抚官员(安集掾史),随同匈奴汗国单于返国,协助防务,察看动静(参考前五〇年)。现在大体上应该依照前例,借给他们一块我们用不着的空闲地区,由他们耕田放牧,先行设立一个粗略的政府,分别任命官职,表示帝国对他们的关心和温暖。一面严厉禁止边防军向他们侵犯,并命柔然协助边防军,阻截其他蛮族向帝国侵犯。双方一直维持相当关系,亲密时不至鼓励他们诈欺,疏远时不至刺激他们叛变,是最上等的策略。”政府不准。

柔然汗国部落首领郁久闾俟戾伐,到北魏帝国朝见。

3 三月,北魏帝国(首都洛阳)最高监察长(司空)刘腾逝世。宦官中当刘腾养子,服三年之丧的,有四十余人;身穿孝衣送葬的,以百为单位计算;政府官员及贵族送葬的,塞满大街小巷,遍布郊外原野。(当权分子死在权位上,都有这种景观。)

4 夏季,四月,北魏帝国特遣政府执行官(行台尚书)元孚,携带白虎幡(督战旗),前往柔玄(河北省尚义县)、怀荒(河北省张北县)二镇间,慰问安抚柔然汗国可汗郁久闾阿那瓌。郁久闾阿那瓌拥有强大的武装部众,号称三十万,暗中已怀二心,打算背叛北魏帝国,而元孚恰巧到达,郁久闾阿那瓌认为时机已经成熟,遂拘留元孚,载到一辆匈奴车上。每次召集部众,都

使元孚坐在东厢，称他是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礼貌至为尊敬，然后率军南下，所经过的地方，大肆抢劫抄掠，一直抵达平城（山西省大同市），才把元孚放回。有关单位弹劾元孚有辱他的使命，于是以有辱使命的罪名判刑。四月二十八日，北魏帝国政府派国务院最高执行长（尚书令）李崇、国务院左副执行长（左仆射）元纂，率骑兵十万人，攻击柔然汗国。郁久闾阿那瓌得到消息，裹胁善良平民二千人，以及政府和民间马牛羊数十万头，向北逃走，李崇追击三千余里，无法追上，班师。

元纂另派战备军事参议官（铠曹参军）于谨，率骑兵二千人，继续追击郁久闾阿那瓌，追到郁对原（今地不详），前后十七次会战，每次都击破柔然军。于谨，是于忠的族曾孙（于忠保护胡太后有功，参考五一五年），性情沉默，有见识胆量，读过很多经书及史书。年幼时，不跟外界往来，居住乡间，不追求政府职务。有人劝他当官，于谨说：“州郡政府官职，从前的人一向都看不起。（《后汉书·梁竦传》：“大丈夫在世，生前应该封侯，死后应该进忠烈祠享受香火。如果办不到，闲居在家，可以培养志气，阅读诗书，也可以寻求乐趣。州郡政府官职，只是一场辛劳。”）而中央政府的高位，须等待时机。”元纂听到他的名声，延聘到幕府担任参谋官员。有一次，于谨率轻装备骑兵出塞侦察敌情，刚巧，铁勒部落骑兵数千人，突然发动袭击，“高车”初名“狄历”，也称“敕勒”，汉人称“丁零”〔丁零部落协助慕容垂建立后燕帝国事，参考三八四年〕，因发音不准，“敕勒”转成“铁勒”。此处铁勒部落，当指未曾西迁、残留在瀚海沙漠的部落。）于谨寡不敌众，如果撤退，一定全军覆没；于是下令所有骑兵散开，躲藏在荒林野草之间；又派人登上附近山岗，煞有介事，左右指挥，好象在那里部署大军进入阵地。铁勒部落

望见，虽然疑心有埋伏，但仗恃自己人数众多，仍向前挺进，逼近于谨。于谨平常有两匹骏马，一匹是紫毛马，一匹是黑嘴黄毛马，铁勒部落早就熟悉，于谨遂命二人各乘一马，突阵而出，铁勒部落认为定是于谨，争相追赶。于谨率剩下来的军队，攻击铁勒追赶的骑兵，铁勒军队遂撤退，于谨得以平安入塞。

李崇的秘书长(长史)、钜鹿(河北省平乡县)人魏兰根，建议李崇，说：“从前，沿着边界，设置各‘镇’，地广人稀，有时征召中原豪门强族的子弟，有时征召皇族或鲜卑贵族，使他们当帝国的爪牙，保卫边疆。若干年之后，主管机关对这些人，称为‘府户’，当作低贱的奴仆差役。久而久之，不能跟高贵门第世家通婚，做官时更因为没有高贵门第世家作为外援之故，以致不能进入‘清流’——高贵门第世家系统。本来是同等阶层的亲属亲戚，可是在京师(首都洛阳)的却都当了显要大官，享受荣耀；两相比较之下，当然怨恨愤懑。最好是取消以军事为主的‘镇’，而改为以行政为主的‘州’，分别设立郡县。凡是‘府户’，一律撤除，恢复成为平民，如果想进政府当官，则完全依照最早的规则办理，文武兼用，恩威同施。这些建议如果能够实行，帝国或许不会再有北方的忧虑。”李崇上疏奏报，如石沉大海，没有批示。

5 最初，元叉软禁胡太后，时常到皇帝元诩所住寝殿侧房，值班陪伴，竭尽所有能力，讨元诩欢心，元诩因此对元叉十分宠爱信任。元叉出入宫城，总是命武士手持兵器，前呼后拥，严密戒备。有时出宫，到千秋门外休息，四周全设木栏拒马，派心腹将士保护，防范刺客袭击；无论官民，要想见他一面，也只能站在远处，遥相对话而已。元叉刚掌握政权时，故意表现他如何的为国为民，所以待人十分谦虚，处事勤快认真，对于



施政的成绩，也非常关心。然而，等到情势稳定，就不由自主的骄傲怠慢；喜爱名酒美女，贪财好货，随自己的高兴或不高兴而夺取或赏赐；帝国法令完全败坏，社会秩序陷于混乱。元叉的老爹、京兆王元继，尤其贪污放纵，跟正妻（元叉的娘）分别接受贿赂，向有关单位请托办事，没有人胆敢违抗；甚至郡县政府的一个小小雇员，都不能公平任用。州长、郡长、县长，全是贪官，由于这个缘故，民间穷苦困顿，人人渴望天下大乱。

武卫将军于景，是于忠的老弟；打算罢黜元叉，元叉先下手为强，使他出任怀荒（河北省张北县）防守司令（镇将）。稍后，柔然汗国可汗郁久闾阿那瓌南下攻入边塞，大肆抢掠，镇民请求发给粮食救济，于景拒绝，镇民忍耐不住悲愤，遂武装暴动，生擒于景，斩首。不久，沃野（镇设内蒙古五原县东北）镇民破六韩拔陵（破六韩，姓），聚众起兵，格杀防守司令（镇将），改年号“真王”。各镇汉人和蛮族，纷纷响应。破六韩拔陵率军南下，派他的将领卫可孤，包围武川（内蒙古武川县），并攻击怀朔（内蒙古固阳县）。尖山（山西省神池县）人贺拔度拔（贺拔，姓），跟他的三个儿子：贺拔允、贺拔胜、贺拔岳，都有才能，而且是三员勇将；怀朔（内蒙古固阳县）防守司令（镇将）杨钧，擢升贺拔度拔当指挥官（统军），命他的三个儿子当带兵官（军主），抵抗卫可孤的攻击。

6 本世纪（五）〇〇年代初叶，八任帝（世宗）元恪在位，为了祈求佛祖赐福给已逝世的老爹、七任帝（高祖）元宏，以及娘亲高皇后（文昭后），命宦官白整，在龙门山（洛阳南二十四公里伊阙）开凿两个佛龕（音kān，〔堪〕），每龕都高一百尺。五〇八年稍后，宦官刘腾又给当时在位的元恪，另行开凿一个佛龕，到本年（五二三）为止，已二十四年，共用十八万二千余工

人，但工程浩大，仍不能完成。

7 秋季，七月二十七日，皇帝元诰下诏：“凡现任政府官员，依照法令，于七十岁退休时，可以继续领取一半薪俸，直到去世。”

8 九月，元诰命总监督长（侍中）、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汝南王元悦，迁居监督院（门下省），跟丞相、高阳王元雍，共同研究裁决国务院（尚书省）奏章。

9 冬季，十月十七日，南梁帝国政府，任命立法院总立法长（中书监）、首都中区卫戍司令官（中卫将军）袁昂，当国务院最高执行长（尚书令），即以首都中区卫戍司令官（中卫将军）身份，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

10 北魏帝国太保、平恩公爵（文宣公）崔光病重，皇帝元诰亲自到他床前探望安慰，并任命他的儿子崔励，当齐州（州政府设历城〔山东省济南市〕）督导官（刺史），为了表示哀伤，又命金銮宝殿停止奏乐，并取消游玩及登高远望。十月丁酉日（十月甲寅朔，没有丁酉。据《魏书》和《北史》记载，当为十一月十五日，即丁酉日。）崔光逝世。元诰亲去吊丧哭泣，至为悲痛，特别为他减少每天的饮食。

崔光宽厚、乐观，性情和善，怡然自得，从没有忿恨恼怒。于忠、元叉前后手握大权，认为崔光是前辈，素有声望，对他都十分尊敬，很多事都先向他请教后决定。但他却不能救裴植、郭祚（参考五一五年），以及清河王元怿（参考五二〇年）之死，当时的人把他比作张禹、胡广。（张禹、胡广，以及崔光，都是明哲保身于官场混混而已。）

崔光临死时，推荐国务院法务部长（都官尚书）贾思伯当皇帝的讲经教师（侍讲），皇帝元诰向他学习《春秋》。贾思伯虽然

地位尊贵，但待人谦恭，有人问贾思伯说：“你有什么办法能使自己不骄傲？”贾思伯说：“衰败的命运抓住你时，你就会骄傲。富贵，怎么能一直保持！”人们认为他谈话风趣。

11 十一月一日，日蚀。

12 十一月二十二日，南梁帝国国务院左副执行长（尚书左仆射）王暕逝世。

13 南梁帝国最初只有扬州、荊州、郢州、江州、湘州、梁州、益州（七州）使用钱币；交州、广州（二州）使用金银；其余各州，则杂用谷米、布帛交易。皇帝萧衍遂铸五铢钱，钱孔、钱边，及四周凸起处，全都完美。又另铸一种平面钱——钱孔四周并不凸起，称为“女钱”，民间私下使用女钱，政府下令禁止，却禁止不住；于是高官会议讨论，决定全部废除铜钱。十二月六日，政府开始铸铁钱。（既铸钱孔、钱边都有凸边的钱，为什么又铸钱孔没有凸边的平面钱——女钱？既铸女钱，为什么又禁止使用？叙述不清。）

14 北魏帝国政府任命汝南王元悦当太保。

## 公元五二四年 甲辰

南梁武帝普通 五年 (破六韩拔陵真王二年)  
北魏孝明帝正光 五年 (高平王胡琛元年)  
(秦王莫折大提元年)  
(秦帝莫折念生天建元年)  
(燕王就德兴元年)

1 春季，正月二十日，北魏帝国(首都洛阳)皇帝(九任肃宗，孝明帝)元诰，前往首都洛阳南郊，祭祀天神。

2 三月，任命临淮王元彧，当北伐大军司令官(都督北讨诸军事)，讨伐沃野镇(内蒙古五原县东北)变民首领破六韩拔陵(参考五二三年)。

夏季，四月，高平镇(宁夏固原县)人赫连恩等，聚众起兵，推举敕勒部落酋长胡琛为高平王，攻击高平镇，响应破六韩拔陵。中央政府将领卢祖迁，击破胡琛军，胡琛向北逃走。

怀朔镇(内蒙古固阳县)被破六韩拔陵部将卫可孤围攻，已过一年，而外面的援军不见到来，防守司令(镇将)杨钧，命带

兵官(军主)贺拔胜南下云中(内蒙古托克托县),向临淮王元彧求救。贺拔胜招募少年骑兵十余人,组成敢死队,于夜晚找到敌人空隙,突围而出,变民军骑兵追到,贺拔胜大叫说:“我是贺拔胜!”变民军骑兵不敢逼近。贺拔胜抵达云中(内蒙古托克托县),晋见元彧,警告说:“怀朔(内蒙古固阳县)被围,随时都会陷落,大王却把大军停在这里,不肯前进,怀朔(内蒙古固阳县)如果不守,武川(内蒙古武川县)立刻危险,盗贼(变民军)的锐气,将百倍上升,即令张良、陈平复出,也无法替大王分忧。”元彧允许出兵。贺拔胜回怀朔镇报命,再突围而入。杨钧又命贺拔胜去侦察武川(内蒙古武川县)情况,发现武川已经陷落。贺拔胜飞骑而还,怀朔(内蒙古固阳县)人心大乱,立刻崩溃,贺拔胜父子同被卫可孤俘虏。

五月,临淮王元彧率军北进,在五原(内蒙古包头市)跟变民军首领破六韩拔陵会战,元彧战败,被削除官职爵位。安北将军、陇西(甘肃省临洮县)人李叔仁,又在白道(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被变民军击败;变民势力,日益旺盛。

噩耗传到京师(首都洛阳),皇帝元诩在显阳殿召集丞相、国务院最高执行长(令)、副执行长(仆)、各部部长(尚书)、总监督长(侍中)、副总监督长(给事黄门侍郎),询问说:“而今,盗匪(变民军)布满恒州(州政府设平城〔山西省大同市〕)、朔州(州政府设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已经逼近皇家祖先墓园——金陵(位于云中郡〔内蒙古托克托县〕),我们应该怎么办?”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元修义请派遣重要官员,率领大军,镇守恒、朔二州,抵抗强悍的贼寇(变民军)。元诩说:“去年(五二三),郿久阿那瓌叛变,政府派李崇北伐,李崇上疏请求改‘镇’为‘州’,我因为旧有的制度,难以马上变动,没有批准。想不

到李崇这份报告，却诱导镇民兴起不安份的心理，以致发生今天的灾祸。但这已是过去的事，无法挽救，姑且提出来谈论。事实上，李崇是尊贵的皇亲（李崇，是五任帝〔高宗〕拓跋濬的妃子李夫人〔生六任帝拓跋弘〕的老哥、李诞的儿子），拥有崇高声望，有才干见识，果断敏捷，我打算派他出征，各位认为如何？”国务院副执行长（仆射）萧宝寅等一致同意说：“这样决定，正合大家盼望。”李崇说：“我因为六镇（参考四八四年）荒远偏僻，跟蛮族相接，打算安慰镇民，使人心欢愉，才提出改‘镇’为‘州’的意见，怎么敢诱导镇民武装作乱！实在罪该万死，请求陛下赦免；而今更派我北伐，正是改过报恩之时。可是，我年纪已经七十，四肢无力，而又患病在身，不能胜任军事重任，请另行选择贤能人才。”元诩不准。元修义，是元天赐的儿子（元天赐事，参考四七一年）。

司马光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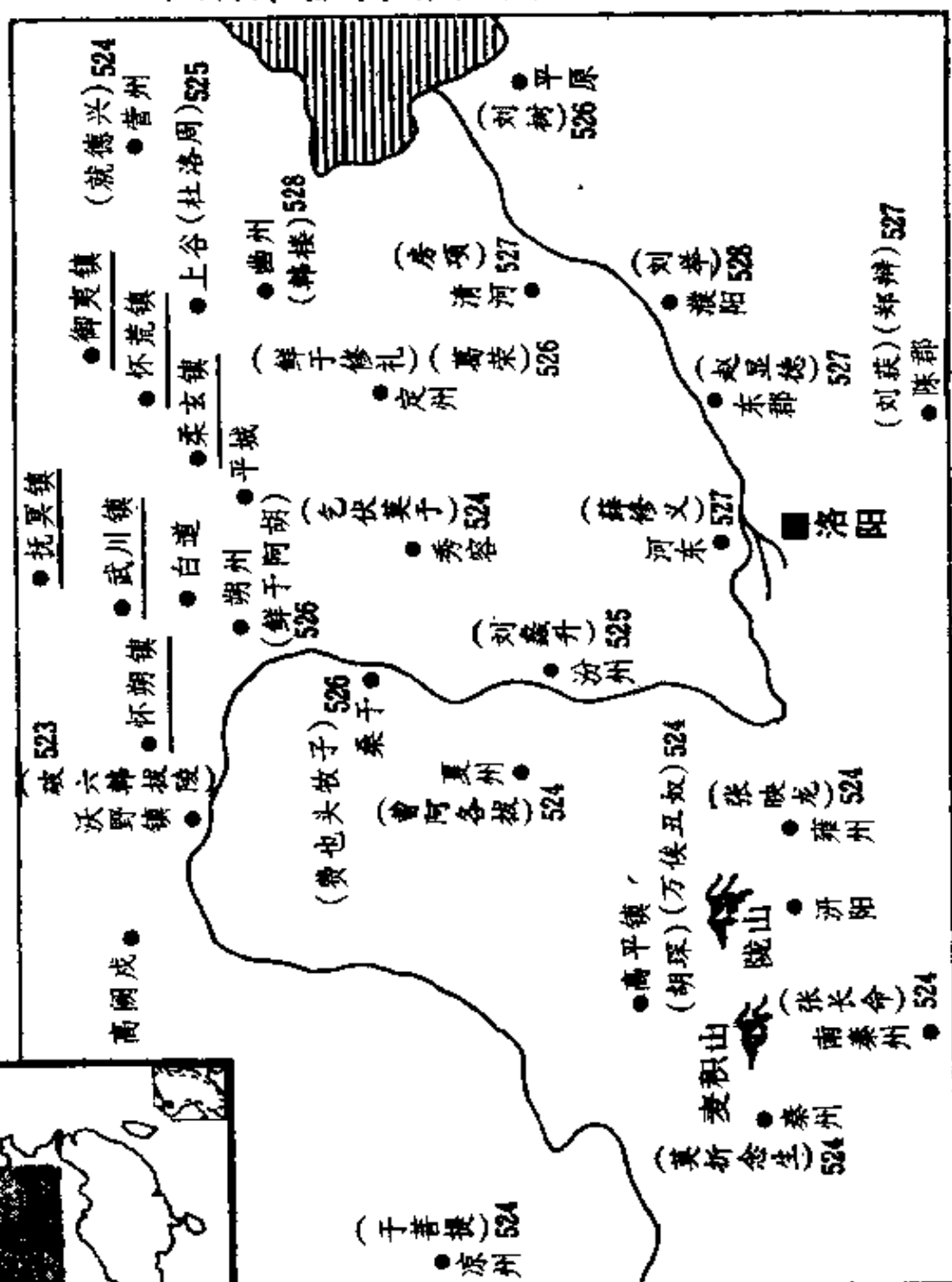
李崇上疏建议改‘镇’为‘州’，正是在灾祸还没有萌芽的时候，把它铲除；于无形之中，掌握主动，夺取胜利。元诩既不能采纳他的意见，在灾祸发生之后，又没有一句惭愧自责的话，反而倒打一耙，硬把该项建议，当作李崇的罪状，这种昏君，怎么配跟他谈论国家大计。《诗经》说：“听赞誉之言则对答／听讽谏之言如昏醉／不能用善良之人／反而视我为悖谬。”（《桑柔》：“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指的就是这种人。

3 五月二十三日，北魏帝国政府加授李崇：“使持节”（一级权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北部剿匪总司令官（北讨大都督）；命抚军将军崔暹，镇军将军、广阳王元深，接受李崇指挥。元

# 公元六世纪二十年代北魏帝国万民皆叛



中国地图



深，是元嘉的儿子。

4 六月，南梁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政府任命豫州(州政府设安徽省合肥市)督导官(刺史)裴邃，当讨伐大军司令官(都督征讨诸军事)，攻击北魏帝国。

5 北魏帝国自从变民首领破六韩拔陵聚众起兵以来，夏州(州政府设统万〔陕西省横山县〕)、东夏州(州政府设广武〔陕西省延安市东北〕)、幽州(幽，音bīng，〔兵〕。州政府设定安〔甘肃省宁县〕)、凉州(州政府设姑臧〔甘肃省武威市〕)，人民纷纷集结，武装反抗政府。秦州(州政府设上邽〔甘肃省天水市〕)督导官(刺史)李彦，施政及刑罚，残酷暴虐，在下位的官员和人民，充满怨恨。本月(六)，城中居民薛珍等，率领党羽，突入州政府大门，生擒李彦，诛杀；推举莫折大提当首领(莫折，姓)；莫折大提自称秦王。北魏帝国政府命雍州(州政府设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督导官(刺史)元志讨伐。

最初，南秦州(州政府设骆谷城〔甘肃省成县西〕)豪门杨松柏兄弟，不断抢劫抄掠，督导官(刺史)、博陵(河北省安平县)人崔游，用阴谋诡计，引诱他们投降，并委任杨松柏兄弟当州政府主任秘书(主簿)，态度诚恳，言词亲切，命他们游说叛变的氐民族部落放下武器。然后，有一天，崔游摆下盛大筵席，招待杨松柏兄弟和所有放下武器的氐民族酋长，就在筵席上，把他们逮捕，全部斩首。从此，所有部属对崔游都不再信任，暗怀猜疑、畏惧，人心不安。崔游听到李彦被杀消息，知道身处险境，打算逃走，就在逃走前夕，城中居民张长命、韩祖香、孙掩等暴动，率领群众攻击州政府，诛杀崔游，献出城池，响应莫折大提。莫折大提派他的部将卜胡，袭击高平(甘肃省固原县)，攻克，格杀防守司令(镇将)赫连略，及中央特遣政府总监



(行台)高元荣。莫折大提不久逝世，儿子莫折念生登极，自称皇帝，组织政府，设立文武百官，改年号天建。

6 六月十八日，北魏帝国政府大赦。

7 秋季，七月六日，北魏帝国命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元修义，兼国务院副执行长（尚书仆射），当中央驻西部特遣政府总监（西道行台），率各将领讨伐莫折念生。

8 北伐大军抚军将军崔暹，违背总司令官（大都督）李崇命令，跟变民军首领破六韩拔陵，在白道（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会战，大败，单人匹马逃回。破六韩拔陵遂攻击李崇大营，李崇竭力奋击，不能阻止，退返云中（内蒙古托克托县），双方僵持。

广阳王元深上疏说：“祖先们建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时代，认为北方边疆，至为重要，所以特别慎重的选拔贤能亲信，竖立军旗，担任防守司令（镇将），把高贵门第出身（参与帝国建国的非皇族鲜卑人）的参谋官佐，配备在防守司令（镇将）左右，拼死保卫边疆，阻遏强敌，不但不剥夺他们升迁的资格，反而更免除他们的差役赋税；因此当时人士，乐于到边疆服务。五世纪八〇年代，国务院副执行长（仆射）李冲当权，凉州（甘肃省黄河以西）人全部免除官差兵役（李宝入北魏事，参考四二一年。李宝的儿子李冲一旦有权，就厚待他的凉州同乡），而皇家乡亲和故旧后裔，却仍然驻防边塞；除非是身犯重罪，不为世所容，才贬黜蛮荒，普通人谁肯跟他们为伍？镇民在防守司令部工作，只能担任渔猎管理员（虞侯）、义务服务员（白直。没有薪俸），一辈子升迁，也不过升迁到带兵官（军主）。留在京师（首都洛阳）的他们的同族，一个个当上高等显官；而居留边镇的人，却被远隔在文官系统之外，很多人因此不得不逃离家乡。于是，中央政府更加加强对镇民管理，严格规定镇民不可以到其他

州镇居住或游历。结果少年子弟无法到其他州镇留学，长大以后更无法到其他州镇工作；所受非人的待遇，写到这里，忍不住落泪。自从首都南迁洛阳，边疆官职，越发受到轻视，唯有——一直停留在低阶层的庸才，才会外放到各镇当防守司令（镇将）。这些人到差之后，辗转学习，互相模仿，专门贪赃枉法，搜括财富。有时候其他各地的贪官污吏，被定罪放逐到边疆，他们在防守司令（镇将）身旁，设计筹划，操纵指挥；于是，一切措施，非钱不行，镇民悲痛，一个个咬牙切齿。后来郁久闾阿那瓌背弃帝国对他的恩德，大肆抢劫。政府动员警备部队（奔命）追击，十五万大军渡沙漠北上，没有几天就撤退而回（参考五二三年），镇民看到这种援军，当然轻视中央。国务院最高执行长（尚书令）李崇，建议把‘镇’改‘州’，可算是洞察机先的远见，而中央却不肯批准。就在这时候，高阙要塞（内蒙古杭锦后旗东北，隶沃野镇）驻军司令（戍主）跟他的部属发生冲突，破六韩拔陵把驻军司令击斩，互相激荡，各地纷纷起兵，攻城掠地，所经过的地方，把拒绝叛变的人，屠杀净光。政府军讨伐，屡次战败，变民集团一天比一天壮大。李崇出征，指望一举荡平，想不到崔暹全军覆没，连一只车轮都没有回来；我跟李崇，只好顺着去时旧路往后撤退，暂驻云中（内蒙古托克托县），而军心已散，将士没有斗志。今天所忧虑的，不仅仅限于西北（破六韩拔陵），恐怕所有边镇，都是如此。天下大事，很难逆料！”奏章呈上去后，没有反应。

元诩下诏逮捕崔暹，囚禁最高法院（廷尉）。崔暹用美女、舞娘、田园、房产，贿赂元叉，最后，竟被判无罪。

9 七月二十九日，变民首领秦帝莫折念生，派他的司令官（都督）杨伯年，进攻仇鸠、河池（二地都在甘肃省徽县西）军事

据点。东益州(州政府设武兴〔陕西省勉县〕)督导官(刺史)魏子建,派将军伊祥等迎战,杀一千余人。东益州(甘肃省东南部及陕西省西南部)本属“氐王”杨绍先的半独立“仇池王国”,(北魏帝国擒杨绍先及设东益州,参考五〇六年),将领及参谋官员都认为:州城居民勇敢强悍,秦州(州政府设甘肃省天水市)及南秦州(州政府设骆谷城〔甘肃省成县西〕)所有变民,都是他们的同族(氐民族),建议先行没收他们的武器。魏子建说:“城中居民,经过太多战阵;如果以诚相待,安抚他们,就是我们的部队;如果逼迫,则我们将被前后夹攻。”于是集合全体居民,慰问沟通,不久之后,渐渐把他们的子弟或父兄,派到外郡或其他军事据点驻防,使他内外连心,直到最后,都没有人叛变。魏子建,是魏兰根的族兄。

10 北魏帝国凉州(州政府设姑臧〔甘肃省武威市〕)警卫司令(幢帅)于菩提等暴动,生擒督导官(刺史)宋颖,据守州城,反抗中央政府。

11 八月十二日,南梁帝国徐州(州政府设鍾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督导官(刺史)成景儁,攻占北魏帝国童城(江苏省沐阳县)。

12 北魏帝国编制外事务顾问官(员外散骑侍郎)李苗,上书皇帝元诰,说:“凡是粮食不多,而将士精锐,最有利的行动是速战速决。粮食多而军队也多,当然最好是持久。陇山以西地区(甘肃省东部)盗匪(指莫折念生及胡琛),虽然猖狂,但没有雄厚实力,虽然占领两座城池(天水及高平),但缺少恩德仁义。他们的情势是:必须发动闪电攻击,每天才有人响应、归降,如果行动迟缓,人心沮丧离散,就会坐在那里,等待崩溃。当闪电攻击发动之时,势如狂风暴雨,叛徒(变民军)追求的是万分

之一的成功机会；而长期坚守据点，城高沟深，政府则可以主动控制全局。只不过天下升平的时间太久，人民不知道什么是战争，为了利益，互不等待；逃避灾难，也互不照顾。将领不会指挥，士卒没有训练，既缺少长远作战计划，又各有轻视敌人的骄傲心理。如果陇东（甘肃及陕西二省交界处）不能保住，涇阳（陕西省涇阳县）军队（指雍州司令官元志讨伐莫折念生军）战败溃散，则秦州（州政府设甘肃省天水市）以及南秦州（州政府设骆谷城〔甘肃省成县西〕）的变民军（秦州莫折念生、南秦州张长命），势将强大，三辅（陕西省中部）立刻危险，帝国右臂，就被斩断。我建议陛下，最好下令前方高级将领，坚壁清野，不要出战，另派中下级军官，率精锐部队，绕道麦积崖（山在天水市东五十公里），袭击变民军背后，则涇阳（陕西省涇阳县）以及陇山地区（陕西省及甘肃省交界）一群妖魔（变民军），自会星散。”

北魏帝国政府任命李苗当指挥官（统军），跟另一位将领淳于诞，同时从梁州（州政府设汉中〔陕西省南郑县〕）及益州（州政府设晋寿〔四川省广元市〕）出发，攻击变民首领秦帝莫折念生，军队还没有抵达，莫折念生派他的老弟、高阳王莫折天生，率军东下，直指陇山地区（陕西省及甘肃省交界）。八月十六日，雍州司令官（都督）元志，在陇口（陇山险要）迎战，大败，元志抛弃大军，单身逃往岐州（州政府设雍城〔陕西省凤翔县〕）。

13 此时，北魏帝国北方边境东部及西部敕勒部落，纷纷背叛，归降破六韩拔陵。皇帝元诩才想起李崇及广阳王元深的建议。八月十八日，下诏说：“所有州镇属于军方的户口（府户），除了因犯罪而被贬谪充军的之外，一律解除束缚，成为正常居民。”改“镇”为“州”：怀朔镇（内蒙古固阳县）改朔州，朔州（州政府设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改云州。派兼任禁官侍从长（黄门

侍郎)酈道元,当钦差大臣(大使),前往慰问六镇;可是,此时六镇已全部叛变,酈道元没有出发。

最初,鲜卑人从代都(山西省大同市)迁到洛阳,很多人受到国务院文官部(选部)压制,无法当官或无法升迁,而今,六镇全叛,元叉才起用这批穷乡寒门出身的鲜卑人,特别为他们颁发皇帝诏书,对他们慰问安抚,博取他们的好感。最高法官(廷尉评)、鲜卑人山伟(山,本姓“土难”),上奏皇帝,歌颂元叉的美德,元叉遂擢升山伟当国务院考核司长(尚书二千石郎)。

14 秀容(山西省朔县西北)人乞伏莫于,聚众起兵,攻击郡城,格杀郡长。八月十九日,南秀容(山西省岚县南)牧羊人万于乞真(万于,姓),格杀中央畜牧部长(太仆卿)陆延,秀容匈奴部落酋长尔朱荣(尔朱,姓),用武力削平这次叛乱;尔朱荣,是尔朱羽健的玄孙(尔朱羽健事,参考三九八年)。尔朱荣的祖父尔朱代勤,曾经出去打猎,部落中平民射击老虎,误中他的大腿,尔朱代勤把箭拔出,不去追究是谁发射,部属们无不感动喜悦。尔朱代勤官位做到肆州(州政府设九原〔山西省忻州市〕)督导官(刺史),封梁郡公爵,年九十余岁逝世。儿子尔朱新兴继承酋长职位,牲畜大量繁殖,牧场更是旺盛,牛羊骆驼马匹,以毛色分类,成群结队,满山满谷,遍布原野,无法计算它们的数量。政府每逢出军,尔朱新兴一定进贡战马,及捐助粮食辎重,七任帝(高祖)元宏对他非常嘉奖赞美。尔朱新兴年老,请求传位给儿子尔朱荣,政府批准。尔朱荣聪明机智,处理事务决断迅速,象有神灵相助;统率部众,严格整齐。当时,四面八方传出叛变事件,尔朱荣野心勃勃,暗中另有打算,用他从畜牧中得来的财富,招募骁勇武士,集结英雄豪杰。于是,侯景、司马子如、贾显度,以及五原(内蒙古包头市)人段荣、太

安(山西省寿阳县)人竇泰,都往投靠。贾显度,是贾显智的老哥。

15 八月二十日,变民首领秦帝莫折念生,派司令官(都督)竇双,攻击北魏帝国盘头郡(陕西省略阳县西);北魏东益州(州政府设武兴〔陕西省勉县〕)督导官(刺史)魏子建,派将军竇念祖击破竇双。

16 九月一日,南梁帝国徐州(州政府设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督导官(刺史)成景偁,攻陷北魏帝国睢陵(江苏省睢宁县)。九月十一日,北兖州(州政府设江苏省淮阴市)督导官(刺史)赵景悦,包围北魏帝国荆山(安徽省怀远县境);豫州(州政府设安徽省合肥市)督导官(刺史)裴邃,率骑兵三千人,袭击北魏帝国寿阳(安徽省寿县),九月十五日夜,砍开城门,进入外城;北魏帝国扬州(州政府设寿阳)督导官(刺史)长孙稚抵抗,一天之内,九次会战,而南梁援军蔡秀成迷失道路,不能依照约定时间抵达,裴邃不能独力完成这项巨大任务,撤退。别动部队将领攻击北魏帝国淮阳(江苏省睢宁县),北魏帝国政府命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酈道元、司令官(都督)河间王元琛,增援寿阳(安徽省寿县);安乐王元鉴增援淮阳(江苏省睢宁县)。元鉴,是元诩的儿子(元诩事,参考五〇六年)。

17 北魏帝国中央驻西部特遣政府总监(西道行台)元修义,身患风湿,不能处理军务。九月二十五日,中央任命国务院左副执行长(尚书左仆射)、齐王萧宝寅,当中央驻西部特遣政府总监(西道行台)兼总司令官(大都督),率各将领攻击变民首领秦帝莫折念生。

被变民罢黜的凉州(州政府设姑臧〔甘肃省武威市〕)督导官(刺史)宋颖,派人秘密向吐谷浑汗国(青海省)可汗(十四任)慕

容伏连筹请求援救；慕容伏连筹亲自率军攻击凉州，变民首领于菩提放弃州城逃走，吐谷浑军追捕，斩于菩提。州城居民赵天安等，再推举宋颖，恢复原职。

18 河间王元琛大军抵达西硖石(安徽省凤台县西南)，解除涡阳(安徽省蒙城县)的包围，恢复荆山(安徽省怀远县境)基地的秩序。南梁帝国青、冀二州(州政府设郁洲〔江苏省连云港，当时尚是一小岛〕)督导官(刺史)王神念迎战，被元琛击败。冬季，十月一日，南梁帝国豫州(州政府设安徽省合肥市)督导官(刺史)裴邃、郢州(州政府设湖北省武昌市)督导官(刺史)元树，攻击北魏帝国建陵城(江苏省溧阳县西北)，攻克；十月四日，再攻克曲木(曲沐戌〔建陵城西〕)；扫虏将军彭宝孙，也攻克北魏帝国琅邪(山东省临沂市)。

19 北魏帝国营州(州政府设龙城〔辽宁省朝阳市〕)居民刘安定、就德兴(就，原姓“菟赖”)，拘捕督导官(刺史)李仲遵，夺取州城，叛变。另一居民王恶儿，斩刘安定，反正归附政府。就德兴率领部众向东逃走，自称燕王。

20 变民首领高平王胡琛，派他的将领宿勤明达(宿勤，姓)，进攻幽州(州政府设定安〔甘肃省宁县〕)、夏州(州政府设统万〔陕西省横山县〕)、北华州(原为东秦州·州政府设杏城〔陕西省黄陵县〕)。中央政府派司令官(都督)、北海王元颢(音 hào，〔浩〕)，率各将领讨伐。元颢，是元详的儿子(元详事，参考五〇四年)。

21 十月七日，南梁帝国扫虏将军彭宝孙，攻克北魏帝国檀丘(山东省兖州县北)。十月十日，豫州(州政府设安徽省合肥市)督导官(刺史)裴邃，攻克北魏帝国狄城；十月十九日，又攻克甃城，进驻黎浆(以上三城：狄城、甃城、黎浆，均在安徽

省寿县附近)。十月二十五日，北魏帝国东海郡长韦敬欣，献出司吾城(江苏省宿迁市北)，投降南梁帝国。南梁帝国定远将军曹世宗，攻克曲阳(安徽省寿县东北)；十月二十七日，再攻克秦墟(洛口〔洛涧北流注入淮河处〕)，北魏守城将领，纷纷放弃城池逃走。

**22** 北魏帝国政府派禁宫侍从长(黄门侍郎)卢同，“持节”，前往营州(州政府设龙城〔辽宁省朝阳市〕)慰劳变民军首领燕王就德兴。就德兴投降，但不久再叛。皇帝元诩下诏，任命卢同当幽州(州政府设燕郡〔北京市〕)督导官(刺史)，兼国务院特遣分院总监(尚书行台)。但卢同不断被就德兴击败，知难而退。

**23** 北魏帝国朔方地区(陕西省北部及内蒙古南部)匈奴部落叛变，包围夏州(州政府设统万〔陕西省横山县〕)督导官(刺史)源子雍，城里粮食吃光，守军宰杀战马，煮吃马皮，而军心不变。源子雍打算亲自出去寻找粮食，留他的儿子源延伯守城(统万)，将领参谋都说：“而今，四而八方都背叛中央，粮食已尽，援军已绝，不如父子同时出去逃生。”源子雍流泪说：“我家世世代代，承受帝国恩典，应该死守此城。然而，没有粮食，就不能死守，所以我打算前往东夏州(州政府设广武〔陕西省延安市东北〕)，为各位筹募几个月的粮食，如果有幸能够得到，城池一定可以保全。”遂率老弱残兵，前往东夏州运粮，源延伯跟各将领参谋等，流泪痛哭，送他起程。源子雍一行走了几日，匈奴酋长曹阿各拔在中途拦截，俘虏源子雍。源子雍秘密派人到统万，下令固守，全城忧愁恐惧。源延伯告诉大家说：“我父亲生死存亡，还不知道，此心象被火烧一样，已成焦烂。可是，奉命保守州城，责任重大，不敢因私害公，请各位了解我的心意。”大家被源延伯的大义感动，没有人不鼓舞奋发。源子雍虽被匈



奴人生擒，但匈奴人仍把他当作督导官(刺史)尊敬。源子雍向他们分析是非利害，劝曹阿各拔归降政府。正巧，曹阿各拔逝世，老弟曹桑生遂率领部众，随同源子雍拥护政府。源子雍晋见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北海王元颢，详细陈述变民军可以消灭的理由，元颢拨付源子雍一支军队，命他充当先锋。当时，东夏州(州政府设广武〔陕西省延安市东北〕)全境一片混乱，人民全都叛变，到处结营扎寨，交通寸断。源子雍辗转搏斗，艰苦前进，九十天之中，经过数十次会战，终于削平东夏州境内的变民军，征收粟米，运往统万(陕西省横山县)，供应军食。两个夏州(夏州及东夏州)，因此获得保全。源子雍，是源怀的儿子。

24 广阳王元深，上疏说：“而今，北边六镇，全部叛变；高车东西二部(即敕勒东西二部)，跟六镇同时发动。用现有筋疲力尽的政府军迎战，绝对没有胜利的道理，不如挑选精兵，据守恒州(山西省大同市)各地要塞，以后再从长计议。”遂跟北部剿匪总司令官(北讨大都督)李崇，自云中(内蒙古托克托县)撤退到平城(山西省大同市)。李崇对各将领说：“云中，正当白道(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的要冲，是盗贼(变民军)的咽喉，如果此地不保，并州(州政府设山西省太原市)及肆州(州政府设九原〔山西省忻州市〕)立刻陷于险境。应该留一员大将镇守，谁可以胜任？”大家推举费穆，李崇遂向中央保荐费穆当云州(州政府设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县〕)督导官(刺史)。

25 故怀朔镇(内蒙古固阳县)指挥官(统军)贺拔度拔父子(参考五二三年)，跟武川(内蒙古武川县)人宇文肱(字文，姓)，集结乡里武士豪杰，袭击变民首领秦帝莫折念生所派大将卫可孤，斩卫可孤；贺拔度拔不久在跟铁勒部落一场会战中阵亡。宇文肱，是

宇文逸豆归的玄孙（宇文肱，是宇文泰的老爹。宇文逸豆归被前燕消灭事，参考三四四年）。

北部剿匪总司令官（北讨大都督）李崇，任用国立贵族大学教授（国子博士）祖莹当秘书长（长史）；广阳王元深弹劾祖莹增加击杀敌人的数目，蒙蔽中央，并偷盗军用物资。祖莹被免职，永不录用。李崇也被控与这件事有关，免官削爵，召回京师（首都洛阳）。元深遂独自掌握大军。

**26** 变民军高阳王莫折天生，攻击岐州（州政府设雍城〔陕西省凤翔县〕）。十一月二日，攻陷，生擒北魏帝国司令官（都督）元志，及岐州督导官（刺史）裴芬之，押送秦帝莫折念生处，斩首。莫折念生又派大将卜胡等进攻泾州（州政府设甘肃省泾川县），在平凉（甘肃省平凉市）城东击败北魏帝国高级国务官（光禄大夫）薛峦。薛峦，是薛安都的孙儿（薛安都归降北魏事，参考四六六年）。

**27** 十一月十日，南梁帝国扫虏将军彭宝孙，攻陷北魏帝国东莞（山东省沂水县）。十一月十六日，豫州（州政府设安徽省合肥市）督导官（刺史）裴邃，攻击寿阳（安徽省寿县）所属的安城（安徽省阜阳市东）。十一月二十日，马头（安徽省怀远县东南）、安城，先后向南梁帝国投降。

**28** 高平（宁夏固原县）变民军斩秦帝莫折念生所派大将卜胡，迎接本城变民首领高平王胡琛。

**29** 北魏帝国政府任命禁宫侍从长（黄门侍郎）杨昱，兼总监督长（侍中），“持节”，监督北海王元颢大军，增援幽州（州政府设定安〔甘肃省宁县〕）；包围幽州的变民军撤退。巴蜀变民首领张映龙、姜神达（巴蜀人移居关中〔陕西省中部〕，因战乱遍地，无法维生，遂也加入叛乱行列，政府称之为“蜀贼”），攻击

雍州(州政府设长安〔陕西省西安市〕),雍州督导官(刺史)元修义,向杨昱请求增援,一日一夜之间,发出九封告急文书。司令官(都督)李叔仁,迟疑拖延,不肯出兵,杨昱说:“长安,是关中(陕西省中部)的基石,长安如果失陷,大军立即瓦解,我们留在这里还有什么用处!”遂跟李叔仁进击,斩姜神达;其他变民军溃散逃走。

**30** 十二月二日,北魏帝国荆山郡(安徽省怀远县东南),投降南梁帝国。

**31** 十二月十六日,北魏帝国政府任命京兆王元继,当太师、最高统帅(大将军)、西部军区总司令(都督西道诸军),讨伐变民首领秦帝莫折念生。

**32** 十二月二十五日,南梁帝国信威将军府秘书长(信威长史)杨乾,进攻北魏帝国武阳关(义阳〔河南省信阳县〕三关之一);二十六日,进攻岷关(义阳三关之二);二十九日,武勇将军李国兴,进攻平靖关(义阳三关之三);全都攻克。李国兴进围北魏帝国郢州(州政府设义阳〔河南省信阳县〕),北魏郢州督导官(刺史)裴询,跟蛮族酋长、西郢州(蛮州)督导官(刺史)田朴特,互相支援抵抗,南梁军围攻将近一百天,北魏增援部队抵达,李国兴撤退。裴询,是裴骏的孙儿(裴骏事,参考四四五年)。

**33** 北魏帝国汾州(州政府设蒲子城〔山西省隰县〕)所有匈奴部落,全部叛变;北魏政府任命章武王元融当总司令官(大都督),率军讨伐。

**34** 东益州(州政府设武兴〔陕西省勉县〕)督导官(刺史)魏子建,跟南秦州(州政府设骆谷城〔甘肃省成县西〕)叛变的氐部落,沟通谈判,安抚解释,有些氐部落开始放下武器。最后,全州六个郡及十二个军事基地,秩序完全恢复,遂斩变民军首领韩

祖香。中央擢升魏子建兼任国务院执行官(兼尚书)、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仍兼东益州督导官(刺史)；梁州(州政府设汉中〔陕西省南郑县〕)、巴州(州政府设巴西〔四川省阆中县〕)、益州(州政府设晋寿〔四川省广元市〕)、秦州(州政府设上邽〔甘肃省天水市〕)、南秦州(州政府设骆谷城〔甘肃省成县西〕)，都纳入魏子建统御指挥系统。

35 变民首领秦帝莫折念生派军攻击凉州(州政府设姑臧〔甘肃省武威市〕)，城中居民首领赵天安，囚禁督导官(刺史)宋颖，响应莫折念生。

36 本年，南梁帝国政府总监督长(侍中)、太子宫总管(太子詹事)周舍，被人控告，免职。由总顾问长(散骑常侍)、钱唐(浙江省杭州市)人朱异(音yí，〔怡〕)，接替他的职务，处理政府机要；军政参谋、军区司令任免调动，以及政府决策、诏书法令等，都由他负责。朱异喜爱文学，多才多艺，精力充沛，敏捷而有见解，皇帝萧衍因此对他非常信任。

## 公元五二五年 乙巳

南梁武帝 普通	六年	(破六韩拔陵真王三年)
北魏孝明帝 正光	六年	(高平王胡琛二年)
孝昌	元年	(秦帝莫折念生天建二年)
		(燕王就德兴二年)
		(杜洛周真王元年)
		(皇帝刘蠡升神嘉元年)
		(宋帝元法僧天启元年)

1 春季,正月一日,南梁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雍州(州政府设湖北省襄樊市)督导官(刺史)、晋安王萧纲,派安北将军府秘书长(长史)柳浑,攻陷北魏帝国南乡郡(河南省淅川县);安北将军府军政官(司马)董当门,攻陷晋城;正月五日,又攻陷马圈(河南省邓县东北三十五公里)、雕阳(晋城、雕阳,当是马圈一带小城)。

2 正月六日,皇帝(一任高祖,武帝)萧衍,前往首都建康

(江苏省南京市)南郊，祭祀天神。大赦。

3 北魏帝国(首都洛阳)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督导官(刺史)元法僧，一向依附元叉，现在，看见元叉骄傲奢侈，恐怕将来一旦发生大祸，灾难可能会降临自己头上，遂决心叛变。正巧，中央政府派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张文伯视察徐州，当张文伯到了州政府所在地彭城时，元法僧对他说：“我打算跟你同时逃避危险，谋求安全，你同意不同意？”张文伯说：“我宁愿死了去见孝文皇帝(七任帝元宏)坟上的松柏，也不能抛弃忠义，跟随叛徒！”元法僧遂斩张文伯。正月十五日，元法僧再诛杀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高谅，自称皇帝(宋帝)，改年号天启，把儿子们都封作亲王。北魏帝国政府派军讨伐，元法僧乃派他的儿子元景仲，向南梁帝国投降。

北魏帝国安东将军府秘书长(长史)元显和，是元丽的儿子(元丽事，参考五〇六年)，率军攻击元法僧，元法僧俘虏元显和，握住元显和的手，请他坐在身旁。元显和拒绝，说：“我跟你都是皇族(元法僧是阳平王元熙的曾孙。元丽，是元小新城的孙儿；元小新城，是景穆太子拓跋晃的儿子)，而你一旦割据国土叛变，难道不恐惧历史上如何记载！”元法僧仍打算安抚解释，元显和说：“我宁愿死后当一个忠鬼，也不能活着当一个叛臣。”元法僧遂斩元显和。

南梁帝国派总顾问长(散骑常侍)朱异，前往徐州会晤元法僧；任命宣城(安徽省宣城县)郡长元略(五二三年投奔南梁)当总司令官(大都督)，会同将军、义兴(江苏省宜兴县)人陈庆之、胡龙牙、成景儒等，率军接应。

4 北魏帝国变民军高阳王莫折天生(秦帝莫折念生的老弟)，驻军黑水(约在陕西省宝鸡市境，北流注入渭水)，兵力强大，声

势旺盛。北魏帝国政府任命岐州(州政府设雍城〔陕西省凤翔县〕)督导官(刺史)崔延伯,当征西将军、西方战地司令官(西道都督),率军五万人讨伐。崔延伯跟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萧宝寅,一同驻军马嵬(陕西省兴平县西)。崔延伯以骁勇闻名于世,萧宝寅催促他发动攻击,崔延伯说:“明天早上,为你考察一下盗贼(变民军)的胆量!”于是,遴选精兵数千,向西渡过黑水,排成阵势,逼近莫折天生大营。萧宝寅扎营黑水之东,遥遥作为后援。崔延伯直抵莫折天生营前,耀武扬威,展示实力,然后缓缓撤退。莫折天生发现政府军人数很少,一声令下,各营营门大开,武装部队争先恐后出击,人数多出崔延伯十倍,万马奔腾,企图把崔延伯逐到水畔,萧宝寅望见,惊惶失色。崔延伯亲自断后,不跟变民军接战,命部队先渡黑水,军容一直保持整齐,莫折天生军不敢攻击。一会工夫,渡河完毕,崔延伯最后才慢慢渡过;莫折天生的部队也撤退。萧宝寅大喜说:“崔延伯的勇敢,关羽、张飞不如。”崔延伯说:“这些贼寇,不是我这个老家伙的对手,请坐在那里,看我把他们击破!”正月十八日,崔延伯率军出战,萧宝寅出动全部兵力,随后支援。莫折天生也空营迎击,崔延伯身先士卒,攻破变民军的前锋,政府军精锐,全部投入,遂大破变民军,俘虏及斩杀十余万人,追到小陇山(陇山有大小,大陇山在甘肃省清水县北,小陇山在陕西省陇县西南);于是,岐州(州政府设陕西省凤翔县)、雍州(州政府设陕西省西安市),以及陇山以东地区(陕西省)民变,全部平息。但政府军逗留原地抢夺劫掠,不能及时向前推进。莫折天生遂堵塞陇山通道,使政府军不能再进。

萧宝寅攻克宛川(陕西省宝鸡市),搜捕居民当奴婢,遴选十位美女,送给岐州(州政府设陕西省凤翔县)督导官(刺史)魏

兰根，魏兰根不肯接受，说：“宛川县（陕西省宝鸡市）被夹在政府跟盗寇之间，没有能力自卫，居民只好忍辱顺从，以救残生。政府军来临，应该哀怜安抚，怎么可以帮助盗贼，暴虐相待，强迫他们从事贱役！”到处寻找她们的父兄，交他们领回。

5 正月二十四日，南梁帝国豫州（州政府设安徽省合肥市）督导官（刺史）裴邃，攻克北魏帝国新蔡郡（河南省固始县东）。皇帝萧衍下诏，命总监督长（侍中）、领军将军、西昌侯萧渊藻，率军担任前锋，先行出发，南兖州（州政府设广陵〔江苏省扬州市〕）督导官（刺史）、豫章王萧综，率各将领，随后继进。正月二十八日，裴邃攻陷郑城（河南省固始县东南），汝水、颍水流域地区，到处有人民响应。

北魏帝国河间王元琛等，畏惧裴邃的威名，驻军城父（安徽省亳州市东南），几个月之久，不敢前进。中央派最高法院副院长（廷尉少卿）崔孝芬，“持节”，携带尚方宝剑（“斋库刀”，即千牛刀），前来督战（如再逗留，尚方宝剑可斩大军统帅）。崔孝芬，是崔挺的儿子。元琛南下，抵达寿阳（安徽省寿县），打算立即出兵决战。扬州（州政府设寿阳）督导官（刺史）长孙稚，因大雨连绵已久，反对采取行动，元琛不接受，率军五万人出城，攻击南梁帝国豫州督导官（刺史）裴邃。裴邃布下四层埋伏，等待猎物；命直阁将军李祖怜先行挑战，假装战败，向后撤退；长孙稚、元琛全军追击，进入口袋阵地后，南梁伏兵突然发动，北魏军大败，被杀一万余人。元琛逃进寿阳城，长孙稚作为殿后，遂紧闭城门自守，不敢再主动出兵。

北魏帝国安乐王元鉴，率军讨伐献出土地、投降南梁帝国的元法僧，在彭城（江苏省徐州市）之南，攻击南梁总司令官（大都督）元略，元略大败，率数十个骑兵，逃进彭城。元鉴军没有



戒备，元法僧出击，大破北魏军，元鉴单人匹马逃回。南梁帝国将军王希聘，攻陷南阳平郡（侨郡），俘虏郡长薛昙尚。薛昙尚，是薛虎子的儿子。正月二十九日，南梁帝国政府任命元法僧当最高监察长（司空），封始安郡公爵。

北魏帝国政府任命安丰王元延明，当中央驻东部特遣政府总监（东道行台）；临淮王元彧当司令官（都督），攻击彭城（江苏省徐州市）。

再任命京兆王元继，当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

6 二月二十日，南梁帝国北兖州（州政府设江苏省淮阴市）督导官（刺史）赵景悦，攻陷北魏帝国龙亢（安徽省怀远县西北龙亢集）。

7 最初，北魏帝国政变主角大宦官、最高监察长（司空）刘腾逝世（参考五二三年），政变集团在胡太后及皇帝元诩身旁所建立的防卫措施，逐渐松懈。而政变首领元叉，自己也不认为再有什么危险，所以时常出宫游逛，甚至留连外边，不常回宫；他的亲信提出警告，元叉全不采纳。胡太后暗中了解这种情况，去年（五二四年）秋季，胡太后对元诩，以及文武百官说：“而今，隔绝我们母子，不准见面，还要我这个人干什么？我只有出家当尼姑，去嵩山闲居寺修道！”（闲居寺事，参考五〇九年。）遂自己动手要剪下头发；元诩跟文武官员叩头流泪，苦苦劝阻，而胡太后面色及声音，越发凄厉。为了安慰娘亲，元诩遂下榻在嘉福殿，一连数天，跟娘亲密谋如何罢黜元叉。元诩年纪虽小（本年十六岁），却很能自制，丝毫不露形迹；他把娘亲大发脾气，以及想要来往显阳殿（显阳殿在南宫）的话，全都告诉元叉；又对元叉流泪哭泣，叙述娘亲打算出家为尼，做儿子的忧伤恐惧之情，每天都再三再四涌上心头。元叉一点也不疑心，反而劝元

诩听从娘亲的话。于是，胡太后经常去显阳殿，南宫北宫之间，来往密切，再没有禁制。元叉当初保荐元法僧当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督导官（刺史），而元法僧忽然叛变，胡太后抓住这一点，屡次提起，元叉至为惭愧后悔。

丞相，高阳王元雍，官位虽然比元叉要高，但对元叉却十分畏惧。正巧，胡太后跟皇帝元诩，同游洛水（洛阳南），元雍乘机邀请母子驾临自己家宅；夜晚，胡太后跟元诩，到元雍内宅就寝，侍从人员都不能进去；胡太后等遂秘密定下铲除元叉、夺回政权的计划。不久，胡太后对元叉说：“元郎，你如果对政府忠心耿耿，不准备作出叛逆的事，为什么不辞去领军将军，仍保留其他官职，继续辅佐皇家？”元叉恐惧失措，脱下官帽，请求解除领军将军职务。元诩遂擢升元叉当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国务院最高执行长（尚书令）、总监督长（侍中），仍兼千牛刀替身卫士司令（领左右）。

8 二月二十三日，北魏帝国大赦。

9 二月二十七日，变民首领秦帝莫折念生，派司令官（都督）杨鲜等，进攻北魏帝国仇池郡（甘肃省成县西）；北魏帝国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魏子建，击破杨鲜军。

10 三月五日，南梁帝国皇帝萧衍，前往白下城（江苏省江宁县西北），视察六军军营。二十一日，命豫章王萧综，暂时驻防彭城（江苏省徐州市），统帅各军，担任徐州军政总部执行官（摄徐州府事）。二十五日，命元法僧的儿子元景隆，当衡州（州政府设含洎〔广东省英德县〕）督导官（刺史）；另一儿子元景仲，当广州（州政府设广东省广州市）督导官（刺史）。皇帝萧衍徵召元法僧及元略返回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元法僧裹胁彭城官员及人民一万余人，南渡长江。（《南史》上说：“北魏驻防彭城的军官有

三千余人，元法僧在他们的额头烙上印记，当作家奴，强迫迁移。”元法僧到建康（江苏省南京市），萧衍待他十分优厚。只有元略看不起他的为人，跟他谈话时，脸上从不露笑容。

11 北魏帝国政府命京兆王元继班师。（元继率军讨伐秦帝莫念生事，参考五二四年。）这是将向他儿子元叉下手的预防措施。）

12 南梁帝国北凉州（州政府设魏兴〔陕西省安康县〕）督导官（刺史）锡休儒等，从魏兴出发，侵入北魏帝国梁州（州政府设陕西省南郑县），攻击直城（陕西省汉阴县）。北魏帝国梁州督导官（刺史）傅竖眼派他的儿子傅敬绍迎战，锡休儒等败回。

13 柔然汗国（瀚海沙漠）可汗（十四任）郁久闾阿那瓌，替北魏帝国攻击变民首领破六韩拔陵；北魏政府派牒云具仁（牒云，姓），携带各种礼物，前往赏赐慰劳。郁久闾阿那瓌率大军十万人，自武川（内蒙古武川县）向西推进，直指沃野（内蒙古五原县东北），不断击败破六韩拔陵变民军。夏季，四月，北魏帝国皇帝元诩，再派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冯儒，前往赏赐及慰劳郁久闾阿那瓌。郁久闾阿那瓌部众越发强盛，自称敕连头兵豆伐可汗（总揽全局可汗）。

14 北魏帝国骠骑大将军元叉，虽然解除京师（首都洛阳）禁卫军的职务（领军将军职掌禁卫），但仍掌握大权，控制内外，一点也想不出自己会被罢黜的理由。而胡太后此时反而犹豫不决，总监督长（侍中）穆绍，鼓励胡太后早日排除元叉。穆绍，是穆亮的儿子。皇帝元诩的小老婆潘嫔（“嫔”，小老婆群第四级，位比九部部长〔九卿〕），深受元诩宠爱，宦官张景嵩警告她说：“元叉要害你！”潘嫔向元诩哭诉说：“元叉不但要害我，也将对陛下不利。”元诩深信不疑。遂趁元叉回家住宿之际，下诏解除元叉总监督长（侍中）职务。第二天一早，元叉将要入宫，宫门守卫

拒绝。四月十七日，胡太后登上显阳殿，再度临朝主政，立即下诏追削刘腾所有官爵，剥夺元叉所有公职，从皇家名簿中剔除名字，贬作平民。

清河国(元怿封清河王)禁卫司令(郎中令)韩子熙，上疏替清河王元怿伸冤(元怿被害事，参考五二〇年)，请求诛杀元叉等，说：“从前，赵高掌握秦王朝政府的权柄，使关东(函谷关以东)像滚水一样沸腾(参考前二〇八、二〇七年)；而今，元叉在魏国(北魏帝国)专权，使四面八方的叛乱，风起云涌。叛徒行径，从宋维开端(宋维诬陷元怿事，参考五二〇年)；而终于构成大祸的，则出于刘腾；应该砍下他们的人头，污染他们的家宅，粉碎他们的尸体，屠杀他们的全族，公开他们的罪行。”胡太后下令挖掘刘腾的坟墓，敲碎骨骸，抛弃荒野，没收全部家产，诛杀他所有的养子(刘腾死后哀荣事，参考五二三年)。任命韩子熙当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韩子熙，是韩麒麟的孙儿(韩麒麟事，参考四八三年)。

最初，宋维的老爹宋弁常说：“宋维性情疏略，心地阴险，一定败坏宋家。”李崇、郭祚、游肇，也说：“宋维行为邪恶，而又不能深谋远虑，终有一天使宋家受灭门大祸，如果仅只自己身首异处，还算大幸。”宋维谄媚元叉，获得越级擢升的优待，当洛州(州政府设上洛〔陕西省商县〕)督导官(刺史)。胡太后免除宋维所有公职，从官府中剔除名字。不久，命他自杀。

元叉当初解除领军将军时，胡太后认为他的党羽仍十分强大，不能仓卒之间完全铲除，因而用侯刚代替元叉当领军将军，使他安心(元叉果然安心——一点也想不出他自己会被罢黜的理由)。不久，外放侯刚当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县〕)督导官(刺史)，加授仪同三司(宰相级)；侯刚前往就职，还没有

到信都(河北省冀县),就被贬降为征虏将军,在家逝世。胡太后打算诛杀贾粲(贾粲欺骗胡太后事,参考五二一年),因元叉的党羽很多,恐怕引起骚动,遂外放贾粲当济州(州政府设确磈〔山东省茌平县〕)督导官(刺史);不久,派使节尾追而至,斩首,家产没收。只因元叉是胡太后妹夫的缘故,不忍诛杀。

先前,副总顾问长(给事黄门侍郎)元顺,因刚强正直,冒犯元叉,被逐出中央,外放当齐州(州政府设历城〔山东省济南市〕)督导官(刺史)。胡太后召他回京(首都洛阳),当总监督长(侍中)。有一天,在胡太后左右陪坐,元叉的正妻正巧也在胡太后身边,元顺指控说:“陛下怎么为了一个妹妹,不使元叉受法律裁判!天下人士刻骨的怨恨,难以伸雪!”胡太后张口结舌。元顺,是元澄的儿子。另一天,胡太后神色安闲的对左右侍从人员说:“刘腾、元叉,从前曾向我要求免死铁券,希望有错时得以免死,幸亏我没有给。”韩子熙说:“事情只看杀不杀,跟免死铁券有什么关系?陛下从前虽然不给免死铁券,但又如何解释对今天的不杀!”胡太后恍然若失。不久,有人告发说:“元叉跟老弟元瓜,阴谋引诱六镇投降的镇民,在定州(州政府设中山〔河北省定州市〕)集结造反;同时引诱‘鲁阳蛮’(河南省鲁山县蛮族),攻击伊阙(洛阳南二十四公里),元叉充当内应。”已查获他的亲笔信件,胡太后仍不忍行刑。文武百官一再请求,皇帝元诩也为这件事发言,胡太后才批准。于是,命元叉、元瓜在家自杀。但仍追赠元叉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宰相级)、国务院最高执行长(尚书令)。元叉的老爹江阳王元继,被免除官职,赋闲在家,病死。前任幽州(州政府设燕郡〔北京市〕)督导官(刺史)卢同,因是元叉的党羽,免除所有公职。

胡太后很喜爱化妆修饰,常常出宫游乐,元顺当着侍从人

员的面，规劝说：“《仪礼》上说：‘妇女的丈夫逝世，则自称“未亡人”，头上不戴珠宝璧玉，身上不穿彩色衣服。’陛下以国母身份，治理天下，年龄将近四十岁，却浓妆艳抹，怎么能当后世的模范！”胡太后大为羞惭，返宫后，召见元顺，责备他说：“千里之遥，把你请回来，难道是要你在大庭广众下，对我羞辱？”元顺说：“陛下不怕天下人耻笑，为什么只怕我一句话！”

元顺跟穆绍同在监督院（门下）值班，一天，元顺喝醉了酒，一直闯进穆绍的卧室，穆绍推开被子坐起来，严肃地责备说：“我当了二十年的总监督长（侍中），跟你的老爹（任城王元澄）几度同事。即令你正受重用，怎么可以如此唐突！”遂辞职回家，胡太后下诏安慰，很久之后，才再回到原职。

最初，郑羲的堂孙（老哥的孙儿）郑俨，当宰相（司徒）胡国珍的副军事参议官（行参军），是胡太后的情夫，外界没有人知道。齐王萧宝寅西上讨伐秦帝莫折念生时（参考五二四年），用郑俨当“开府”（仪同三司）的助理官（属）。胡太后复出摄政，郑俨向萧宝寅请求担任信差，回京（首都洛阳）送递公文；胡太后把他留下，命他当议论国务官（谏议大夫）、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兼御厨房尝食官（尚食典御），无论昼夜，都住在宫内。每逢遇到休假回家，胡太后就派宦官跟随，在旁监视，郑俨见到妻子，只能谈家务之事，不能叙夫妻之情。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乐安（河南省息县南）人徐纥（音hé〔合〕），有点文学修养，最早，因谄媚赵修（参考五〇三年），被放逐到枹（音fú〔浮〕）罕（甘肃省临夏县）。后来，回到京师（首都洛阳），再任立法院立法官；又向清河王元怱摇尾，元怱被杀，徐纥出任雁门（山西省代县）郡长；调回中央后，再谄媚元叉，而元叉又失败。正在走投无路，胡太后因徐纥是元怱的忠心部属，就任命他再当立法

院立法官，徐纥于是纳入郑俨的摇尾系统。郑俨看出徐纥精通官场诀窍，便当作智囊；徐纥也因为郑俨是宫廷内所宠爱的近臣，权力坚强稳定，于是用出全身功夫，密切合作；二人权势遂震动中外，当时号称“徐郑”。

郑俨一帆风顺，升到立法院副总立法长（中书令）、车骑将军；徐纥则升到顾问院副总顾问长（给事黄门侍郎），仍兼立法院立法官（舍人），总管立法院（中书）、监督院（门下）事务，军事政治，以及皇帝诏书、国家法令，没有一件事不由他裁定。徐纥反应敏捷，精力充沛，从早到晚处理公务，没有一点休息，但他并不认为劳苦。偶尔有紧急诏令，徐纥就命几位文书员在旁记录，他有时徘徊，有时躺下，口述文稿，文书员分别缮写，一时之间，全都完成，文字通顺，道理充分。然而，他没有治理国家的方略，只不过熟悉一些官场上的小动作，对人故意做出谦卑的模样；无论远近，纷纷向他依附。（摇尾分子，同样也有他的摇尾分子。）

胡三省注曰：

人，必须有小才干，然后才能混世和受到宠爱，偷窃一时的权力。朱异、徐纥就是例证。

副总顾问长（给事黄门侍郎）袁翻、李神轨，都兼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受胡太后信任，当时人们传说李神轨也陪胡太后上床，大家对这种事无法证实。李神轨向总顾问长（散骑常侍）卢义僖，请求结亲，卢义僖拒绝。禁宫侍从长（黄门侍郎）王诵对卢义僖说：“从前的人，不为了一个女儿，而牺牲所有儿子（乐广语，参考三〇三年），你莫非是为了一个女儿，而愿牺牲

所有儿子!”卢义僖说:“我所以拒绝,正是为了不愿牺牲所有儿子。如果答应这门婚事,恐怕灾祸更大,也来得更快。”王诵紧紧握住卢义僖的手,说:“我听说上天有命/不敢泄漏。”(《诗经·扬之水》:“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卢义僖竟把女儿许配给别人。但是就在成婚前夕,胡太后派宦官前往宣布皇家指令,禁止举行婚礼。人心惶惶,内外恐怖,只有卢义僖若无其事。李神轨,是李崇的儿子。卢义僖,是卢度世的孙儿。

15 北魏帝国变民首领、高平王胡琛,据守高平(宁夏固原县),派他的大将万俟丑奴(万俟,音mòqí,〔墨其〕,复姓)、宿勤明达(宿勤,复姓)等,攻击北魏帝国的泾州(州政府设安定〔甘肃省泾川县〕),北魏帝国将军卢祖迁、伊瓮生出军迎战,不能取胜。中央驻西部特遣政府总监(行台)萧宝寅、征西将军崔延伯,先前曾击败莫折天生(参考正月),率军前进,跟卢祖迁等在安定(甘肃省泾川县)会师,武装士卒十二万人,战马八千匹,军威强大。万俟丑奴在安定(泾川县)西北七里扎营,不断派出轻骑兵挑战,但是不等到大兵团接触,即行撤退。崔延伯自认为他的勇敢天下无敌,而且刚刚建立战功,遂请求自己担任先锋。于是,特别制造大型盾牌,内装架柱,使勇士套到身上前进,称之为“活动城堡”(排城),把辎重放在活动城堡之中,而野战士卒在外结阵,从安定(泾川县)北方,沿着平原边缘,向北挺进;还没有来得及发动攻击,变民军数百名骑兵,手拿书册,声称呈献“投降人名簿”,请求暂缓行动。萧宝寅、崔延伯还没有打开翻阅,宿勤明达已从东北杀奔而来,呈献“投降人名簿”的数百名骑兵,则从西方发动攻击,北魏帝国讨伐大军遂腹背受敌。崔延伯上马,奋勇迎战,一直逼近变民军大营。变民军全是轻装骑兵,而崔延伯则有一部分是步兵。搏战太久,体



力不继，变民军抓到机会，攻入“活动城堡”，崔延伯遂大败，死伤将近二万人；萧宝寅集结残余部众，退保安定（泾川县）。崔延伯忍受不了战败的羞辱，于是磨利武器，招募敢死队，从安定西进，距变民军大营七里，构筑阵地。四月十八日，并不报告大军统帅萧宝寅，单独向变民军发动奇袭，大破变民军，刹那之间，踏平几个营区。然而，政府军没有纪律，乘胜抢夺劫掠，士卒四散，不能集中力量战斗，变民军立即反击，政府军大败，崔延伯被流箭射中，阵亡，士卒被杀一万余人。这是一场关键性的战役，当时，强大的变民军没有一处消灭，政府却损失一位勇将，中央与民间同时忧虑震恐，而变民集团声势越发兴盛。可是，从外地到京师（首都洛阳）的文武官员，胡太后向他们询问治安情形时，大家都一致声称变民军力量薄弱，用以讨取胡太后的欢心。因此，将领们请求增援，胡太后经常拒绝。

16 五月，南梁帝国讨伐大军司令官（都督征讨诸军事）、夷陵侯（烈侯）裴邃在军中逝世。裴邃沉着镇定而有智谋，行政措施宽大公平，将领土卒对他都很敬畏。五月八日，皇帝萧衍命中央军事总监（中护军）夏侯亶，当寿阳（安徽省寿县）军区司令官（督寿阳诸军事），乘坐政府驿马车，前往战地接替裴邃的位置。

17 益州（州政府设四川省成都市）督导官（刺史）、临汝侯萧渊猷，派他的将领樊文炽、萧世澄等，包围北魏帝国益州（州政府设晋寿〔四川省广元市〕）秘书长（长史）和安（和，姓）据守的小剑（四川省剑阁县境）。北魏帝国益州督导官（刺史）邴虬，派指挥官（统军）、河南（河南省洛阳市）人胡小虎、崔珍宝，率军增援。樊文炽发动奇袭，攻破北魏军营寨，生擒胡小虎、崔珍宝；

命胡小虎到城下劝说和安早早投降，胡小虎远远的对和安说：“我的营寨戒备不够严密，被匪徒（南梁帝国军）捉住，观察他们的兵力，实在不值得一提。你要努力守城，魏子建（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傅竖眼（梁州督导官〔刺史〕）的增援部队，已经抵达。”话还没有说完，南梁士卒用刀，把他殴打砍杀。北魏帝国中央驻西南特遣政府参谋长（西南道军司）淳于诞，率军增援小剑，樊文炽在龙须山（今地不详）上建立营寨，保护后路。五月二十四日，淳于诞秘密招募敢死队，于夜晚登山，纵火焚烧营寨，南梁军看见火光冲天，发现后路已被切断，大为恐惧，淳于诞乘机进击，樊文炽大败，勉强逃出一命，萧世澄等将领十一人被俘，阵亡及受伤的以万计算。魏子建用萧世澄交换胡小虎的尸体，隆重安葬。

18 北魏帝国魏昌（河北省无极县东北）人伯爵（武康）李崇逝世（年七十一岁）。

19 最初，南梁帝国皇帝萧衍，收纳萧宝卷（南齐帝国六任帝）最宠爱的吴淑媛（淑媛，小老婆群第四级），仅七个月，就生下萧综，封豫章王，宫里的人对这个孩子的老爹到底是谁，议论纷纷。后来，吴淑媛的宠爱衰退，心怀怨恨，暗中对萧综说：“你是七个月生下的小娃，怎么有资格跟别的皇子相比！然而，你是太子（萧统）的二弟，总可以保持荣华富贵，不要走漏消息。”跟萧综拥抱哭泣。萧综从此怀疑自己的身世，白天谈笑风生，夜间则特辟一个安静的房间，紧闭门户，披头散发，睡在草席之上；又秘密在另一个房间，祭祀南齐帝国皇家的七位皇帝。也曾换穿平民衣服，前往曲阿（江苏省丹阳市），叩拜萧鸾（南齐五任帝）的墓园。民间有一种传说：把血滴到死者枯骨上，如果立刻渗入，则定是父子。遂暗中挖掘萧宝卷的坟墓，取出

骨骼；再把自己的一个儿子杀掉，用血去试，果然渗入。从此，心情大变，决定一旦时机来临，就采取行动。萧综勇敢而有气力，能赤手制服奔马，不重视钱财，只重视人才，除了贴身的旧衣服，其他的全部施舍给别人，以致时常陷于贫困；屡次向萧衍提出对军国大事的意见，请求担任边疆职务，萧衍一直没有允许。萧综常在卧室之中，把沙铺到地上，整天赤着双脚，在上面行走，以致脚板生出茧皮，每日能走三百华里。亲王、侯爵、嫔妃、公主，甚至外界的人，全都知道他的想法，而只有皇帝萧衍不知道；萧衍性情严肃，没有人敢向他报告。萧综又秘密派人到北魏帝国晋见萧宝寅，称他“叔父”。萧综当南兖州（州政府设广陵〔江苏省扬州市〕）督导官（刺史）时，从不接见宾客，审判诉讼时（直迄二十世纪初叶，中国行政官的任务主要的还是司法），也故意隔一道竹帘，出去时车轿一定垂下帷帐，不愿别人认识他的相貌。

后来，萧综驻防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北魏帝国安丰王元延明、临淮王元彧，率军二万人，逼到城下，很久不能决定胜负。萧衍恐怕萧综全军覆没，下诏命萧综撤退。萧综认为这是千载良机，如果南返，以后可能不会再回北方边界，于是派出密使，晋见元彧表示降意。北魏帝国大营所有的人，面对敌人大军统帅忽然提出投降之事，全都目瞪口呆，誓不相信。元彧招募勇士随密使前往彭城了解实际情况，没有人敢于应征。宫廷执法监察官（殿中侍御史）、济阴（山东省定陶县）人鹿念（音 yù，〔玉〕），当元彧的监军官，志愿一行，说：“萧综如果是真心，我就跟他订定盟约。如果是一场骗局，又何必珍惜一个人的性命！”当时，两国大军对抗，内外戒严，鹿念单人匹马出营，从小路直往彭城，穿过无人地带后，被南梁帝国军拘捕，问他来干什

么，鹿愈说：“淮南王（元彧）教我来，打算谈一笔交易。”当时，元略已经回军南下；萧综接到拘捕鹿愈的报告后，对将军成景偁等说：“我一直疑心元略兵变，占领城池，投降敌人。为了试探它的真实性，所以派出亲信，假装是元略的密使，深入魏国（北魏帝国）大营，教他们也同样派一个密使接头；他们跳进圈套，果然派出密使。现在，我将再命亲信继续冒充元略的侍从，声称元略卧病在床，不能见面，而把密使引导到卧房门外，教人传话，表示歉意。”萧综遂派心腹亲信、安定（甘肃省泾川县）人梁话，出去迎接鹿愈，把萧综的原意，以及如何应付成景偁的计策，暗中全部告诉鹿愈。鹿愈于黄昏时候，进入彭城，首先晋见将军胡龙牙，蒙在鼓里的胡龙牙说：“中山王（元略）非常盼望跟你见一面，所以派人请你。”又说：“安丰王（元延明）、临淮王（元彧），将领缺乏，军队又少，想要夺回彭城，岂能到手？”鹿愈说：“彭城，是我们的东方重镇，形势险要，非夺回来不可，至于能不能成功，在乎天意，世人无法预测。”胡龙牙说：“我同意你的话。”引导鹿愈晋见成景偁，成景偁请鹿愈入坐，说：“你不会是刺客吧！”鹿愈说：“今天奉命担任使节，还打算回国报告成果。至于动刀行刺，希望以后能有机会。”成景偁摆下酒筵招待；引导鹿愈到其他房间，命另一人假冒元略的侍从，从房间出来，代替元略向鹿愈致意说：“我离国南下，为时已久（参考五二〇年），所以派人请你，只是打算听听故乡消息，想不到昨晚突然发病，不能相见。”鹿愈说：“早就奉到你的吩咐，冒险前来晋謁，竟不能见面，内心不安。”遂告辞。南梁将领争相询问鹿愈北魏的战士和战马，到底有多少？鹿愈夸张说：精锐部队有数十万人。各将领互相看看，说：“这个牛吹得太大！”鹿愈说：“终有一天会得到证明，吹牛干什么！”萧综遂命鹿愈返回，成景

僞送鹿念到戏马台(江苏省徐州市城南区户部山)，向北遥望彭城(徐州市)城垣和护城河，对鹿念说：“形势如此险要坚固，你们怎么能够夺回？”鹿念说：“无论防御或攻击，决定于人，跟险要牢固，有什么关系？”在回北魏大营途中，鹿念跟梁话再一次确定盟誓和行动时间。六月七日，萧综在梁话及淮阴(江苏省淮阴市)人苗文宠陪伴下，趁夜秘密出城，徒步投奔北魏军大营。第二天黎明(六月八日)，萧综统帅府后院寝室的门，还没有打开，大家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却听见城外北魏帝国围城军士卒，高声喊话通知守军：“你们的统帅豫章王(萧综)，昨夜已投降，人现在我们大营，你们还呆在那里干什么！”南梁将领立即寻找萧综，这才发现萧综果然投降北魏，于是，刹那之间，全军崩溃，四散逃走。北魏军攻入彭城，乘胜追击，把丧失的所有城池，全部收复，前锋追击到宿预(江苏省宿迁县)才撤回。南梁官兵死亡高达十分之七八，只有将军陈庆之的部队，安全返防。

南梁帝国皇帝萧衍得到报告，大为惊骇。有关单位奏请取消萧综的皇族资格，剔除皇家名簿上的名字，把萧综的儿子萧直，改姓为“悖”，称“悖直”，萧衍批准。可是不到十天，萧衍又下诏恢复萧综的皇族身份，封萧直当永新侯。

西丰侯萧正德，自从北魏帝国逃回(参考五二三年)，丝毫没有后悔之意，反而变本加厉，集合很多地痞流氓和亡命之徒，于夜深人静，到路上抢劫。北伐大军出发时，萧正德以轻车将军身份，率军跟随萧综北伐。萧综投奔北魏，萧正德抛弃军队，只身逃回，萧衍累计他前后所犯的罪行，下诏撤除他的官位和封爵，放逐到临海(浙江省临海市)。萧正德还没有到目的地，萧衍派人追上去赦免。

柏杨曰：

国家和政府，像一座巨楼，法律像钢架；没有钢架，巨楼一定倒塌。北朝有胡太后女士，南朝有萧衍先生，显然认为折断钢架也没有什么关系，于是用种种出人意表的手段，加以破坏。

萧综抵达洛阳，晋见北魏帝国皇帝元诩后，回到宾馆，替萧宝卷（南齐帝国六任帝）设立灵堂，哀悼祭祀，穿三年丧服。包括胡太后在内，政府所有高级官员，都前往祭吊；对萧综的赏赐，十分丰厚，任命他当最高监察长（司空），封高平郡公爵、丹阳王，改名萧赞。任命苗文宠、梁话，都当高级国务官（光禄大夫）；封鹿念为定陶县子爵，当编制外政务顾问官（员外散骑常侍）。萧赞（萧综）的秘书长（长史）、济阳（侨郡）人江革，军政官（司马）范阳（侨郡）人祖暅之（《梁书》和《南史》的《江革传》俱作“祖暅”。“暅”，音xǔan，〔选〕，又音gèng，〔更〕），都被北魏帝国俘虏。安丰王元延明敬重他们的才名，相待十分优厚。江革声称脚上有病，不能叩头。元延明命祖暅之作《欹器漏刻铭》（“欹器”，是一种形状独特的酒壶，酒满时会自动倾斜流出，酒太少时则歪斜不正。“铭”是一种记事的散文，用来叙述功德或警惕自己）。江革唾骂祖暅之说：“你身受国家大恩，竟然给蛮虏写起‘铭’来，辜负政府。”元延明听到报告，命江革作《大小寺碑》、《祭彭祖文》（民间传说，彭祖年八百岁，兴建彭城），江革推辞，不肯执笔。元延明大怒，打算动用鞭刑，江革声色俱厉，说：“我江革快要六十岁，今天能死，实是万幸，但绝不替人写文。”元延明知道无法使他屈服，才把他赦免，但不再优待，每天只发给他糙米饭三升，仅饿不死而已。

南梁帝国皇帝萧衍密令寿阳(安徽省寿县)军区司令官(督寿阳诸军事)夏侯亶撤退,驻守合肥(安徽省合肥市),等淮河大坝筑成后再行前进(南梁帝国再筑淮河大坝〔淮堰〕对付寿阳)。

20 六月十日,北魏帝国大赦,改年号孝昌(之前是正光六年,之后是孝昌元年)。

21 变民首领破六韩拔陵,包围北魏帝国广阳王元深驻防的五原(内蒙古包头市),北魏带兵官(军主)贺拔胜,招募敢死队二百人,打开东门出击,杀一百余人,变民军稍稍后退。元深利用这个机会,放弃城池,全军突围,南下移防朔州(稍早已改称云州,州政府设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贺拔胜经常担任后卫。

云州(即朔州)督导官(刺史)费穆,招抚离散的人民和士卒,四面抵抗敌人。当时,北方边疆全部陷于变民军之手,只有云中(内蒙古托克托县)一个孤城,尚为政府守卫。时间一久,跟外界的交通,全被切断,而增援的部队不见来到,粮秣和箭石,全都耗尽。费穆不能支持,遂放弃州城,南下秀容(山西省朔县西北),投奔当地匈奴部落酋长尔朱荣(参考五二四年)。稍后,费穆前往京师(洛阳)皇宫大门前,请求定罪;胡太后下诏赦免。

情报军事参议官(长流参军)于谨,报告广阳王元深说:“现在,盗贼土匪(指变民军),纷纷起事,专靠武力镇压,不容易取胜。我请求以大王您的名义,前往变民军基地访问,分析祸福利害,说服他们放下武器,或许可能归顺。”元深同意。于谨精通数国语言,于是单人匹马,前往匈奴变民军大营,晋见酋长,用诚心和公道,跟他们谈判,西部铁勒部落酋长乜列河等(乜,姓。音miē,〔咩〕),率三万余家,南下向元深投降。元深打算率军亲往折敷岭(今地不详)迎接。于谨说:“破六韩拔陵兵

势正当兴盛，听说乜列河等归降，一定出兵拦截，如果抢先一步据守险要，就很不容易把他击破。不如把乜列河当作钓饵，然后设下埋伏，等破六韩拔陵上钩，定可破敌。”元深接受。破六韩拔陵果然率军拦截乜列河，把西部铁勒部落全部俘虏；而北魏帝国的埋伏，适时发动，破六韩拔陵大败。元深救出乜列河的部落，班师。

柔然汗国可汗(十四任)郁久闾阿那瓌，大破破六韩拔陵，斩破六韩拔陵的大将孔雀等。破六韩拔陵为了躲避柔然汗国的攻击，渡黄河(河套)南下。北魏帝国将军李叔仁，因破六韩拔陵的威胁日增，向广阳王元深求援，元深率军前往会师。变民军前后归降的有二十万人，元深和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元纂，上疏说：“请在恒州(州政府设平城〔山西省大同市〕)之北，另外设立郡县，安置投降的变民部众，并且应该随时赈济和借贷给他们钱财或粮食，使他不再有叛乱的心。”中央政府不同意，胡太后下诏命禁宫侍从长(黄门侍郎)杨昱，把他们分别送到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县〕)、定州(州政府设中山〔河北省定州市〕)、瀛州(州政府设赵都军城〔河北省河间县〕)，由各州郡政府，就地赈济。元深对元纂说：“这些人势将跟乞活(参考三〇六年)一样，不久就变成武装游击部队。”

**22** 秋季，七月十九日，南梁帝国大赦。

**23** 八月，北魏帝国柔玄镇(内蒙古兴和县西北)镇民杜洛周，在上谷(河北省怀来县)聚众起兵，改年号“真王”，一连攻陷附近郡县。怀朔镇(内蒙古固阳县西南)镇民高欢(参考五一九年)、蔡儁、尉景，以及段荣、安定(甘肃省泾川县)人彭乐，都投奔杜洛周麾下。杜洛周包围燕州(州政府设广宁〔河北省涿鹿县〕)督导官(刺史)、博陵(河北省安平县)人崔秉。九月十四日，北



魏帝国命幽州(州政府设燕郡〔北京市〕)督导官(刺史)常景,兼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当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跟幽州军区司令官(幽州都督)元谭,共同讨伐。常景,是常爽的孙儿(常爽是儒家学者)。政府军从卢龙塞(河北省迁安县北喜峰口至冷口)到军都关(居庸关北),凡是险要地方,全派军戒备;元谭则驻防居庸关。

24 十月,冬季,吐谷浑汗国(青海省)派军出击北魏帝国变民首领赵天安(赵天安响应秦帝莫折念生事,参考五二四年),赵天安投降,凉州(州政府设姑臧〔甘肃省武威市〕)回归北魏帝国政府。

平西将军高徽,奉命出使嚙哒王国(新疆皮山县),回国途中,经过枹罕(音fúhǎn,〔浮喊〕。甘肃省临夏县),正巧,河州(州政府设枹罕)督导官(刺史)元祚逝世。前任督导官(刺史)梁钊的儿子梁景进,引导秦帝莫折念生大军,包围州城。州政府秘书长(长史)元永等,推举高徽当州执行官(行州事)。高徽命武装部队进入紧急状态,严密固守;梁景进也自称是州执行官(行州事)。高徽再向吐谷浑汗国请求援救,吐谷浑汗国出军,梁景进战败,逃走。高徽,是高湖的孙儿(高徽是高欢的堂叔)。

25 北魏帝国西北部,战乱日益扩大。而南方的北荆州(州政府设河南省鲁山县)、西荆州(州政府设上洛〔陕西省商县〕)、西郢州(州政府设真阳〔河南省正阳县北〕),境内的蛮族部落,也全都叛变,切断三鸦路(河南省鲁山县南三个险要山径隘口),击斩各地司令官(都督),抢劫烧杀,北方直到襄城(河南省襄城县),汝水上游一带,冉家、向家、田家,都是人口众多的强大亲属集团;而别的亲属集团,大的有一万家,小的也有一千家,酋长、族长们都称自己是王爵或侯爵,据守险要,交通完全断绝。十二月十二日,皇帝元诩下诏说:“我将亲自统帅六军(《周

礼·夏官》：“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天子有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扫荡逃窜各地的流寇（指变民军）。现在，先讨伐荆州叛蛮，使南疆恢复秩序。”当时，各部落蛮族引导南梁帝国将领曹义宗等，包围北魏帝国荆州（州政府设穰城〔河南省邓县东南〕）。北魏帝国司令官（都督）崔暹，率军数万人增援，行军到鲁阳（河南省鲁山县），不敢前进。中央政府更命临淮王元彧，当征南大将军，率军讨伐“鲁阳蛮”（河南省鲁山县境蛮族）；最高监察府秘书长（司空长史）辛雄，当中央特遣政府政务秘书（行台左丞），向东方的叶城（河南省叶县）推进。另派征虏将军裴衍，恒农（河南省灵宝县）郡长、京兆（陕西省长安市）人王罽，率军一万人，从武关（陕西省商南县西北）出发，企图打通三鸦路：使崔暹及元彧兵团，得以南下增援荆州（州政府设穰城〔河南省邓县东南〕）。

裴衍等还没有抵达三鸦路，元彧兵团已进驻汝水，受到蛮族攻击的各州郡，纷纷请求拯救，元彧因他的任务只限于讨伐“鲁阳蛮”（河南省鲁阳县蛮族），不准备改变行军路线。辛雄说：“现在，裴衍还没有到，大王的军队却集结完成，中原一带蛮族，如此猖獗，已威胁到京畿的安全。大王在外手握军权，认为应做的就应去做，为什么受最初所下达命令的拘束？”元彧恐怕万一发生事故，负不起这种移军作战的重大责任，要求辛雄正式下达新的命令。辛雄认为：蛮族各叛变部落，听到皇帝元诩即将御驾亲征消息，心理上一定先感到恐惧，正可利用这种形势取胜。于是以中央特遣政府政务秘书（行台左丞）身份，下令元彧：迅速进击。各蛮族部落听到风声，果然四散逃走。

皇帝元诩准备御驾亲征，但立法院副总立法长（中书令）袁翻劝阻，遂中止出动。辛雄自军中上疏说：“一个人，在战场上

忘记死亡，身冒钢刀而毫不畏惧，原因有四：一是追求荣耀英名，二是贪图丰富赏赐，三是害怕刑罚，四是逃避灾难。如果没有这四种原因，虽神圣的君王不能驱使他的部属，虽慈爱的父母不能鼓励他的儿女。英明的君主无不深刻了解人情，所以，该赏赐的一定赏赐，该处罚的一定处罚。不管是亲是疏、是贵是贱、是勇是怯、是贤是愚，只要一听见战鼓擂动，一看到军旗招展，将士们就会奋勇激励、争先恐后、奔向敌人。他们岂是不愿长命百岁，而乐于寻死？只因利害摆在面前，想不赴汤蹈火，也不可能。自从秦陇（甘肃省东部）居民叛变，中原蛮族制造混乱，已长达数年。中央政府分三方面讨伐（三方面：北讨破六韩拔陵等，西讨莫折念生等，南讨中原蛮族），失败多而胜利少，追究原因，都是赏罚不明所致。陛下虽然颁下诏书，允许随时赏赐，可是将领建立的功勋，呈报中央之后，多少年都不能定案。而逃亡的士卒，却安坐在家。因而使忠勇守法的人，沮丧失望，平凡庸碌的人，无所忌憚。奋勇作战，死亡临头，赏赐却遥遥无期；退走逃散，即保住性命，又可以不受处罚。这就是帝国战士看见敌人就扭头逃走、不肯效力的缘故。陛下如果真能够实践你的承诺，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则军威一定重振，士气一定大增，盗贼（指变民军）一定消灭。”奏章呈上后，没有反应。

南梁帝国将领曹义宗等，攻陷顺阳（河南省淅川县东南）、马圈（河南省邓县东北三十五公里），跟北魏帝国东下的征虏将军裴衍，在淅阳（河南省西峡县）会战，曹义宗等败退。裴衍等夺回顺阳，进围马圈。北魏洛州（州政府设上洛〔陕西省商县〕）督导官（刺史）董绍，认为马圈城防坚固，而裴衍等粮秣很少，上疏指出一定失败。不久，曹义宗反攻，击破裴衍军，再夺回顺

阳。北魏帝国政府命王罴当荆州(州政府设穰城〔河南省邓县东南〕)督导官(刺史)。

26 南梁帝国邵陵王萧纶(皇帝萧衍的儿子),兼代南徐州(州政府设京口〔江苏省镇江市〕)督导官(刺史),喜怒无常,横行霸道,无法无天。曾经有一次,到菜市场游逛,问一个卖鳝鱼的小贩:“你们的督导官(刺史)怎么样?”鳝鱼小贩说:“急躁暴虐!”萧纶勃然大怒,强迫小贩吞下活生生的鳝鱼,小贩竟告惨死。人民惊惶恐怖,在路上不敢说话,只敢用眼神示意。又有一次,萧纶遇到送葬车辆,他把孝子的丧服剥下来,穿到自己身上,爬到地下,又号又叫。收发官(签帅)恐怕皇帝萧衍把罪状加到自己头上,遂秘密奏报,萧衍才严厉责备萧纶;可是萧纶不能改正,萧衍下诏把他免职。而萧纶疯狂凶恶的程度,越发严重。他物色到一位身材短小、体形消瘦,容貌好像老爹萧衍的老汉,教他戴上皇帝的冠帽、穿上皇帝的袈袍,扮作皇帝,高高坐在上座;萧纶则在下边叩头朝见,陈述自己无罪;然后霎时翻脸,命人就在座位上把那老汉的冠帽袈袍剥下,拉到庭院,用皮鞭抽打。同时定做一个新的棺材,把军政官(司马)崔会意装进去,抬上丧车,唱着挽歌,送到墓地,而使老年妇女坐在车上悲号痛哭。崔会意不能忍受,轻装骑马,奔回京师(首都建康),报告萧衍。萧衍恐怕萧纶逃走,派禁卫军驰往京口(江苏省镇江市)逮捕,准备在监狱中命他自杀。皇太子萧统,流泪哭泣,一再请求,得免一死。十二月十八日,剥夺萧纶所有官职及封爵采邑。

27 北魏帝国“山胡”(汾州〔州政府设山西省隰县〕蛮族〔稽胡〕)酋长刘蠡升,聚众起兵,自称皇帝,设立文武百官。

28 最初,敕勒部落酋长斛律金(斛律,姓),在怀朔镇(内蒙

古固阳县)防守司令(镇将)杨钧帐下,当带兵官(军主),士卒训练及疆场作战,全用匈奴人的方法;遥望飞扬的尘土就可知道骑兵多少、步兵多少;谛听地面,就可知道敌军远近。破六韩拔陵聚众起兵时,斛律金率部众前往投靠,破六韩拔陵封他王爵。稍后,斛律金发现破六韩拔陵势将一事无成,遂前往云州(州政府设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向北魏帝国政府军投降,带领部众,逐渐向南移动,终于抵达黄瓜堆(山西省山阴县北);受变民首领杜洛周攻击,斛律金大败,脱险逃走,投奔尔朱荣,尔朱荣任命他当别动部队司令(别将)。

## 公元五二六年 丙午

南梁武帝普通	七年	(破六韩拔陵真王四年)
北魏孝明帝孝昌	二年	(高平王胡琛三年)
		(秦帝莫折念生天建三年)
		(燕王就德兴三年)
		(杜洛周真王二年)
		(皇帝刘蠡升神嘉二年)
		(鲜于修礼鲁兴元年)
		(始建王陈双炽元年)
		(齐帝葛荣广安元年)

1 春季，正月一日，南梁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大赦。

2 正月十二日，北魏帝国(首都洛阳)政府任命汝南王元悦，兼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

3 北魏帝国安州(州政府设广阳〔河北省隆化县〕)所属石离、

穴城、斛盐(今地均不详,当在河北省北部)三城驻扎的边防军叛变,约二万人,响应变民首领杜洛周;杜洛周从松陉(河北省朝阳县北)南下会合。北魏帝国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常景,派将领崔仲哲据守军都关(居庸关北),出军拦截;崔仲哲战死;幽州(州政府设燕郡〔北京市〕)军区司令官(都督)元谭的军队于深夜崩溃。中央政府任命将领李琚,接替元谭的幽州军区司令官职位。崔仲哲,是崔秉的儿子(崔秉当时是燕州〔州政府设河北省涿鹿县〕督导官〔刺史〕)。

4 最初,北魏帝国广阳王元深,跟城阳王元徽的王妃通奸(堂叔跟堂侄媳通奸)。元徽当国务院最高执行长(尚书令),胡太后对他非常信任;正巧,恒州(州政府设平城〔山西省大同市〕)州民请求中央任命元深当督导官(刺史);元徽乘机打小报告说:“元深的居心,不可臆测。”后来,杜洛周叛变(参考五二五年),五原(内蒙古包头市)在恒州的降户(元深预测的“乞活”,参考五二五年),阴谋拥护元深当盟主。元深大为恐惧,上疏请求召回洛阳。中央遂命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官(左卫将军)杨津,接替元深,当北方战地总司令官(北道大都督),命元深当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元徽,是元长寿的儿子。

被安置在定州(州政府设中山〔河北省定州市〕)左城(河北省唐县境)的五原降户(“乞活”)首领鲜于修礼等,率北部迁来的难民,武装叛变,改年号鲁兴,率军进攻中山,州政府军抵抗,作战不利。杨津抵达灵丘(山西省灵丘县),得到定州危急情报,加速前进,抢先入城。鲜于修礼大军紧接着到达城下,杨津打算出城攻击,秘书长(长史)许被反对,杨津用佩剑直刺许被,许被急忙逃走,才免一死。杨津开门出战,杀数百人,变民军后退,人心才稍微安定。皇帝元诩下诏,任命杨津当定州

(州政府设中山〔河北省定州市〕)督导官(刺史)，兼中央驻北方特遣政府总监(北道行台)。又任命扬州(州政府设寿春〔安徽省寿县〕)督导官(刺史)长孙稚，当北伐大军总司令官(大都督北讨诸军事)，会同河间王元琛，共同讨伐鲜于修礼。

5 二月五日，南梁帝国北伐军事行动停止，解除戒严。(命豫州督导官〔刺史〕裴邃北伐事，参考五二四年。)

6 北魏帝国西部敕勒部落酋长斛律洛阳，在桑乾(山西省山阴县)西境叛变，跟另一变民首领费也头牧子联合(费也头，姓)。三月十五日，游击将军尔朱荣在深井(今地不详)击破斛律洛阳，在桑乾河西击败费也头牧子。

7 夏季，四月十七日，南梁帝国临川王(靖惠王)萧宏逝世。

8 北魏帝国大赦。

9 四月二十五日，北魏帝国政府加授总监督长(侍中)、车骑大将军、城阳王元徽：仪同三司(宰相级)。元徽跟副总顾问长(给事黄门侍郎)徐纥配合，在胡太后面前，共同陷害另一总监督长(侍中)元顺；于是，胡太后命元顺当护军将军、祭祀部长(太常卿)，元顺在西游园叩辞(既免除“侍中”职位，从此不能入宫)，徐纥正陪在胡太后之旁；元顺指着徐纥，对胡太后说：“这是魏国(北魏帝国)的伯嚭(伯嚭，官职太宰，陷害伍子胥至死，导至吴王国灭亡事，参考前四八四年)，魏国(北魏帝国)不亡，他永不死。”徐纥耸耸肩膀退出，元顺对他大声喝责说：“你不过在文笔上有小小才华，只能伏案写写文章，怎么可以污染监督院(门下)，败坏帝国法令纪律！”激动得跳起来，胡太后默不作声。

10 朔州(州政府设内蒙古固阳县)城中居民鲜于阿胡等，占领州城叛变。

11 变民首领杜洛周自上谷(河北省怀来县)南下，劫掠蓟城



(北京市大兴县)。北魏帝国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常景, 派指挥官(统军)梁仲礼, 击破杜洛周攻势。四月丁未日(四月己巳朔, 没有丁未), 幽州(州政府设燕郡〔北京市〕)军区司令官(都督)李琚, 在蓟城北攻击杜洛周, 李琚战死。常景率军继续阻击, 杜洛周无法前进, 退回上谷。

12 扬州督导官(刺史)长孙稚, 率军北上, 抵达鄆城(河北省临漳县), 胡太后下诏, 解除他的北伐大军总司令官(大都督北讨诸军事)职务, 改命河间王元琛接任。长孙稚上疏说:“从前, 我跟元琛, 一同在淮河以南作战, 元琛溃败, 而我的军队仍保完整, 因此遂成私仇, 我难以接受他的指挥。”中央不理。北伐大军前进到呼沱河, 长孙稚不打算作战, 元琛不准。鲜于修礼在五鹿(今地不详)拦截长孙稚, 元琛在后坐视, 不肯出军救援, 长孙稚兵团大败。长孙稚及元琛, 同时被中央免除所有官爵。

13 五月九日, 皇帝(九任肃宗, 孝明帝)元诩下诏, 将亲自北伐, 内外戒严, 但没有出发。

14 衡州(州政府设含洄〔广东省英德县〕)督导官(刺史)元略, 自从逃亡到南梁帝国(参考五二〇年), 思念故乡, 早晚哭泣, 经常好像家有丧事一样。后来, 元叉伏诛(参考五二五年), 胡太后打算召回元略, 知道元略因刁双的保护, 得以逃命, 于是擢升刁双当高级国务官(光禄大夫), 释放江革、祖暉之二人南返(二人被俘事, 参考五二五年), 交换元略。南梁帝国皇帝萧衍礼节周到, 也遣送元略北还, 馈赠极为优厚。元略刚渡过淮河, 北魏帝国政府即发表人事命令, 任用元略当总监督长(侍中), 封义阳王; 司马始宾当皇家调查官(给事中), 栗法光当个县(屯留县〔山西省屯留县〕)县长, 刁昌当东平(山东省东平县)

郡长，刁双当西兖州（州政府设山东省定陶县）督导官（刺史。本年还没有西兖州，西兖州置于五三四年）。凡是当初元略所经过的地方，供应他吃一顿饭或招待他住一宿的人，都一一赏赐（参考五二〇年）。

15 北魏帝国任命丞相、高阳王元雍，当最高指挥官（大司马）；再任命广阳王元深当总司令官（大都督），讨伐变民首领鲜于修礼；章武王元融当左翼司令官（左都督），征虏将军裴衍当右翼司令官（右都督），同时受元深指挥。

元深把儿子带在身边，城阳王元徽报告胡太后说：“广阳王（元深）带着他心爱的儿子，在外手握重兵，会有二心。”胡太后命元融、裴衍暗中戒备。元融、裴衍把胡太后的指令，拿给元深过目，元深大为恐惧，于是，事情不管大小，处处请示，从不敢自己作主。胡太后问他为什么如此，元深回答说：“元徽把我恨入骨髓，我在皇族中，血缘疏远，而又统军在外。元徽对我的陷害，无所不至。自从元徽当权以来，我向中央所作的要求，多数都不批准。元徽不但害我一人而已，凡是跟随我为国建立功勋的将士，全受到排斥压制，待遇无法比照其他部队。但元徽仍不放弃憎恨，将士中偶尔有犯罪的，一定用法律条文套牢，甚至处死。因此，我的部属没有人不战栗恐惧。有人对我称许，元徽就把他当作盗贼寇仇；有人对我抨击，元徽就把他当作亲戚老友。元徽在中央掌握权柄，日夜陷害我，要使我受到难以预测的诛杀，我又如何能够安心！陛下如果能命元徽离开中央，主持一州，我没有后顾之忧，才有可能在贼盗（指变民军）巢穴中战死，呈献我的忠心。”胡太后不理。

元徽跟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郑俨等，结成密网。这两位聪明的官僚，外表十分柔和，待人更是谦恭，但内心对有才

能的人，却强烈的嫉妒猜疑；随自己的喜怒赏罚，北魏帝国政府因此越发败坏混乱。

**16** 五月十日，燕州（州政府设广宁〔河北省涿鹿县〕）督导官（刺史）崔秉，放弃州城，率领部众南下（燕州自五二五年八月，被变民首领杜洛周包围迄今，不见援军），投奔定州（州政府设中山〔河北省定州市〕）。

**17** 五月二十七日，北魏帝国中央任命安西将军宗正珍孙（宗正，复姓）当司令官（都督），讨伐汾州（州政府设蒲子城〔山西省隰县〕）叛变的匈奴部落（已称帝的刘蠡升）。

**18** 六月，“绛郡蜀”首领陈双炽，聚众叛变，（迁居绛郡〔山西省新绛县〕的巴蜀〔四川省〕人，被称“绛郡蜀”。）自称始建王。北魏帝国政府命代理镇西将军长孙稚，当讨伐“绛郡蜀”司令官（讨蜀都督）。另一将领、河东（山西省永济县）人薛修义，轻装骑马，直往陈双炽军营，分析利害，陈双炽遂即投降。胡太后下诏，命薛修义当龙门（山西省吉县西）防守司令（镇将）。

**19** 六月九日，北魏帝国改封义阳王元略当东平王；不久，擢升最高统帅（大将军）、国务院最高执行长（尚书令），受胡太后信任的程度，跟城阳王元徽相等。但徐纥、郑俨掌握实权，元略也不敢违背。

**20** 北魏帝国变民首领杜洛周，派“都督王”曹纥真等（变民集团首领，对所属将领，全封王爵，曹纥真以都督〔司令官〕加封王爵〔不知封什么王〕，民间称“都督王”），率军到蓟城（北京市大兴县）以南烧杀劫掠。秋季，七月九日，北魏帝国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常景，派司令官（都督）于荣等，在栗园（河北省固安县境）发动攻击，大破变民军，斩曹纥真及将士三千余人。杜洛周率领部众，南下进攻范阳（河北省涿州市），常景

与于荣等再把他击败。

21 国务院副执行长(仆射)元纂,以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身份,坐镇恒州(州政府设平城〔山西省大同市〕)。变民首领鲜于阿胡,率朔州(州政府设内蒙古固阳县)变民军,向恒州发动攻击。七月十一日,平城陷落(故都失守,政府力量已竭),元纂逃奔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县〕)。

22 南梁帝国皇帝萧衍,得到淮河大坝积水已满、寿阳(安徽省寿县)城池几将淹没报告(命夏侯亶退军等待坝成事,参考五二五年),下令郢州(州政府设湖北省武昌市)督导官(刺史)元树等,从北方进攻黎浆(安徽省寿县东南);豫州(州政府设安徽省合肥市)督导官(刺史)夏侯亶等,从南方进攻寿阳(安徽省寿县)。

23 八月二十七日,北魏帝国变民军将领元洪业,斩变民兵团首领鲜于修礼,向帝国政府投降。另一变民军将领葛荣,再斩元洪业,继承鲜于修礼地位。

24 北魏帝国安北将军、恒朔军区剿虏司令长官(都督恒朔讨虏诸军事)尔朱荣,路过肆州(州政府设九原〔山西省忻州市〕),肆州督导官(刺史)尉庆宾畏惧猜忌,闭城不敢出迎。尔朱荣大怒,挥兵攻击肆州,生擒尉庆宾,返回秀容(山西省朔县西北),直接任命叔父尔朱羽生当肆州督导官(刺史),中央政府不能制裁。

最初,贺拔允以及老弟贺拔胜、贺拔岳,都追随元纂,驻防恒州(州政府设平城〔山西省大同市〕);平城陷落时,兄弟失散,贺拔岳投奔尔朱荣,贺拔胜投奔肆州。尔朱荣攻克肆州,得到贺拔胜,大喜说:“有了你们兄弟,平定天下,足足有余。”任命为别动部队司令(别将),军中大事,多半跟他们磋商。

**25** 九月十三日，南梁帝国鄱阳王(忠烈王)萧恢逝世。

**26** 北魏帝国变民首领葛荣，既接收鲜于修礼的部众，向北挺进，直指瀛州(州政府设赵都军城〔河北省河间县〕)；北魏帝国广阳王(忠武王)元深，从交津(河南省武安县北)率军尾追。九月十五日，葛荣抵达白牛逻(河北省博野县境)，用轻装骑兵袭击章武王(庄武王)元融大营，斩元融。葛荣遂登皇帝位，国号“齐”，改年号广安。元深听到元融兵败丧命消息，逗留不敢前进。总监督长(侍中)元晏秘密向胡太后打小报告，煽动说：“广阳王(元深)徘徊不进，坐在那里盼望发生非常之变。有一个名叫于谨的人，智慧及谋略，都超过常人，当元深的智囊；时局如此动荡，元深恐怕不可能再是陛下的忠诚干部。”胡太后认为正确，于是在国务院(尚书省)大门外，公布赏格：凡是能生擒于谨的，给予重赏。于谨听到消息，对元深说：“而今，女主处理国事，信任邪恶奸诈的马屁精，假如不能使她明白你的本心，恐怕大祸随时都会来临。我愿单身前往京师(首都洛阳)，向有关单位自首。”元深同意，于谨遂南下入京(首都洛阳)，站在国务院(尚书省)门前赏格榜文之下，声称他就是于谨；有关单位报告胡太后，胡太后召见于谨，怒不可遏。于谨详细陈述及证明元深的忠心，并且说明所以不能前进的原因，胡太后的怀疑解除，下令释放于谨。

元深撤退到定州(州政府设中山〔河北省定州市〕)，定州督导官(刺史)杨津，也疑心元深即将叛变。元深也知道杨津的怀疑态度，遂进住城南的寺庙。过了两天，元深召集司令官(都督)毛谥等数人，手臂相交，订立盟誓，期许危难来临之时，互相救援。但这项密约，反而激起毛谥的警觉，遂秘密告诉杨津说：“元深阴谋叛变！”杨津命毛谥攻击元深，元深逃走，毛谥跟

他的部属，呐喊追逐，元深和他左右侍从官员，落荒逃走，从小道逃到博陵(河北省安平县)边界，却跟葛荣派出的游骑兵部队遭遇，遂被俘虏，送给葛荣。变民军见到元深，有些人十分欣喜，葛荣刚刚称帝，对这种现象，大为厌恶(唯恐怕他的部属改变主义，拥护元深)，遂斩元深。城阳王元徽乘势诬称元深投降葛荣，遂逮捕元深的妻子儿女。元深王府助理官宋游道，替元深上诉伸冤，才把元深的妻子儿女释放。宋游道，是宋繇的玄孙(宋繇，西凉王国官员；参考四二〇年)。

27 十月十八日，北魏帝国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常景，击破变民首领杜洛周，斩杜洛周部属、武川王贺拔义兴等，俘虏四百人。

28 变民首领燕王就德兴，攻陷平州(州政府设肥如〔河北省卢龙县〕)，斩督导官(刺史)王买奴。

29 天水(甘肃省天水市)变民首领吕伯度，本是秦帝莫折念生的党羽，后来据守显亲(甘肃省秦安县西北)，反抗莫折念生，但无法取胜，遂投奔另一变民首领高平王胡琛；胡琛任命他当总司令官(大都督)，封秦王，供应他士兵战马，命他攻击莫折念生。吕伯度不断击败莫折念生军，最后克复显亲，于是又背叛胡琛，跟东方的北魏帝国政府军结合。莫折念生窘困急迫，只好向北魏帝国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萧宝寅投降，萧宝寅派政务秘书(行台左丞)崔士和，进驻秦州(州政府设甘肃省天水市·莫折念生根据地)，中央命吕伯度当泾州(州政府设甘肃省泾川县)督导官(刺史)，封平秦郡公爵。可是，总司令官(大都督)元修义，驻军陇口(陇山要隘)，迟迟不肯前进，于是莫折念生再叛，发动突袭，生擒崔士和，送给胡琛，但在中途就把崔士和诛杀。后来，吕伯度被胡琛的大将万俟丑奴击斩(万俟，

音mòqí,〔墨其〕,复姓),变民集团的势力更大,萧宝寅不能控制。胡琛跟莫折念生勾结后,对最早起兵的变民首领破六韩拔陵态度逐渐怠慢(胡琛响应破六韩拔陵事,参考五二四年)。破六韩拔陵派他的部属费律,前往高平(甘肃省固原县),引诱胡琛跳进圈套,诛杀;胡琛部众全部落到万俟丑奴之手。

**30** 冬季,十一月十五日,南梁帝国大赦。

**31** 皇帝萧衍的小老婆丁贵嫔(小老婆群第二级)逝世,太子萧统(丁贵嫔所生)十分哀痛,滴水不入口,萧衍派人对他说:“悲哀不可过度,以免伤害身体,何况,我这个老爹还在!”萧统才勉强吃数碗稀粥,他身体一向肥壮,腰围五尺,现在剩下不到一半。

**32** 豫州(州政府设安徽省合肥市)督导官(刺史)夏侯亶等率军进入北魏国境,连战连胜。十一月十六日,北魏帝国扬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督导官(刺史)李宪,献出城池,投降。南梁宣猛将军陈庆之进入寿阳接收,共计:投降城池五十二座,归附人民七万五千口。十一月二十二日,把李宪遣返北魏帝国;再把豫州州政府迁入寿阳,而将合肥(安徽省合肥市)改称南豫州,任命夏侯亶当豫州及南豫州二州督导官(刺史)。寿阳长期受战争破坏,居民多数四散流离,夏侯亶不轻率的动用刑罚,又减少田赋捐税,推广农耕,尽量不强征人民当差服役,不久,户口恢复旧观。

**33** 北魏帝国变民首领杜洛周,包围范阳(河北省涿州市),十二月四日,城内居民暴动,生擒幽州(州政府设范阳)督导官(刺史)王延年,及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常景,献俘给杜洛周,大开城门,欢迎杜洛周入城。(常景讨伐杜洛周,战无不胜,但终于失败被俘,是人民对政府官员,怨恨至深,已到无法化解

地步。)

**34** 北魏帝国齐州(州政府设历城〔山东省济南市〕)平原(山东省平原县)居民刘树等,聚众起兵,攻陷郡县,不断击败州政府军。督导官(刺史)元欣,任命平原(山东省平原县)人房士达当将领,讨伐平定。

**35** 南梁帝国将领曹义宗攻克穰城(北魏帝国荊州州政府所在·河南省邓县东南),进逼新野(河南省新野县),北魏帝国派司令官(都督)魏承祖,及国务院左秘书长(尚书左丞)、中央驻南方特遣政府总监(南道行台)辛纂,率军增援。曹义宗失利,不敢前进。辛纂,是辛雄的堂兄。

**36** 北魏帝国民变事态,日益扩大,政府军马不停蹄地讨伐扫荡也不能平息,致使国库消耗一空,于是向人民预征六年的田赋捐税(预征到五三二年),而仍不够开支,只好取消文武官员的酒肉供应,凡到市场的人,都抽税一钱,店铺旅舍,都要缴税,人民叹息怨恨。国务院考核司长(吏部郎中)辛雄,上疏建议:“华夏人和蛮族,联合叛乱,难道对政府有什么深仇大恨?只因为郡长、县长贪污暴虐,人民忍无可忍,乘机爆发。应该趁时间还来得及,及时对他们慰问安抚。问题是,郡长、县长的地位,十分卑微,大家心存轻视,贵族子弟和干练人才,都不肯担任。现在应该马上改正弊端,把郡县分为三等,任官的办法,最好是兼顾才能和门第,如果实在无法兼顾,也应先考虑才能,后考虑门第。不可再用排队制度,拘限年资(崔亮创排队制度事,参考五一九年)。三年考核,对称职的人,调升中央重要官位。没有县长、郡长经历的,不准到中央任职。这样,人人都会自我勉励,冤枉可以伸雪,强暴自然和缓。”中央拒不接受。



## 公元五二七年 丁未

南梁武帝普通	八年	(破六韩拔陵真王五年)
大通	元年	(秦帝莫折念生天建四年)
北魏孝明帝孝昌	三年	(燕王就德兴四年)
		(杜洛周真王三年)
		(皇帝刘蠡升神嘉三年)
		(齐帝葛荣广安二年)
		(刘获天授元年)
		(齐帝萧宝寅隆绪元年)

1 春季，正月一日，南梁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任命国务院左副执行长(尚书左仆射)徐勉，当国务院副执行长(仆射)。

2 正月七日，皇帝(一任高祖，武帝)萧衍到南郊祭祀天神。

3 正月十日，北魏帝国(首都洛阳)任命最高监察长(司空)皇甫度当宰相(司徒)；仪同三司(宰相级待遇)萧宝寅当最高监

察长(司空)。

4 北魏帝国分割定州(州政府设中山〔河北省定州市〕)、相州(州政府设邺城〔河北省临漳县〕)二州的四个郡,成立殷州(州政府设广阿〔河北省隆尧县东〕),任命中央驻北方特遣政府总监(北道行台)、博陵(河北省安平县)人崔楷当督导官(刺史)。崔楷上疏说:“新创立一个州,却连一尺布、一把刀、一斗粮食都没有!事已如此,请中央供应粮秣武器。”胡太后下诏,命有关单位计算应发的数量奏报,然而最后仍没有任何供应。有人劝崔楷把眷属留在京师(首都洛阳),而单身上任,崔楷说:“我曾经听说,吃人家俸禄的,分担人家的忧虑,如果我单身上任,将士们谁能安心!”遂全家前往任所。变民首领齐帝葛荣,逼近州城,有人劝崔楷遣送弱小,避免无谓损失,崔楷命他最小的儿子及一个女儿,趁夜逃出,可是,不久他就又后悔,说:“人们将会指谪我信心不够坚定,为了亲情之爱,不能全心尽忠国家。”又派人把儿女追回。变民军大量涌到,政府军太弱,实力相差太远,而又没有守城的工具,崔楷安慰鼓励将士抵抗,大家奋勇争先,说:“崔公不顾念一家百口,我们怎么敢爱惜自己一身!”攻防战一直不停,尸体累累堆积,而将士始终没有背叛之意。正月十七日,州城陷落,崔楷手拿皇家符节,不肯屈服,葛荣遂斩崔楷,进围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县〕)。

5 北魏帝国最高监察长(司空)萧宝寅,出兵多年,东征西讨,将领士卒,全都疲惫不堪。变民首领秦帝莫折念生发动攻击,在泾州(州政府设甘肃省泾川县)会战,萧宝寅大败,集结残兵败将,只剩下一万余人,退屯逍遥园(陕西省西安市西北)。东秦州(州政府设济城〔陕西省陇县〕)督导官(刺史)潘义渊,献出州城,投降变民军。莫折念生遂进逼岐州(州政府设雍城〔陕

西省凤翔县)),城中居民暴动,生擒督导官(刺史)魏兰根响应。邈州(州政府设定安〔甘肃省宁县〕)督导官(刺史)毕祖晖战死,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辛深,放弃州城逃走,北海王元颢兵团,也被击败。变民军将领胡引祖,占领北华州(原东秦州·州政府设杏城〔陕西省黄陵县〕),变民首领叱干麒麟(叱干,姓),占领辛深刚放弃的邈州州城(甘肃省宁县),响应莫折天生,关中(陕西省中部)人心震动。雍州(州政府设陕西省西安市)督导官(刺史)杨椿,招兵买马,集结七千余人,用来保卫州城。胡太后下诏,加授杨椿:总监督长(侍中)兼国务院右副执行长(尚书右仆射),兼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指挥关西(函谷关以西)所有武装部队。北地(陕西省耀县、富平县)郡政府人事官(功曹)毛鸿宾,引导变民军抢掠渭水以北,雍州军事总参议官(录事参军)杨侃,率军三千人袭击,毛鸿宾大为恐惧,请求讨伐变民军赎罪,遂生擒宿勤乌过仁(宿勤,复姓)。宿勤乌过仁,是变民军大将宿勤明达的侄儿。莫折天生乘胜东下,直攻雍州(陕西省西安市)。萧宝寅的部将羊侃,埋伏壕沟中,用暗箭狙击,弦声响处,莫折天生中箭毙命,他所率领的变民军也随着溃败。羊侃,是羊祉的儿子。

6 北魏帝国国务院土地司司长(右民郎)、阳平(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西北)人路思令,上疏中央,认为:“军队出征,所以能建立功劳,关键在于将领。将领的人选恰当,则天下虽然混乱,唾手之间,仍可以使它澄清;如果人选不恰当,则京畿之地,都会变成战场。我私自观察,近年以来,各军将领,多数是受宠爱的皇族或高贵门第出身的子弟,平时行为放荡,口不离酒,骑到马上,精神恍惚,心情浮躁,可是,却耀武扬威,扬眉挥拳,自以为叱咤风云、指挥若定。一旦面对强大的敌人,

忧愁恐怖，交集心头，智谋计略，英雄豪气，霎时间化为乌有。只好命老弱残兵在前方抵挡贼寇（变民军），而把精锐强壮的士卒，留作后卫，保护自己的安全。再加上武器军械，不够精良，前进后退，毫无纪律；用这种军队，去讨伐据守险要的变民，征剿战场经验丰富的敌人，要他不失败，怎么可能？士卒明知道一定失败，所以刚刚集合，就拔腿逃走；将领畏惧敌军，尽量拖延，不敢前进。政府却认为他们嫌官阶不够高，就不断加以擢升；又认为他们嫌赏赐不够多，就每天都抛出大量金银绸缎。国库空竭，民间财富也搜括枯干，促使民变更扩大，民生更为贫苦，缘故在此。德，可以感动重视义气的人；恩，可以激励英勇之士，而今，如果能罢黜奸邪，擢用贤能，赏有功，罚有罪，挑选强劲善战的士卒，修理磨利武器军械，先派有口才的人前往变民集团分析利害，如果他们仍不愿悔过，再顺应天心，讨伐叛逆不迟。如此，势将跟用巨斧去砍菌苔、用洪炉去烧毛发，没有分别！”中央不接受。

7 正月二十四日，北魏帝国任命宰相（司徒）皇甫度，当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

8 正月二十五日，北魏帝国皇帝（九任肃宗，孝明帝）元诩，因四方叛乱仍不能平息，下诏全国戒严；再度准备御驾亲征，但仍不能成行。

9 南梁帝国谯州（州政府设安徽省亳州市）督导官（刺史）湛僧智，包围北魏帝国东豫州（州政府设河南省息县）；将军彭群、王辩，包围琅邪（山东省临沂市）。北魏帝国政府指派青州（州政府设东阳〔山东省青州市东〕）、南青州（州政府设团城〔山东省沂水县〕），救援琅邪。南梁帝国司州（州政府设鹿开关〔湖北省孝感市北〕）督导官（刺史）夏侯夔，率壮武将军裴之礼等，从义阳

(河南省信阳县)北上,攻击北魏帝国平静关(湖北省麻城县境)、穆陵关(河南省光山县南)、阴山关(麻城县东);连克三关。夏侯夔,是夏侯亶的老弟。裴之礼,是裴邃的儿子。

10 北魏帝国东清河郡(山东省淄博市境)山区民变大起。中央政府任命齐州(州政府设历城〔山东省济南市〕)秘书长(长史)房景伯,当东清河郡长。郡民刘简虎,曾经侮辱欺凌过房景伯,一听房景伯当本郡郡长,恐怕报复,全家逃亡。房景伯派人穷追紧捕,终于擒获,任命刘简虎的儿子当政务秘书(西曹掾),派他前去山地,拜访变民集团,沟通劝导。山地变民了解房景伯不计较过去的罪恶之后,陆续出山投降。

房景伯的娘亲崔女士,通晓儒家学派经典,聪明而有见识。贝丘(郡政府所在县)一位妇女,控告她的儿子忤逆,房景伯告诉娘亲,崔女士说:“我听说,听得再多不如亲自一看,山地居民不知道礼义,用不着对他们太责备。”遂把那位母亲请到家中,崔女士跟她面对面一块进餐,命那位母亲的儿子站在堂下,亲眼观看房景伯怎么给娘亲端茶盛饭;不到十天,做儿子的后悔过去错误,要求回家。崔女士说:“这只是他脸上挂不住,心里并没有真正觉悟,暂时不要理他。”这样二十余天,做儿子的叩头流血,做母亲的也向崔女士哭泣,请准予返回乡里。这时候房景伯才允许,那儿子最后因为孝顺老母,而闻名于世。房景伯,是房法寿的族侄(房法寿事,参考四六七年)。

11 二月,秦州(州政府设甘肃省天水市)变民军,占领潼关(陕西省潼关县)。

12 二月二十七日,北魏帝国东郡(滑台〔河南省滑县〕)郡民赵显德聚众起兵,格杀郡长裴烟,自称司令官(都督)。

13 南梁帝国徐州督导官(刺史)成景儁,进攻北魏帝国彭城

(江苏省徐州市)；北魏帝国政府任命前荆州(州政府设穰城〔河南省邓县东南〕)督导官(刺史)崔孝芬，当中央驻徐州特遣政府总监(徐州行台)，率军抵御。当初，崔孝芬被控是元叉的党羽，跟卢同等都被免官除爵，把姓名从官府名簿中剔出。现在，在前往徐州上任前夕，进宫向胡太后辞行，胡太后问崔孝芬说：“我跟你是儿女亲家(崔孝芬的女儿是皇帝元诩的世妇〔小老婆群第五级〕)，可是，你却把头伸到元叉车子里，说：‘应该把那老太婆赶走！’”崔孝芬说：“我世代受帝国厚恩，实在没有说过这种话。如果我说过这种话，谁能听见？如果有人听见，他跟元叉亲密的关系，一定远超过我！”胡太后心里的怨恨化解，怅然若失，面有愧色。成景儒打算在泗水筑堤，倒灌彭城，崔孝芬跟司令官(都督)李叔仁等进攻，成景儒逃回。

14 三月一日，北魏帝国皇帝元诩下诏，声言即将亲自讨伐西部叛逆，中外戒严。正巧，秦州(州政府设甘肃省天水市)变民军向西撤退，政府军收复潼关(陕西省潼关县)。三月五日，元诩又下诏改变行程，御驾转向北征。其实，他仍端坐深宫，并没有走动一步。

15 变民首领、自称齐帝的葛荣，围攻信都(河北省冀县)已久，北魏帝国政府命特级国务官(金紫光禄大夫)源子邕，当北部剿匪总司令官(北伐大都督)，率军增援。

16 最初，南梁帝国皇帝萧衍，兴建同泰寺，又开凿大通门，跟同泰寺遥遥相对，取它们的“反语”相同。(胡三省原注：“‘同泰’反为‘大’，‘大通’反为‘同’，是反语相协也。”反语在南北朝以及隋王朝时代，极为流行，是一种语言上的智力游戏。但因古今发音有异，用二十世纪流行的北京话，去反语古音，答案一定错误，因之也无法了解。)萧衍无论是早晨或晚上，前往同泰

寺进香，都出入大通门。三月八日，萧衍在同泰寺舍身。（萧衍第一次舍身。佛教徒为了报恩，不惜烧臂或纵火自烤，或割肉奉献，谓之“舍身”。源出《金光明最胜王经》：古印度国王摩诃维陀的幼子摩诃萨埵，在山崖下见到七只初生的小虎，围着一只瘦弱的母虎，母虎饥饿待毙，摩诃萨埵遂生大慈大悲之心，舍身喂母虎。）三月十一日，回宫，大赦天下，改年号（之前是普通八年，之后是大通元年）。

17 北魏帝国齐州（州政府设历城〔山东省济南市〕）广川（河北省枣强县）人刘钧，聚众起兵，自称中央特遣全权政府总监（大行台）；清河（河北省清河县）人房项，也聚众起兵，自称总司令官（大都督），驻军昌国城（山东省武城县西）。

18 夏季，四月，北魏政府军将领元斌之，讨伐东郡（滑台〔河南省滑县〕）变民军，斩变民首领赵显德。

19 四月十七日，柔然汗国（瀚海沙漠）可汗（十四任·敕连头兵豆伐可汗）郁久闾阿那瓌，派使节到北魏帝国进贡，并且声称愿出兵讨伐变民军。北魏政府畏惧他的反覆无常，于是下诏（不知道是谁下诏）说：天气正在炎热，请等候进一步的指令。

20 北魏帝国萧宝寅在泾州（州政府设甘肃省泾川县）溃败时，中央主管单位奏请判处萧宝寅死刑，中央下诏（不知道是谁下诏）赦免，贬作平民。雍州（州政府设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督导官（刺史）杨椿患病，请求辞职；中央再起用萧宝寅，当雍泾等四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雍、泾等四州诸军事〔四州：雍州、岐州、泾州、南豳州〕）、征西将军、雍州督导官（刺史）、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西部剿匪总司令官（西讨大都督），潼关以西所有军队，都归萧宝寅指挥。杨椿返回故乡（陕西省华阴县），而他的儿子杨昱，将往首都洛阳，杨椿对他说：“当今之世，雍州

督导官(刺史)的人选,没有人比萧宝寅更为恰当。可是,他的高级助理,应由中央派亲信的重要干部担任,怎么可以允许随萧宝寅的意思任命?这是中央一百种周密考虑中,唯一的失误。以萧宝寅现在的尊贵地位,并不在乎一个州督导官(刺史)的荣耀。可是,根据我的观察,他对得到州督导官(刺史)一职,却喜形于色。他的奖赏、惩罚,以及所作所为,完全不依照法令、惯例,恐怕心中另有打算。而今你前往京师(首都洛阳),应该把我的这种顾虑,禀告二圣(二圣:胡太后、元诩),同时并告诉当权人士,另行给萧宝寅加派秘书长(长史)、军政官(司马)、城防司令官(城防都督),如果准备安定关中(陕西省中部),完全靠此三人;如果不肯派遣,一定会发生灾难。”杨昱当面报告元诩及胡太后,二人都不接受。

21 五月四日,南梁帝国徐州督导官(刺史)成景儁,进攻北魏帝国临潼(安徽省灵璧县)、竹邑(安徽省宿州市北),攻克。太子宫值阁禁卫官(东宫直阁)兰钦,进攻北魏帝国萧城(安徽省萧县)、厥固(安徽省宿县北),也攻克,斩北魏帝国守将曹龙牙。

22 六月,北魏帝国司令官(都督)李叔仁,讨伐广川(河北省枣强县)变民首领刘钧,全部削平。

23 秋季,七月,陈郡(河南省项城县)人刘获、郑辩,在西华(河南省西华县)聚众起兵,武装反抗政府,改年号天授,跟围攻东豫州(州政府设河南省息县)的南梁帝国谯州(州政府设安徽省亳州市)督导官(刺史)湛僧智结合。北魏帝国命代理东豫州督导官(刺史)、谯国(安徽省亳州市)人曹世表,当中央驻东南特遣政府总监(东南道行台),率军讨伐;而命源子恭接替曹世表当东豫州督导官。所属将领,都认为变民军强大,政府军微弱,而且都是重新集结的残兵败将,不敢挑战,只打算



固守城池，保护自己不死。曹世表正患一种背肿的重病，教人把他抬出来，召见指挥官(统军)是云宝(是云，姓)，吩咐说：“湛僧智所以敢深入国境，是因为刘获、郑辩，都是州民中有声望人士，作他的内应。刚才听说刘获率军去城外八十里，迎接湛僧智；如果能出其不意，只要一次突袭，就可把刘获击破，刘获一破，湛僧智自然撤退。”挑选兵马，交给是云宝。是云宝傍晚出城，第二天拂晓抵达前线，攻击刘获，大破刘获军，穷追猛打，把残余的党羽，全部削平。湛僧智听到消息，逃回。郑辩跟新任东豫州督导官(刺史)源子恭是亲戚和老友，所以躲到源子恭家，曹世表集合将士，当面责备源子恭，逮捕郑辩，斩首。

**24** 相州(州政府设邺城〔河北省临漳县〕)督导官(刺史)、安乐王元鉴，会同北方战地总司令官(北道大都督)裴衍，增援被变民首领齐帝葛荣包围的信都(河北省冀县)。元鉴对帝国陷于混乱，十分高兴，暗中作其他打算。于是，就在邺城叛变，投降葛荣。

**25** 七月二十八日，北魏帝国中央大赦。

最初，执法监察官(侍御史)、辽东(辽宁省辽阳市)人高道穆，奉中央命令，前往相州(州政府设邺城〔河北省临漳县〕)查案，前任督导官(刺史)李世哲，奢侈骄傲，放纵不法，高道穆提出弹劾。李世哲的老弟李神轨，正在中央当权，高道穆的老哥高谦之的家奴，控告高谦之逼迫良家子女充当奴婢，李神轨逮捕高谦之，囚禁最高法院(廷尉)，正遇上大赦，高谦之应在释放之列，李神轨先行报告胡太后，命高谦之自杀，政府官员都很哀悼。

**26** 南梁帝国将领彭群、王辩，自春季正月围攻琅邪(山东

省临沂市)，直到秋季，北魏帝国青州(州政府设东阳〔山东省青州市东〕)督导官(刺史)、彭城王元劼，派军政官(司马)鹿念(音 yū, 〔玉〕)；南青州(州政府设团城〔山东省沂水县〕)督导官(刺史)胡平，派秘书长(长史)刘仁之，率军迎战彭群、王辩，大破南梁兵团，彭群战死。元劼，是元勰的儿子。

27 八月，北魏帝国政府派司令官(都督)源子邕、李神轨、裴衍，进攻叛王元鉴据守的邺城(河北省临漳县)。源子邕挺进到汤阴(河南省汤阴县)，元鉴命他的老弟元斌之，在夜间发动袭击源子邕大营，不能成功；源子邕遂乘胜包围邺城，八月十七日，攻克，斩元鉴，把人头送到首都洛阳，改姓“拓跋”。中央遂派源子邕、裴衍，北上讨伐变民首领齐帝葛荣。

28 九月，秦州(州政府设甘肃省天水市)居民杜粲，聚众起兵，屠杀秦帝莫折念生及全家，男女老幼，不留一个活口；杜粲自任州政府执行官(行州事)。南秦州(州政府设骆谷城〔甘肃省成县西〕)居民辛琛，也自任州政府执行官(行州事)；都派人晋见萧宝寅投降。中央政府再擢升萧宝寅当国务院最高执行长(尚书令)，恢复原来封爵(齐王)。

29 南梁帝国谯州(州政府设安徽省亳州市)督导官(刺史)湛僧智，把北魏帝国东豫州督导官(刺史)元庆和，包围在州城广陵(河南省息县)之中。北魏帝国将军元显伯，率军增援元庆和，而南梁帝国司州(州政府设鹿开关〔湖北省孝感市北〕)督导官(刺史)夏侯夔，从武阳关(河南省信阳县南三关之一)也率军增援湛僧智。冬季，十月，夏侯夔兵到广陵(河南省息县)城下，元庆和献出州城投降。夏侯夔把功劳让给湛僧智，湛僧智说：“元庆和希望你投降，不希望向我投降。我如果出面，一定不合他的心意。而且，我的军队都是招募来的乌合之众，不能用法

令拘束。你训练军队，从来严格，入城之后，一定不会有奸淫烧杀暴行。接受投降，安抚归附，最是合适。”夏侯夔遂进城，拔掉北魏帝国旗帜，换上南梁帝国旗帜。元庆和带队出城，街市居民，安静如同平日，南梁帝国共俘虏男女四万余人。

司马光曰：

湛僧智可以说是君子人物！他忘掉整年累月攻城的功劳，而把战果交给刚刚抵达的将领；他知道自己缺点，不掩饰别人的长处；他勋业完成，而不居功，只求有利于国家，忠心耿耿，没有一点私念，可以说是君子人物啊！

30 北魏增援元庆和的援军元显伯，听到广陵（河南省息县）陷落消息，于夜间拔营逃走，南梁各军追击，斩杀及俘虏以万为单位计算。南梁皇帝萧衍任命湛僧智兼东豫州督导官（刺史），镇守广陵（河南省息县）。夏侯夔率军进驻安阳（河南省正阳县），另派将领攻陷楚城（河南省汝南县南），屠城（人间惨事）。于是，义阳（河南省信阳县）成为一座孤城，跟北魏帝国的道路，完全断绝。

31 南梁帝国领军将军曹仲宗、太子宫值阁禁卫官（东宫直阁）陈庆之，联军进攻北魏帝国涡阳（安徽省蒙城县）；皇帝萧衍下诏，命寻阳（江西省九江市）郡长韦放率军会师。北魏帝国总顾问长（散骑常侍）费穆，率军突然出现。韦放的营垒阵地还没有筑成，手下只有二百余人。韦放脱掉头盔，跳下马背，坐在交椅上（交椅，正式名字是胡床，蛮族下马休息时坐的小凳；绳或布做凳面，四条腿不是直立的，而是交叉的，不用时可以折叠，携带方便），指挥部署，士卒殊死奋战，没有人不以一当百，终于把北魏军击退。韦放，是韦叡的儿子。

北魏帝国再派将军元昭等，率军五万人，增援涡阳（安徽

省蒙城县)，前锋抵达驼涧（蒙城县西北），距涡阳四十里。南梁帝国太子官值阁禁卫官（东宫直阁）陈庆之，打算迎战，韦放认为，北魏军前锋一定是轻装备精锐部队，最好是不要攻击，而等待他们来到。陈庆之说：“魏军远征南下，士卒疲惫，跟我们之间，距离又很遥远，一定不会想到我们会发动突击，现在趁他们人马还没有全部到齐，挫挫他们的锐气。各位放心，我单独进攻。”于是率帐下二百人骑兵部队出击，攻破元昭的前锋，北魏兵团大为惊骇。陈庆之返防后，会同各军大营，联合前进，背靠涡阳城（安徽省蒙城县），跟北魏兵团对峙。从春季到冬季，交锋数十百次，将士劳苦不堪。这时，传来北魏将在南梁阵地之后兴筑营垒消息，曹仲宗等恐怕腹背受敌，商量撤退。陈庆之手拿皇帝颁发的“符节”，站在大营门前，说：“各军在这里集合，已过了一年（去年〔五二六〕十一月，陈庆之首先进入寿阳〔安徽省寿县〕），国库大量消耗。而各位却全无斗志，只想后退，岂是立功报国的态度？只不过一群烧杀抢劫的暴徒而已。我曾经听说：把军队带到非死不可的地方，才可以死里逃生（《孙子兵法》：“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一定要等到蛮虏（北魏帝国）的军队大肆集结，然后才跟他们会战。假定有人仍想撤退，我奉有皇上的秘密指令，如果有人违抗，我就遵照秘密指令行事。”曹仲宗等才算停止。

北魏帝国军连筑十三个城垒，打算控制南梁帝国军。陈庆之在夜色掩护下，出动骑兵，战马都啣木片（禁止马嘶），向北魏突击，攻克四个城垒；北魏涡阳（安徽省蒙城县）城防司令（城主）王伟，请求投降。韦放在投降的将士中，挑选三十余人，释放他们回去，分别到各城垒报告讯息；陈庆之再把所余俘虏，编成队伍，命他们回营，南梁大军则擂起战鼓，大声呐喊，紧随

于后，声势如泰山压顶，剩余的九个城堡，先后崩溃，南梁军追击，几乎全部斩杀和俘虏，尸首塞满涡水，水都难流，降城中男女有三万余人。

**32 北魏帝国西部剿匪总司令官**(西讨大都督)萧宝寅，于泾州(州政府设甘肃省泾川县)溃败时(参考正月)，有人劝他回首都洛阳，听候中央处分；有人则建议他：“不如留在关中(陕西省中部)，再建功勋，报效国家。”中央特遣政府总秘书(行台都令史)、河间(河北省献县)人冯景说：“手握重兵，不肯班师，可是一项大罪。”萧宝寅不理，只担心多年以来率军征战，浪费国家财物不可计数，而最后竟全军覆没，深感不安；而中央对他，也开始怀疑。

首都洛阳警备区总司令(中尉)酈道元，以严厉刚猛，闻名于世；京畿卫戍总司令官(司州牧)、汝南王元悦所宠爱的弄臣家奴丘念，依仗权势，无法无天。酈道元逮捕丘念，囚禁监狱，元悦向胡太后说情，胡太后打算下诏赦免，酈道元立即斩丘念，弹劾元悦。

此时，萧宝寅叛变的迹象，已经显露，元悦奏请命酈道元当关右地区(潼关以西)钦差大臣(大使)。萧宝寅得到情报，认为是来对付自己，大为恐惧；长安(陕西省西安市)轻狂浮躁的青少年，劝他不如武装叛变。萧宝寅询问河东(山西省永济县)人柳楷，柳楷说：“大王是齐国(南齐帝国)明帝(五任帝萧鸾)的儿子，天下人向你归心，采取军事行动，符合人民盼望。而且，民间有谣言说：‘鸾生十蛋九个死，一个不死关中治。’大王治理关中，有什么问题！”酈道元走到阴盘驿(陕西省临潼县东)，萧宝寅派他的将领郭子恢，击斩酈道元；然后收殓他的尸体，上疏声称被“白贼”(留在关中的鲜卑变民)谋杀，又上疏为自己辩

护，认为受杨椿父子陷害。

萧宝寅部属、中央特遣政府助理官(行台郎中)、武功(陕西省武功县)人苏湛，在家养病，萧宝寅命苏湛的表弟、开府助理官(属)、天水(甘肃省天水市)人姜俭，(开府仪同三司，简称开府。开府官属，比照宰相府〔司徒府〕、最高监察府〔司空府〕、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太尉府〕。萧宝寅身上有数不完的官爵，每个官和每个爵，都有一个庞大的机构，容纳大批职员。)游说苏湛：“元略承受萧衍的指使，打算杀我(元略返国后，受胡太后的宠爱和重用，萧宝寅遂用作借口)，郿道元西上，事情变化，难以预测，我不能坐在这里等死，必须为自己生命打算，不能再作魏国(北魏帝国)的臣属。愿跟你同生同死，同荣同辱。”苏湛闻听，放声大哭，姜俭连忙劝解说：“怎么这样？”苏湛说：“我百口之家，要被屠灭，为何不悲！”再痛哭数十声，慢慢对姜俭说：“替我报告齐王(萧宝寅)：你本是一只穷途末路的小鸟，投入怀抱，全靠政府帮助，才羽毛丰满，享受今天如此尊贵的荣耀。而今，国家正处困境，你不但不能竭尽忠心，报答恩德，反而乘人之危，相信道路上没有见识的流言，打算用衰老的残兵败将，据守关隘(潼关。进入六世纪，函谷关的重要性已成陈迹，潼关取而代之)，窥探天位。魏国(北魏帝国)的政治虽然腐败，但上帝的眷顾，并没有改变。并且，大王的恩德信义，还没有受到人民的赞扬。我只看到失败，看不到成功，苏湛不能用全家一百口人命，因你一人的缘故，受灭族酷刑。”萧宝寅再派人苏湛说：“我为了死里逃生，不得不如此；没有先跟你商量的缘故，只是怕你阻挠我的计划。”苏湛说：“凡图谋大事，应该物色天下奇才，跟他一同努力，而今你只跟长安街头的投机分子定计，岂有成功之理？我恐怕荆棘将生在你的书房卧室！请

准许我辞去职务，使我这副老骨头，回到故乡，希望能够病死，九泉之下，才有面目晋见祖先。”萧宝寅一向尊重苏湛；而且知道他绝不可能效忠自己，遂准他返回武功(陕西省武功县)。

十月二十五日，萧宝寅自称齐国皇帝，改年号隆绪，赦免辖区内的囚犯，设立文武百官。军区司令长官部秘书长(都督长史)毛遐(萧宝寅另外两个官职是雍泾四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雍泾等四州诸军事〕，及西部剿匪总司令官〔西讨大都督〕，各有官属)，是毛鸿宾的老哥，二人率领氐部落及羌部落，在乌祗棚(今地不详，当在西安市近郊)起兵，拒绝接受萧宝寅命令。萧宝寅派最高统帅(大将军)卢祖迁讨伐，被毛遐击杀。萧宝寅正在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南郊祭祀天神，举行登极大典，还没有礼成，得到兵败消息，脸色大变，来不及整顿队伍，即狼狈而回。任命姜儉当国务院左秘书长(尚书左丞)，作为智囊。文安(河北省文安县)人周惠达，担任萧宝寅的使节，派往首都洛阳，中央有关单位打算逮捕他，周惠达逃回长安(陕西省西安市)，萧宝寅任命他当宫廷警卫官司令(光禄勋)。

丹阳王萧赞(萧综)听到萧宝寅叛变消息，恐惧不安，出奔逃命，直向白马山(洛阳东北十五公里邙山北麓)，走到黄河大桥，被人查获，押回洛阳。皇帝元诰知道萧赞(萧综)并没有参与萧宝寅的阴谋，下令释放，加以安慰。中央特遣政府助理官(行台郎)封伟伯等，跟关中(陕西省中部)英雄豪杰，打算聚众起兵，诛杀萧宝寅，事情泄漏，全被萧宝寅处决。

北魏帝国政府任命国务院副执行长(尚书仆射)长孙稚，当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讨伐萧宝寅。

正平(山西省闻喜县)人薛凤贤，聚众起兵。同族人薛修义，也在河东(山西省永济县)聚集部众，派军占领盐池，围攻郡城

蒲坂(永济县),东西相连,响应萧宝寅。中央政府派司令官(都督)宗正珍孙讨伐(宗正,姓)。

33 十一月八日,南梁帝国政府命护军将军萧渊藻,当北部剿匪司令官(北讨都督),镇守涡阳(安徽省蒙城县)。十一月九日,在涡阳建西徐州。

34 北魏帝国变民首领齐帝葛荣,围攻信都(河北省冀县),自春季到冬季,冀州(州政府设信都)督导官(刺史)元孚,鼓励将士,日夜不停抵抗,城中存粮已经吃尽,而外面的援军不来。十一月三十日,城被攻破,葛荣生擒元孚,把居民驱逐出城,天气严寒,冻死的十分之六七。元孚的老哥元祐,当城防司令(防城都督),葛荣召集军事会议,讨论他们的生死,元孚兄弟都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坚持自己应替对方一死。司令官(都督)潘绍等数百人,更向葛荣叩头,愿接受死刑,换取元孚一命。葛荣说:“这都是魏国(北魏帝国)的忠臣义士。”于是连同囚禁的五百人,一起赦免。

中央任命北部剿匪总司令官(北讨大都督)源子邕,继任冀州督导官(刺史),率军讨伐葛荣;北方战地司令官(北道都督)裴衍,上疏请求同行,中央下诏批准。源子邕上疏,说:“裴衍如果出军,我就请求留守;我如果出军,就请裴衍留守。如果用压力强迫我们同行,失败就在早晚之间。”中央驳回。十二月二十日,二人进军到阳平(河北省大名县)东北方漳水河畔,葛荣率十万人大军迎击,源子邕、裴衍,战败阵亡。

相州(州政府设邺城〔河北省临漳县〕)官民听到冀州陷落,源子邕等战败消息,人心恐慌。相州督导官(刺史)、恒农(河南省灵宝县)人李神,神色态度,跟平常一样,安抚勉励将士,老弱大小,同心合力。葛荣出动所有精锐部队,发动攻击,始



终无法攻克。

北魏帝国秦州(州政府设甘肃省天水市)人骆超，格杀变民首领、州执行官(行州事)杜粲，向政府投降。

## 公元五二八年 戊申

南梁武帝大通	二年	(燕王就德兴五年)
北魏孝明帝孝昌	四年	(杜洛周真王四年)
武泰	元年	(皇帝刘彧升神嘉四年)
孝庄帝建义	元年	(齐帝葛荣广安三年)
永安	元年	(齐帝萧宝寅龙绪二年)
		(汉王邢杲天统元年)
		(皇帝万俟丑奴神兽元年)

1 春季，正月五日，北魏帝国(首都洛阳)政府任命北海王元顥(音hào，〔号〕)，当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相州(州政府设邺城〔河北省临漳县〕)督导官(刺史)。

2 北魏帝国中央驻北方特遣政府总监(北道行台)杨津，守卫定州州城(中山〔河北省定州市〕)，位于变民首领鲜于修礼及另一变民首领杜洛周之间，受到不断的轮流攻击。杨津储备木柴粮秣，修理刀枪武器，随机应变抵抗，变民军不能攻克。杨

津暗中派人到变民军中游说，承诺发给他们“免死铁券”，变民军中有人响应，写信给杨津说：“盗贼所以围城，正为了要杀鲜卑人（北人），城里的鲜卑人，最好是先行杀光。不然，定有后患。”杨津把所有的鲜卑人收容到内城之中，不加伤害，没有人不感激他的仁爱（以上追叙鲜于修礼未死前事）。

后来，葛荣接替鲜于修礼，统率大军（鲜于修礼被杀事，参考五二六年），派人游说杨津，应许给他宰相（司徒）高位，杨津斩葛荣的使节，固守城池，三年之久；一直受杜洛周包围，中央不能援救。杨津派他的儿子杨通，突围而出，去柔然汗国（瀚海沙漠），请求可汗（十四任）郁久闾阿那瓌出军。杨通日夜哭泣恳求，郁久闾阿那瓌派他的堂祖父郁久闾吐豆发，率精锐骑兵一万人南下；前锋抵达广昌（河北省涞源县），变民军堵塞隘道山口，无法通过，柔然军撤退。正月七日，杨津的秘书长（长史）李裔，引导变民军入城，生擒杨津，打算用酷刑水煮烹杀，但稍后又把他释放。瀛州（州政府设赵都军城〔河北省河间县〕）督导官（刺史）元宁，献出州城，投降杜洛周。

3 正月七日，皇帝（九任肃宗，孝明帝）元诩的姬妾潘嫔（小老婆群第四级），生一个女儿，胡太后诈称生一个儿子。正月八日，大赦，改年号武泰（之前是孝昌四年，之后是武泰元年）。

4 北魏帝国叛将、自称齐帝的萧宝寅，围攻冯翊（陕西省高陵县），不能攻克，而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长孙稚的大军，已抵恒农（河南省灵宝县），特遣政府政务秘书（行台左丞）杨侃，对长孙稚说：“从前，曹操跟据守潼关（陕西省潼关县）的韩遂、马超对抗，韩遂、马超的才干，根本不是曹操的对手，然而两军相峙，长时间不能决定胜负，原因在于二人据守的是险要之地。而今，贼寇（指萧宝寅）防御，已十分坚固，即令曹操再生，也

无法施展他的智略和勇气。我建议：不如北上夺取蒲坂（山西省永济县），再西渡黄河，深入贼寇（萧宝寅）心脏，把军队挺进到死战之地，则华州（州政府设杏城〔陕西省黄陵县〕）的包围，不用战斗，会自动解除；潼关守军，也会自行退走；枝叶既都剪除，长安（陕西省西安市）一座孤城，我们可坐在凳子上，夺取到手。（这正是当年曹操击败韩遂、马超的战略〔参考二一一年〕，不知杨侃为什么说即令曹操，也无办法？）如果这项愚昧的计策可以执行，我愿当明公的前锋。”长孙稚说：“你的计策很好，可是今天的情势是：薛修义包围河东（蒲坂〔山西省永济县〕），薛凤贤盘据安邑（山西省夏县），宗正珍孙固守虞坂（山西省平陆县东北三十公里中条山口），大军寸步难进，如何前往？”杨侃说：“宗正珍孙，不过一个武夫，阴差阳错，当上将领，只可以供别人驱使，怎么能驱使别人！河东郡政府设在蒲坂（山西省永济县），西临黄河，郡境全在郡城之东，薛修义裹胁变民军到西部围攻郡城，变民军的父母妻子，一定仍留在东方自己村落，忽然听见政府军来到，都会担心家人的安危，势必望见风尘，立刻溃散。”长孙稚遂派他的儿子长孙子彦，跟杨侃率骑兵从恒农（河南省灵宝县）北渡黄河，占领石锥壁（山西省虞乡县西）。杨侃声称：“现在暂时驻扎，等待后援的步兵部队，同时观察民心动向。凡是送来投降名册的人，各回本村，注意政府军信号，政府军如果一连燃起三次烽火，各村应当也燃起烽火回应；没有燃起烽火的村落，显然是贼盗（变民军）党羽巢穴，政府军当发动攻击，屠杀全村，而把财产妇女，赏赐给政府军士兵。”村民辗转传播，于是，即令没有投降的村落，也燃起烽火；一夜之间，烈焰冲天，火光照耀数百里，包围州城的变民军大为惊骇，不知道后方发生什么变故，各自奔回，首领薛修义也狼狈逃还，

跟薛凤贤都向政府投降。正月十八日，长孙稚攻克漳关，进入河东（山西省永济县）。

正巧，中央颁布诏书：废除盐税。长孙稚上疏，认为：“盐池是天降资源，近在京畿（盐池在山西省运城市南，属京畿卫戍区〔司州〕），我们唯一要做的是，把它当作宝物，小心看守，合理分配。而今，四方多难，库藏枯竭，冀定二州，骚动不安（时长孙稚还不知二州陷落），应缴中央的绸缎，无法运到，全靠国库供应，只有支出，没有收入。估计盐税一年的收入，如果用绸缎作标准的话，不少于三十万匹，等于把冀定二州，移到京畿之内。如今废除盐税，是第二次失误（北魏帝国政府第一次废除盐专卖事，参考五〇六年，长孙稚认为当时已误，现在再误），我前时曾经违背严厉的圣旨，不先讨伐关中（陕西省中部）蠡贼（指萧宝寅），而直接解除河东（山西省永济县）包围的原因，不是认为长安不重要，蒲坂（山西省永济县）重要，而是认为，一旦失去盐池，三军就缺乏粮食。上天保佑伟大的魏国（北魏帝国），我的任务得以完成。从前，高祖（七任帝元宏）时代，天下升平，物资丰富，无所缺乏，可是，仍然设置盐池管理官负责管理，不是跟人民争利，而是防止人民互相争利，免使社会混乱。何况今天，国库开支已无法供应，人民应缴的田赋，已预征到六年之后，绸缎也预征到明年，这都是剥夺人民的私财，事不得已。我已会同盐池管理官，及盐池警卫军司令，各率他们的属官和军队，返回旧有岗位，依照正常手续，继续收税，等候中央更进一步指令。”

萧宝寅派他的将领侯终德，攻击毛遐（毛遐反抗事，参考五二七年），不能取胜；而郭子恢等，又不断被北魏帝国军击败，侯终德趁萧宝寅受挫沮丧之际，回军突袭，进抵白门（长安西

城南数第三门)，萧宝寅才发觉自己的部队倒戈；正月十九日，萧宝寅率军迎战失败，带着他的正妻南阳公主，和他最小的儿子，以及帐下一百余骑兵卫队，从后门冲出，投奔另一变民首领万俟丑奴。万俟丑奴任命萧宝寅当皇家师傅（太傅。此时萧宝寅的皇帝头衔，当自动取消）。

二月，中央任命长孙稚当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雍州（州政府设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督导官（刺史）、国务院副执行长（尚书仆射）、中央驻西部特遣政府总监（西道行台）。

变民首领李洪，攻击焚烧巩县（河南省巩县）以西、伊阙（洛阳县南）以东地区各城池村落，南方结交各蛮族部落。中央军司令官（都督）李神轨、武卫将军费穆，出军讨伐。费穆在伊阙口南击败李洪，变乱完全平定。

5 变民首领齐帝葛荣，击斩另一变民首领杜洛周（参考五二五年），并吞杜洛周部众。

6 北魏帝国胡太后二度掌握政权以来，亲信的弄臣家奴，作威作福；政府功能瓦解，行政效率停滞，既没有恩德，也没有威望，到处发生民变，政府所控制的地区，每天缩小。而皇帝元诩的年纪，却日渐长大（本年十九岁），胡太后自知不够检点，恐怕左右侍从人员报告元诩，因此，凡是元诩所宠爱信任的人，胡太后都一定找一个罪名，扣到对方头上，把他排除，目的在蒙蔽元诩的耳目，不让他知道外界的事。副总顾问长（通直散骑常侍）、昌黎（辽宁省义县）人谷士恢，受元诩宠信，元诩命他当千牛刀替身卫士司令（领左右）；胡太后不断向谷士恢强烈暗示，打算命他出任州长，谷士恢正受皇帝高度宠信，不肯离开中央，胡太后遂给他扣上一个罪名，诬陷他犯法，竟被诛杀。又

有蜜多道人，能说鲜卑话，元诩常把他带到身旁，胡太后派人在洛阳城南把他刺死，又一面悬赏捉拿刺客。由于这些事件，娘亲与儿子之间，猜忌憎恶之情，日益加深。

当时，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宰相级)、并肆汾广恒云六州讨伐蛮虏总司令官(并肆汾广恒云六州讨虏大都督)尔朱荣，兵多将广，战斗力强大，中央政府对他很是顾忌。高欢、段荣、尉景、蔡儁，曾经投靠变民首领杜洛周(参考五二五年)；稍后，打算推翻杜洛周，没有成功，再投靠齐帝葛荣，又从葛荣那里逃出，投靠尔朱荣。骑兵军事参议官(骑兵参军)刘贵，早就在尔朱荣那里，不断向尔朱荣推荐高欢，尔朱荣看见高欢精神不振，并不认为他有什么奇特之处。但有一次，高欢随从尔朱荣到养马场视察，正有一匹新捕的野马，尔朱荣命高欢修剪它的鬃毛，高欢不用绳索捆绑，就把鬃毛修剪整齐，野马竟然不踢不咬。高欢修剪已毕，起身，对尔朱荣说：“对付恶棍，也是这种手段。”尔朱荣对这句话，印象至为深刻，命高欢坐在身旁，摒除左右侍从，询问他对时局的意见。高欢说：“我曾经听说，你的战马，足有十二个山谷，依照毛色不同，分别成群，不知道养这么多战马干什么？”尔朱荣说：“只管说出你的看法！”高欢说：“而今，天子(元诩)昏庸微弱，太后(胡太后)又荒淫无度，弄臣家奴，横行霸道，中央政令，不能推行。以你的英武和兵力，正应利用这个时机，奋发起义，讨伐郑俨、徐纥罪行，肃清皇上(元诩)身旁奸佞邪恶，盟主的大业，可以在扬起马鞭的短暂时间之内建立，这是我的观察。”尔朱荣大为高兴，从中午谈到夜半，才放他出来，自此，高欢经常参与军事会议。

并州(州政府设晋阳〔山西省太原市〕)督导官(刺史)元天穆，是拓跋孤的五世孙(拓跋孤，是拓跋郁律的第四子。元天穆是第

四代，元诩是第九代；元天穆皇家血缘关系，至为疏远），跟尔朱荣有深厚友谊，尔朱荣把他当作老哥事奉，时常跟元天穆以及帐下司令官（帐下都督）贺拔岳，秘密讨论，打算率军进入首都洛阳，对内诛杀受宠信的弄臣家奴，对外肃清天下变民，元天穆与贺拔岳，都鼓励尔朱荣发动。

尔朱荣遂上疏中央，说：“山东（太行山东）各地盗匪，正如火如荼，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县〕）、定州（州政府设中山〔河北省定州市〕）沦陷，政府军不断失败，请准许我派精锐骑兵三千，增援相州（州政府设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胡太后对尔朱荣自告奋勇，大起疑心，下诏回答说：“莫折念生斩首砍尸，萧宝寅生擒活捉，万俟丑奴请求投降，关陇（陕西省中部及甘肃省东部）地区，已经平定。费穆又大破各地蛮族部落，‘绛蜀’也逐渐被制服。而北海王元颢，率军二万，出镇相州，还不需要援军。”尔朱荣再上疏，认为：“盗匪的声势虽然减弱，可是中央军不断受到挫败，人人心怀恐惧，恐怕再难作战。如果不考虑用其他方法，就不能够万全。我愚昧的建议：蠕蠕（柔然汗国）可汗郁久闾阿那瓌，屡受我国大恩（参考五二二年），不应忘记回报，最好是下令他出动大军，东下飞狐口（太行山八陁之一·河北省涞源县北），攻击变民军的后背；北海王（元颢）的军队则严密戒备，对变民军正面对抗。我的部众虽然人数不多，当为国尽力，从井陉（太行山八陁之五·河北省井陉县东北）以北，滏口（太行山八陁之四·河南省武安县南）以西，分别控制险要之地，攻击盗匪最脆弱的后肘和腋下。葛荣虽然吞并了杜洛周的部众，可是，恩德威信，都没有树立，而他们的背景不同，种族不同（杜洛周部众是柔玄镇〔河北省尚义县〕匈奴人，葛荣部众是移民定州〔州政府设河北省定州市〕的五原〔内



蒙古包头市)降户，多是鲜卑人)，一旦形势成熟，可以使他们分裂。”遂全军戒严，招兵买马，北方据守马邑(山西省朔县)，东方封锁井陉(太行山八陉之五·河北省井陉县东北)。徐纥向胡太后建议，把免死铁券赏赐给尔朱荣的左右将领，挑拨离间他们跟尔朱荣的感情；尔朱荣发现了之后，大为愤恨。

皇帝元诩，也十分厌恶郑俨、徐纥等，但在娘亲胡太后控制下，无法排除，于是，下密诏给尔朱荣，命尔朱荣向京师(首都洛阳)进军；用以胁迫胡太后。尔朱荣接到密诏，命高欢当前锋，率军南下，进抵上党(山西省潞城县)，元诩忽然改变主意，再下密诏，命他停止。郑俨、徐纥恐怕大祸临头，跟胡太后密谋毒死皇帝元诩。于是，二月二十五日，元诩突然死亡(年十九岁)。二月二十六日，胡太后宣布皇女继承帝位，大赦天下。紧接着再下诏：“潘充华(潘嫔)生的本是皇女，不是皇子。而临洮王元宝晖的嫡长子元钊，是高祖(七任帝元宏)的后裔(元宝晖是元宏的孙儿)，应该继承大统。文武百官一律晋升二级，宫廷警卫武士一律晋升三级。”二月二十七日，元钊登极(十任帝)，年才三岁。胡太后打算长久独揽政权，正因为元钊年纪太小，才教他继承。

尔朱荣得到事变消息，怒火冲天，对元天穆说：“主上(元诩)逝世时，已十九岁，天下还认为他是幼主，而今竟把一个还不会说话的小娃，掇弄到宝座之上，治理帝国，要想政治安定，怎么能够！我打算率铁甲骑兵，前往皇帝墓园，致敬哀悼，剪除奸邪马屁精，另立长君，你认为如何？”元天穆说：“伊尹、霍光，再见今世！”尔朱荣于是上疏，指控说：“主上(元诩)抛弃人间，四海之内，都认为被鸩酒毒死。岂有天子生病，既不召请医生，皇亲国戚、高官贵爵，又不在病床之旁侍候！突然断气，

怎不使远近惊骇？而竟然命皇女当继承人，随意大赦，上欺天地，下压人民。更在一群小娃之中，挑选君王，实际上是邪恶之徒，要专制政权、破坏法纪，这跟掩住眼睛捕捉麻雀、捂住耳朵偷盗铜铃，有什么分别？而今，盗匪成群，四海沸腾，强大的邻国（指南梁帝国）在边境不断侵犯，却打算用一个还不会说话的小娃，来安邦定国，岂不是太难！请准许我亲到京师（首都洛阳）宫门之前，参与高阶层决策，向侍从臣属，查问主上（元诩）死亡原因，对宫廷禁卫，追究疏忽责任，把徐纥、郑俨之辈，交付军法审判，誓雪不共戴天的耻辱（君父之仇，义不共戴一天），平息远近的怨恨，然后更在皇族之中，物色适当人选，继承皇位。”尔朱荣的堂弟尔朱世隆，这时当值阁禁卫官（直阁），胡太后派他到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对尔朱荣安慰劝解。尔朱荣打算把他留下，尔朱世隆说：“中央对你已经怀疑，所以派我前来，如今把我留下，使中央提高警觉，得以从容准备，不是良策。”尔朱荣才命他回去。

7 三月二十六日，变民集团首领齐帝葛荣，攻陷沧州（州政府设饶安〔山东省乐陵县西北〕），生擒督导官（刺史）薛庆之，居民死亡的十分之八九（一次默默无闻的屠城）。

8 三月二十八日，把皇帝元诩（九任孝明帝），安葬定陵，庙号称肃宗。

### 9 北魏帝国流血政变。

尔朱荣跟元天穆商议，因彭城王（武宣王）元勰，尽忠帝国，建立大功；他的儿子长乐王元子攸，一向有很高声望，打算拥护他当皇帝，跟胡太后及小娃皇帝元钊对抗。于是，派侄儿尔朱天光和心腹亲信奚毅、侍从王相，再去首都洛阳，跟尔朱世隆秘密交换意见。尔朱天光晋见元子攸，报告尔朱荣的忠心，元

子攸应允。尔朱天光等回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尔朱荣仍然犹豫，不敢马上决定，只好祈求神明指示，用铜来铸六任帝拓跋弘各子孙的塑像，只有元子攸的像铸成(用铸像来观察天意，是北方蛮族的风俗)，尔朱荣遂在晋阳起兵南下。尔朱世隆逃出洛阳，到上党(山西省潞城县)跟尔朱荣会面。胡太后得到报告，大为恐惧，召集全体亲王、公爵等进宫，举行扩大御前会议，皇家高级官员都痛恨胡太后的行为，没有人肯发一言。只有徐紇说：“尔朱荣不过一个匈奴部落小头目，竟敢冒犯京师，文武百官及禁卫部队，足够把他制服，现在只要据守险要，以逸待劳。他们的军队悬挂千里之外，人困马乏，定可把他们击破。”胡太后同意，任命禁宫侍从长(黄门侍郎)李神轨当总司令官(大都督)，率军抵抗，别动部队司令郑季明、郑先护，率军保护黄河大桥，武卫将军费穆，驻防小平津(河南省孟津县北)。郑先护，是郑俨的堂兄弟。

尔朱荣抵达河内(河南省沁阳县)，再派王相秘密到洛阳，迎接长乐王元子攸。夏季，四月九日，元子攸跟老哥彭城王元劼、老弟霸城公爵元子正，暗中出城，从高渚(今地不详)渡黄河北上，四月十日，在河阳(河南省孟县)跟尔朱荣会面，将士们高呼万岁。四月十一日，再渡黄河而南，元子攸遂登极称帝(十一任敬宗)，封元劼“无上王”，元子正“始平王”；任命尔朱荣当总监督长(侍中)、全国各军区总司令长官(都督中外诸军事)、最高统帅(大将军)、国务院最高执行长(尚书令)、领军将军、千牛刀替身卫士司令(领左右)，封太原王。

郑先护跟元子攸本是老友，听到元子攸登极消息，跟郑季明大开北中城门迎接。李神轨率军抵达黄河大桥，听到北中失守，立刻逃回。(“北中”，指黄河大桥北岸所筑二城，七任帝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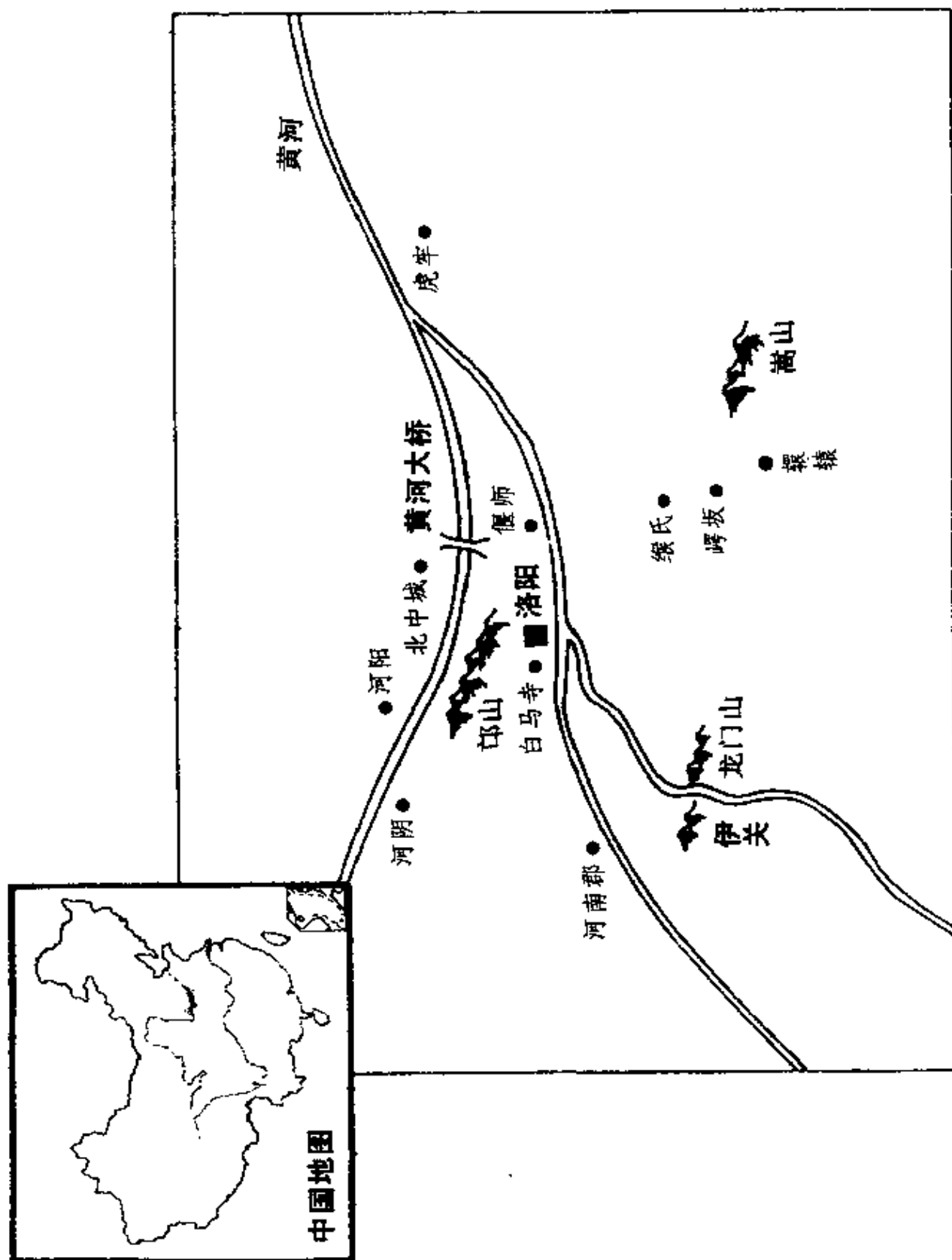
宏在位时，在二城设北翼禁卫指挥官司令部〔北中郎府〕，所以称北中城。北中城失守，黄河大桥畅通无阻。)费穆则抛弃他的军队，向尔朱荣投降。一连串噩耗传回京师(首都洛阳)，人心大乱：徐纥假传圣旨，夜晚打开宫门，到御马房(骅骝厩)牵出御马十匹，向东投奔兖州(州政府设瑕丘〔山东省兖州东北〕)；郑俨也逃回他的家乡(河南省开封市)。胡太后无可奈何，召集元诩所有的姬妾，命她们全部出家当尼姑，胡太后自己也剃光头发。尔朱荣传话，命文武百官迎接皇帝(元子攸)大驾，四月十二日，文武百官携带皇帝玉玺，备妥皇帝专用车队——法驾(参考前一八〇年)，前往黄河大桥，恭迎元子攸。四月十三日，尔朱荣派骑兵进入洛阳，逮捕胡太后及年仅三岁的皇帝(十任)元钊，送到河阴(洛阳西北)。胡太后见到尔朱荣后，对她的行为竭力辩护，反复解释，尔朱荣不耐烦再听，拂袖而去，下令把胡太后及元钊，投入黄河淹死。

柏杨曰：

胡太后统治一个庞大的帝国，前后六年之久，享尽人间荣华富贵。直到本年(五二八)，也不过四十岁左右，正是一个成熟少妇的年龄，然而她的美貌和伶牙俐齿，无法动摇尔朱荣先生处死她的决心。

没有结婚的女人前途是不可限量的，尤其是美女，一婚定天下，只要嫁对了人，她甚至可以控制(包括断送)一个帝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的女主临朝，可作证明。问题是，受环境和内在心智的影响，女主很少不伤害她的帝国。胡太后并不比其他女主更坏，但她作了一项最严重的错误决定：就是毒死皇帝元诩！只不过为了纵欲方便，便对亲生之儿下手，不仅邪恶得离谱，也愚蠢得离谱。武曌(音zhào，

# 五二八年 河阴屠杀



〔照〕女士同样杀亲生之儿(参考六七五年),但她还有别的亲生之儿,而胡太后却只此一子,她不知道爱护唯一的权力魔杖,反而予以无情摧毁。至于皇女登极,轻易改变性别,把政治当作儿戏,把人民当作虫豸,狗男女在密谋中沾沾自喜的表情,轻率、荒唐、颟顸,使人哑然。

费穆向尔朱荣秘密建议,说:“你的军队,不超过一万人,现在长驱直入,向洛阳挺进,既没有遇到抵抗,所以也没有打胜仗的声威,大家心里,一定毫不畏服。以京师(首都洛阳)人口的众多,文武人才的鼎盛,一旦知道你的实力薄弱,将生出轻视以及骄傲的心理,如果不大肆处罚诛杀,建立你自己的党羽,恐怕你北返之日,还没有穿过太行山,中央就会发生变化。”尔朱荣心里同意,对亲信慕容绍宗说:“洛阳繁华,人民骄傲奢侈,成为风气,如果不加以翦除,恐怕永远不能控制,我想利用文武百官出城迎接皇帝的机会,全部诛杀,你意下如何?”慕容绍宗说:“胡太后荒淫,政治脱轨,争宠的弄臣家奴,依仗权势,扰乱天下,所以你才出动正义大军,肃清政府。而今无缘无故,不分忠奸,屠灭文武百官,恐怕使全国人民失望,不是长远之计。”尔朱荣不理,于是请元子攸沿黄河西行,抵达淘渚(河阴西北一公里),把中央政府出迎的文武百官,引导行宫西北,宣称要祭祀天神。人家既集合完毕,蛮族骑兵,在四周团团围住,尔朱荣斥责:“天下大乱,皇帝死于非命,都由于官员贪污残暴,虐待人民,不能辅佐矫正。”于是,下令处决。蛮族骑兵部队,万马奔腾,冲入人群,刀锋马蹄,作无情的踏践残杀,自丞相高阳王元雍、最高监察长(司空)元钦、仪同三司(宰相级)义阳王元略以下,屠杀二千余人。前禁宫侍从长(黄门郎)王遵业兄弟,正在为老爹守三年之丧,娘亲是元子攸的姨妈,二人相伴迎接

御驾，同时丧生。王遵业，是王慧龙的孙儿（晋帝国刘裕当权，杀王愉，王愉的孙儿王慧龙投奔北魏帝国），天资聪明，博览群书，时人惋惜他的才华，而饥刺他急于做官的心情。另一批官员一百余人随后赶到，尔朱荣再命蛮族骑兵把他们包围，下令说：“有能写皇帝让位诏书文告的，饶他一命。”监察官（侍御史）赵元则接受这项任务，遂命赵元则执笔。尔朱荣又命他的军队宣传：“元家已灭，尔朱家已兴！”大家都喊万岁。尔朱荣派武士数十人，手拿钢刀，直奔行宫，刚称帝的元子攸，跟无上王元劼、始平王元子正，一同出帐视探。尔朱荣先派并州（州政府设山西省太原市）人郭罗刹、西部高车部落人叱列杀鬼，在元子攸左右侍从，诈称严密保护，防备恶徒突击，把元子攸连拖带抱，拉进篷帐，留在外面的卫士，遂斩元劼、元子正。又派数十人，把元子攸强行押送到黄河大桥，安顿在营帐之下。

柏杨曰：

从某一个角度评估河阴屠杀，包括把现任皇太后和现任皇帝，投到河里活活淹死，诚是一项惊天地而泣鬼神的壮举，这是对腐败凶暴统治阶层的大反扑和大报复。他们临死时悲惨痛苦，正是他们加到人民身上的悲惨痛苦的再现，凶手或被投入黄河，或被带进屠场，全中国人民，都为这场屠杀，发出欢呼，历史上很少如此无情而痛快的大反扑和大报复。

然而，政治不是军事，大屠杀的后遗症是更多的悲惨痛苦，中国历史显示出一种使人困惑的轨迹，人民除了走向河阴——用暴力抗暴政外，往往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可是，暴力抗暴政之后，留下的却是更严重的暴政，需要更大的暴力，才能把它推翻。暴力暴政，循环不息。

河阴屠杀是一个企图用军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的案例，启示是多方面的，每一方面都使人警惕。

元子攸既忧愁又愤慨，派人转告尔朱荣，说：“帝王大业，不断有人兴起，盛盛衰衰，变化无常。而今，帝国从四面八方，崩溃瓦解，将军（尔朱荣）奋勇起兵，所向无敌，这是上天旨意，不是人力所能做到。我前来投靠，初意只求保住残生，怎么敢妄想登上宝座！只因将军逼迫，才到今天这种形势。如果天命已经注定，将军就应及时登极，名正言顺的称尊。如果将军推辞，不肯接受，一心仍维持帝国政府，也应该另行遴选皇族血缘更近、更为贤能的人，辅佐他治理天下。”当时，司令官（都督）高欢，建议尔朱荣抓住这个机会坐上宝座，左右侍从官员，很多人赞成，但尔朱荣迟疑，不敢决定。贺拔岳说：“将军首先兴起正义之师，立志铲除奸人叛逆，伟大的勋业还没有建立，就兴起这种阴谋，只会加速灾祸发生，不会增加福分。”尔朱荣遂用铜铸自己的像，先后四次，都铸不成。人事军事参议官（功曹参军）、燕郡（北京市）人刘灵助，精通算卦占卜，尔朱荣相信这一套，连刘灵助也认为天时、人事，都不许可。尔朱荣说：“如果我不行，就拥护元天穆！”刘灵助说：“元天穆也不行，唯有长乐王（元子攸）被上天选定。”尔朱荣也精神恍惚，无法支持，很久之后，才自己醒悟，后悔惭愧，说：“已铸成大错，只有一死，报答政府。”贺拔岳请诛杀高欢，向天下道歉，尔朱荣左右侍从说：“高欢虽然愚昧疏漏，说话不经过考虑，但而今四方多事，需要借重军事将领，才可以平定，请特别宽恕，要他戴罪立功。”尔朱荣才停止篡夺帝位阴谋。当天（四月十三日）夜晚，四更（三至四时），再把元子攸从黄河大桥营帐下，迎接到皇帝御营，尔朱荣望见马头，跪下来叩拜，请求把自己处死。



尔朱荣所率匈奴籍骑兵，屠杀中央官员太多，结下血海怨仇，不敢进入洛阳，遂发起迁都运动。但尔朱荣狐疑，不能马上裁决，武卫将军汎礼（汎，姓），则一再劝止。四月十四日，尔朱荣护送元子攸进入洛阳。元子攸登太极殿，下诏大赦，改年号建义（之前是武泰元年，之后是建义元年）。追随尔朱荣南下的将士，一律擢升五级；留在京师（首都洛阳）的文官，擢升二级，武官擢升三级，人民免除田赋差役三年。这时，文武百官几乎死尽，活着的人也都逃亡躲藏，不敢露面，只有总顾问长（散骑常侍）山伟一人，到皇官门前，叩谢大赦之恩。洛阳人民，忧愁恐惧，人心思乱，有人说尔朱荣打算命他的军队大肆烧杀抢劫；又有人说尔朱荣打算迁都晋阳（山西省太原市）。于是，富人抛弃家室，穷人把小儿女背在背上，纷纷逃命，洛阳居民剩下的不足十分之一二。宫廷内院，连值班守卫的人都没有，政府空空荡荡，缺少官员处理公务。尔朱荣上疏说：“大军推进，难以完全控制，行动或有出轨，各位亲王及政府高官，遭受横死的太多，我今天就是粉身碎骨，都不能补偿我的罪行。敬请追赠死亡人士官位，略尽我私人的责任。请尊无上王（元劼）‘无上皇帝’；其余河阴（洛阳东北）丧生的，亲王一律追赠仪同三司（宰相级）；三品官员，一律追赠国务院最高执行长（尚书令）或副执行长（仆射）；五品官员，一律追赠州督导官（刺史）；七品以下以及平民，追赠郡长、防守司令（镇将）。死者如果没有后裔，则准由养子继承，而由政府封爵；同时请派出使节，到各城巡视慰问。”元子攸下诏批准，官员才有人出面，人心稍微安定。元子攸封无上王元劼的儿子元韶“彭城王”。但尔朱荣仍支持迁都的意见，元子攸无法违背。国务院司法部长（都官尚书）元湛竭力劝阻，认为不可迁都，尔朱荣咆哮说：“这跟你有什么

相干？要你固执坚持！河阴（洛阳东北）之役，你应该知道！”元湛说：“天下事，当跟天下人共同讨论，为什么用河阴屠杀，吓阻我的发言。我是帝国皇族，一直在皇帝左右辅佐，活着时对国家如果没有益处，死亡又对国家有什么损失！即令今天头颅粉碎、肚肠横流，也毫不畏惧！”尔朱荣暴跳如雷，要办元湛的罪；尔朱世隆一再劝阻，尔朱荣才算停止。在座亲眼看到这场争辩的人，全都震恐颤栗，而元湛面色不变。稍后数日，尔朱荣跟元子攸登高眺望，看到皇宫壮丽，树木成行，不禁叹息说：“我昨天愚昧，有迁都北方之意，今天看到皇家住宅如此盛大，再考虑元湛的话，认为他一点也不错。”遂不再谈论迁都。元湛，是元谧的老哥。

四月十六日，命江阳王元继当太师；北海王元颢（音hào，〔号〕）当皇家师傅（太傅）；高级国务官（光禄大夫）李延寔当太保，封濮阳王；并州（州政府设晋阳〔山西省太原市〕）督导官（刺史）元天穆当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封上党王；前任总监督长（侍中）杨椿当宰相（司徒）；车骑大将军穆绍当最高监察长（司空），兼国务院最高执行长（尚书令），封顿丘王；雍州（州政府设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督导官（刺史）长孙稚当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封冯翊王；国务院宫廷安全部长（殿中尚书）元湛当国务院右副执行长（尚书右仆射），封魏郡王；特级国务官（金紫光禄大夫）、广陵王元恭，加授仪同三司（宰相级）；其他，突然之间高升大官、身居尊贵职位的人，多到无法计算。李延寔，是李冲的儿子，因是元子攸的舅父，得以越级高升。

徐纥的老弟徐献伯，当北海（山东省潍坊市）郡长；另一老弟徐季产，当青州（州政府设东阳〔山东省青州市东〕）秘书长（长

史)；徐纥派人告知京师(首都洛阳)消息，二人携带家属，弃职逃走，会同徐纥，一起投奔泰山(山东省泰安市·泰山郡属兖州)。郑俨跟堂兄、荥阳(河南省荥阳县)郡长郑仲明，密谋占领郡城，起兵讨伐尔朱荣，被部属诛杀。

四月二十日，元子攸下诏，内外解除戒严。

10 北魏帝国郢州(州政府设义阳〔河南省信阳县〕)督导官(刺史)元显达，向南梁帝国投降。南梁帝国(首都南京市)皇帝(一任高祖)萧衍，命郢州(州政府设江夏〔湖北省武昌市〕)督导官(刺史)元树，率军迎接；夏侯夔也由楚城(河南省汝南县南)前往会师，遂留下镇守。把北魏帝国郢州改称北司州(义阳原是南梁帝国司州，北魏占领后，改称郢州，南梁司州迁到鹿开关〔湖北省孝感市北〕，参考五〇二年)，命夏侯夔当督导官(刺史)，同时兼管司州。夏侯夔进攻毛城(今地不详)，迫近新蔡(河南省新蔡县)。豫州(州政府设安徽省合肥市)督导官(刺史)夏侯亶，包围南顿(河南省商水县)，进攻陈留郡(河南省商城县东)及项城(河南省项城县)。北魏帝国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源子恭，率军抵抗。

11 四月二十三日，北魏帝国政府封尔朱荣的儿子尔朱叉罗“梁郡王”。

12 柔然汗国(瀚海沙漠)可汗(十四任·敕连头兵豆伐可汗)郁久闾阿那瓌，很多次向北魏帝国进贡。北魏帝国皇帝元子攸，下诏命他奏事时不称姓名，上疏时不自称“臣”。

13 北魏帝国汝南王元悦，及中央驻东部特遣政府总监(东道行台)、临淮王元彧，听到河阴屠杀噩耗，投奔南梁帝国。从前，归降的北魏帝国官员，都在原来的官职之上，自行加上“伪”字，而元彧上疏给皇帝萧衍，却自称“魏(北魏帝国)临淮王”，不

肯加“伪”，萧衍体谅他的高雅，并不责备。北魏帝国北海王元颢，将要去相州（州政府设邺城〔河北省临漳县〕）接任督导官（刺史），走到汲郡（河南省汲县），接到葛荣大军南下，以及尔朱荣河阴暴行消息，暗中作自救的打算，逗留原地，不再前进，而任命他的舅父、殷州（州政府设广阿〔河北省隆尧县东〕）督导官（刺史）范遵，当相州执行官（行相州事），接替前任督导官（刺史）李神，并代理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甄密发现元颢的阴谋，于是罢黜范遵，再拥护李神代理督导官（刺史），派军迎接元颢，同时观察他的动向。元颢接到情报，放弃大军，只率领左右侍从，南下投奔南梁帝国。甄密，是甄琛的堂弟。北青州（即青州，州政府设东阳〔山东省青州市东〕）督导官（刺史）元世儁、南荆州（州政府设安昌〔湖北省枣阳县东〕）督导官（刺史）李志，也都献出州土，投降南梁帝国。

14 五月一日，北魏帝国皇帝元子攸，加授尔朱荣：中央驻北方特遣全权政府总监（北道大行台）。任命国务院右副执行长（尚书右仆射）元罗，当东部地区钦差大臣（东道大使）；宫廷警卫官司令（光禄勋）元欣，当副钦差大臣，巡查各地，处罚官员，先执行然后奏报。元欣，是元羽的儿子。

15 尔朱荣入宫，在明光殿晋见元子攸，再一次为河阴屠杀惨案，向元子攸道歉，誓言没有二心。元子攸站起来，亲自阻止他的叩拜，并乘势向尔朱荣发誓，声称自己绝没有一点猜疑。尔朱荣大为欢喜，遂要求饮酒，饮得烂醉如泥。元子攸想借此机会诛杀，左右侍从苦苦劝阻，才没有动手，就把尔朱荣坐的床（榻榻米），连人一起抬到宦官总管府（中常侍省）休息；尔朱荣半夜才醒，对自己身陷险境，大为震惊，直到天亮，不敢合眼。自此不再入宫住宿。

尔朱荣的女儿，先前曾当九任帝元诩的“嫔”（小老婆群第四级），尔朱荣希望元子攸娶他当皇后，元子攸迟疑，不敢马上决定（元子攸是元诩的堂叔，尔朱女士是元子攸的堂侄媳）。禁官侍从长（黄门侍郎）祖莹说：“从前，姬重耳（春秋时代晋国二十四任国君文公）在秦国，怀嬴侍候他上床（怀嬴，秦国九任国君穆公嬴任好之女，晋国二十三任国君怀公姬圉之妻），事情违背经典，但合乎大义（前六三八年，姬圉逃回晋国。前六三七年，姬重耳到秦国，嬴任好又命怀嬴嫁姬重耳。辈分上，姬重耳是姬圉的叔父，怀嬴是姬重耳的侄媳。在宗法封建极严格的时代，姬重耳对这项虽然乱伦，但符合政治利益的婚姻，欣然接受），陛下有什么可考虑的！”元子攸遂同意，尔朱荣大为高兴。

尔朱荣举止轻佻，喜爱骑马射箭，每次入宫朝见，什么事都不干，只是表演他如何矫健的跳上马背，和如何矫健的从马背跳下来。在西林园参加皇帝元子攸的宴会时，常请皇后出来参观，更召集亲王、公爵、姬妾、嫔妃、公主，齐集一堂。每看到元子攸射中靶心，尔朱荣就自己起身，蹦跳欢呼，宰相、将领、高官，都随时附和，又喊又闹，甚至王妃、公主，也不免跟随乐声，翩翩起舞；等到酒酣耳热之时，尔朱荣一定在自己位置上，正襟危坐，高唱胡歌，日暮黄昏，筵席结束，尔朱荣跟左右官员手牵着手，双脚踏地，唱着《回波乐》而出。尔朱荣性情严厉凶暴，喜怒无常，刀枪弓箭，都放在伸手可以够到的地方。每逢心情烦躁或突然大怒，就立即拿起兵器，杀人泄愤，左右侍从人员，一直恐惧随时会大祸临头。曾经有一次，两个小和尚合骑一匹马，尔朱荣看见，命他们作殊死决斗（在遥远的西方罗马帝国，贵族往往命奴隶殊死决斗，作为娱乐。中国历史上对殊死决斗的记载，似仅此一次），二人筋疲力尽，躺在

地上喘息，无力再斗，尔朱荣命人抓住他们的头，互相猛撞，直到撞死才止。

五月五日，尔朱荣回到晋阳（山西省太原市），皇帝元子攸，在邙山北麓设宴饯行。尔朱荣命元天穆进驻洛阳；元子攸加授元天穆：总监督长（侍中）、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京畿总司令官（京畿大都督），兼领军将军；任命中央特遣政府助理官（行台郎中）桑乾（山西省山阴县）人朱瑞，当禁官侍从长（黄门侍郎），兼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中央重要官职，全由尔朱荣的心腹亲信担任。

16 五月十日，元子攸下诏：“五二五年以来，凡是含冤负屈、哭诉无门的人，都到华林东门集合，我当亲自处理。”当时，大乱之后，仓库枯竭，元子攸再下诏：“凡呈缴谷米八千石的，封散职侯爵（比开国侯爵低一级）；平民呈缴谷米五百石的，赐给他当官的资格（出身）；和尚呈缴谷米五百石的，命他当本州的佛教总管理官（本州统）或郡县佛教管理官（郡县维那）。”

当尔朱荣南下洛阳时，派他的司令官（都督）樊子鹄，夺取唐州（州政府设平阳〔山西省临汾市〕），唐州督导官（刺史）崔元珍、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郦恽据城抵抗，不肯屈服。五月十九日，樊子鹄攻陷平阳，斩崔元珍及郦恽。崔元珍，是崔挺的堂弟。

17 南梁帝国将军曹义宗，包围北魏帝国荆州（州政府设穰城〔河南省邓县东南〕），堵塞河床，用水倒灌城垣，水位距城墙高处只差几块木板。当时，北魏帝国内部灾难正重，不能派出援军，城中粮食吃光，督导官（刺史）王黑（音pí，〔皮〕），命煮稀粥，跟大家平均分配。王黑每次出战，头不戴盔，身不穿甲，冲锋陷阵，仰天大呼说：“荆州城是孝文皇帝（七任元宏）设置，上

天如果不再保祐帝国，教飞箭射中我前额；不然的话，王罍一定击破盗贼（指南梁帝国军）。”历时三年，不断冲锋肉搏，而竟没有受伤。五月二十七日，北魏帝国政府终于派中军将军费穆，当南征大军司令官（都督南征诸军事），率军增援。

18 逃亡南梁帝国的北魏临淮王元彧，听到祖国皇帝已经确定，遂以娘亲太老为理由，请求南梁帝国皇帝萧衍准许自己回国，措辞十分诚恳；萧衍很爱他的才华，想留他但又不能违背这项亲情，六月一日，送元彧北返。北魏帝国政府命元彧当总监督长（侍中）、骠骑大将军，加授仪同三司（宰相级）。

19 北魏帝国顾问院（集书省）编制外政务顾问官（员外散骑常侍）高乾，是高祐的侄儿（高祐是高允的堂弟），跟老弟高敖曹、高季式，都喜欢行侠仗义，跟皇帝元子攸，交情很厚。尔朱荣南下洛阳时，高家兄弟逃奔齐州（州政府设历城〔山东省济南市〕），听到河阴屠杀消息，遂集结逃荒难民（“乞活”事，参考五二五年），在黄河、济水之间，起兵叛变，接受变民首领齐帝葛荣的官爵，不断击破齐州州政府的军队。元子攸派元欣前往传达旨意，高家兄弟投降。元子攸任命高乾当副总顾问长（给事黄门侍郎），兼武卫将军；高敖曹当中级事务顾问官（通直散骑侍郎）。可是尔朱荣认为高乾兄弟曾经参加过叛乱集团，不应再在皇帝身边担任重要职位，元子攸遂批准高乾等辞职还乡。高敖曹再集合部众，抢劫烧杀，尔朱荣用计把他诱捕，跟薛修义一同囚禁晋阳（山西省太原市。薛修义归降事，参考正月，不久又叛，同时被捕）。高敖曹本名高昂，但平常都使用别名敖曹。

20 变民首领齐帝葛荣大军，缺少粮食，派他的国务院副执行长（仆射）任褒，率军南下到沁水（河南省济源县东北）抢粮。北魏帝国政府任命元天穆当东北军区总司令长官（大都督东北道诸

军事)，率宗正珍孙等讨伐（宗正，姓）。

前任幽州（州政府设燕郡〔北京市〕）平北将军府主任秘书（主簿）、河间（河北省献县）人邢杲，率黄河以北流亡难民十万余家，在青州（州政府设东阳〔山东省青州市东〕）北海郡（山东省潍坊市），起兵叛变，自称汉王，改年号天统。六月二十二日，北魏帝国政府擢升征东将军李叔仁当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宰相级），率军讨伐。六月二十五日，皇帝元子攸下诏：“我当亲率六军，扫平燕代（河北省北部及山西省北部）。命最高统帅（大将军）尔朱荣担任左翼，上党王元天穆当前锋，宰相（司徒）杨椿当右翼，最高监察长（司空）穆绍当后卫。”变民首领齐帝葛荣，退守相州（州政府设邺城〔河北省临漳县〕）北方。

21 秋季，七月十日，北魏帝国加授尔朱荣：柱国大将军、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

22 七月二十七日，北魏帝国光州（州政府设东莱〔山东省掖县〕）人刘举，在濮阳（河南省濮阳市）聚众起兵，自称皇武大将军。

23 本月（七月），变民首领万俟丑奴（万俟，音mòqí，〔墨其〕），登极称帝，设置文武百官。正巧，波斯王国向北魏帝国进贡狮子，万俟丑奴把它留下，改年号神兽。

24 泰山（山东省泰安市）郡长羊侃，因他的祖父羊规，曾经当过南宋帝国一任帝刘裕的教育参谋官（祭酒从事），所以常有回到南方的念头。徐纥既往投奔，遂劝羊侃武装起事，脱离北魏帝国；羊侃照办。兖州（州政府设瑕丘〔山东省兖州县东北〕）督导官（刺史）羊敦，是羊侃的堂兄，暗中得到消息，固守州城，抵抗羊侃。八月，羊侃率军袭击羊敦，不能攻克，遂在城外兴筑十余个军垒，严加封锁，一面派人到南梁帝国投降。南梁皇帝萧衍下诏，命广晋县侯爵、泰山（山东省泰安市）人羊鸦仁等，率



军接应羊侃。北魏帝国政府擢升羊侃当骠骑大将军，封泰山公爵，兼兖州督导官(刺史)；羊侃斩北魏使节，拒绝接受。

南梁帝国将军王弁，攻击北魏帝国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北魏蕃郡(山东省滕县)变民首领续灵珍，率军一万人，攻击郡城，响应王弁。北魏徐州督导官(刺史)杨昱反击变民军，斩续灵珍。王弁撤退。

**25** 七月十九日，北魏帝国总司令官(大都督)宗正珍孙，在濮阳(河南省濮阳市)攻击变民首领皇武大将军刘举，把他消灭。

**26** 变民首领齐帝葛荣，率军包围鄆城(河北省临漳县)，号称百万，游骑兵及斥候，已越过汲郡(河南省汲县，位在鄆城之南)，所到之处，烧杀抢劫。尔朱荣上疏请求出兵讨伐，元子攸批准。九月，尔朱荣命侄儿、肆州(州政府设九原〔山西省忻州市〕)督导官(刺史)尔朱天光，回晋阳(山西省太原市)镇守，说：“凡我不在的地方，非你不能使我放心。”亲自率领精锐骑兵七千人，每个骑兵都备有副马，加倍速度前进，穿过东方的溢口(太行山八陉之四·河南省武安县南)，进入河北大平原，由侯景担任前锋。葛荣自起事到今天，为时已久，横行河北大平原，所向无敌；尔朱荣只有七千骑兵，在数量上居绝对劣势，所有谈论的人，都认为绝对没有战胜的可能。葛荣听到这些评估，掩饰不住喜上眉梢，下令给他的军队说：“尔朱荣容易对付，每人都要准备一条长绳，到时候把他们一一捆绑。”从鄆城(河北省临漳县)以北，筑垒布阵，长达数十里，象蚌壳一样张开两翼，向前推进。尔朱荣率军秘密进入山谷，编成突击队，每三个军官结为一组，每一组有骑兵数百人，命他们所到之处，扬起灰尘，猛擂战鼓，大声呐喊，使变民军不知道政府军到底有多少。尔朱荣认为：冲锋肉搏，人马相接，用刀不如用棍，于是下令士

卒每人携带袖棒一根，安置在马鞍一侧；又考虑会战时士卒为了杀人争功，可能影响追逐，于是下令不准争砍人头，只要棍击（古代军功，按人头计算）。会战开始，尔朱荣发动突击，号令严厉而简单明瞭，战士同心奋战，尔朱荣亲自领导，攻入敌阵，一直冲出后卫，再拨马反击，内外夹攻，遂大破变民军，就在战场上生擒葛荣，变民军全部投降。尔朱荣因变民军太多，如果立即把他们拆散，分配给各部队，恐怕惊疑恐惧，或者重新集结。于是，尔朱荣下令解散，命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亲属朋友，互相照顾，投奔任何地方都可以。变民军大为欢喜，霎时四散逃走，数十万军队，一天功夫，化为乌有。可是，等他们走出一百里以外，尔朱荣设立收容站，再把他们收容集合，分别编组，押送各部队，或作其他安置，使他们每人都觉得合适。再遴选变民集团的干部，依照各人才能，委任官职，新归附的人，全都安定；当时人士，都佩服尔朱荣处理的正确和迅速。尔朱荣把葛荣装上囚车，送往首都洛阳。冀、定、沧、瀛、殷五州（五州面积，合为今河北省中部），全部平定。这时，上党王元天穆，驻军朝歌（河南省淇县）之南；穆绍、杨椿，还没有从京师（首都洛阳）出发；而葛荣已被消灭，遂都复员。

最初，宇文肱追随变民首领鲜于修礼，攻击定州（州政府设中山〔河北省定州市〕），在唐河（河北省唐县）战死。他的儿子宇文泰，留在鲜于修礼军中。鲜于修礼死后，宇文泰再作葛荣部属。葛荣失败，尔朱荣喜爱宇文泰才干，命他担任指挥官（统军）。

九月二十一日，北魏帝国大赦，改年号永安。（之前是建义元年，之后是永安元年。一年之中，就有四个年号。）

九月二十七日，皇帝元子攸擢升尔朱荣：大丞相、黄河北

及京畿外军区司令长官(都督河北、畿外诸军事);尔朱荣的儿子平昌公爵尔朱文殊、昌乐公爵尔朱文畅,同时晋封王爵。命杨椿当太保,城阳王元徽当宰相(司徒)。

冬季,十月三日,葛荣被押到洛阳,皇帝元子攸登阊阖门(洛阳城西门)受降,再把葛荣押到街市,斩首。

**27** 南梁皇帝萧衍,封北魏帝国北海王元颢(音hào,[浩])当魏王,派太子宫值阁将军陈庆之,率军护送元颢回国。

**28** 十月十二日,北魏帝国政府任命太原王尔朱荣的世子尔朱菩提,当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十月十三日,指定长乐(河北省冀县)等七个郡,每郡一万户,连同前封的采邑,共十万户,作为尔朱荣的采邑。十月十日,又加授尔朱荣太师。以上都是奖赏尔朱荣生擒葛荣的功劳。

**29** 十月二十八日,北魏帝国江阳王(武烈王)元继逝世。

**30** 北魏帝国政府命征虏将军韩子熙,前往游说变民首领汉王邢杲,邢杲假装投降,但又叛变。征东将军李叔仁攻击邢杲,在潍水会战,失利,撤退。

**31** 北魏帝国中军将军费穆,增援荆州(州政府设穰城〔河南省邓县东南〕);南梁帝国围城军将领曹义宗大败,被北魏兵团俘虏,荆州包围解除(荆州被围三年)。

**32** 被南梁帝国封魏王的元颢,袭击北魏帝国的铚城(安徽省宿州市西南),占领。

**33** 北魏帝国中央特遣政府总监、国务院左副执行长(行台、尚书左仆射)于晖等,率军数十万,攻击包围瑕丘(山东省兖州县东北)的羊侃。徐纥恐怕兵败被俘,劝羊侃向南梁帝国求援;羊侃相信他,命他前往,徐纥遂逃往南梁帝国,一去不返。于晖等把羊侃包围十余重,羊侃营中箭已射尽,而南梁帝国的救

兵不到。十一月十日，夜晚，羊侃突围而出，且战且走，一日一夜，才逃出北魏南界，抵达渣口（江苏省沭阳县西），部队还有一万余人，战马二千匹，士卒就地休息，彻夜不停地唱出离别悲歌，羊侃向大家道歉说：“各位依恋乡土，自然不能随我，是留下来或是继续南下，各位自己决定，就在这里告别。”士卒们向羊侃拜辞，各自散去。北魏帝国收复泰山（山东省泰安市）。于晖，是于劲的儿子。

**34** 十一月二十五日，北魏帝国任命上党王元天穆当最高统帅（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世袭并州（州政府设晋阳〔山西省太原市〕）督导官（刺史）。

**35** 十二月十七日，元子攸下诏，命于晖回军讨伐邢杲。

**36** 变民首领齐帝葛荣的余党韩楼，再度叛变，占领幽州（州政府设燕郡〔北京市〕），北方沿边郡县陷于混乱。尔朱荣命抚军将军贺拔胜当总司令官（大都督），镇守中山（河北省定州市）。韩楼畏惧贺拔胜的威名，不敢南下。

## 公元五二九年 己酉

南梁武帝大通	三年	(燕王就德兴六年)
中大通	元年	(皇帝刘龔升神嘉五年)
北魏孝庄帝永安	二年	(汉王邢杲天统二年)
		(皇帝万俟丑奴神兽二年)
		(魏帝元颢孝基、建武元年)
		(皇帝僧强元年)

1 春季，正月二日，北魏帝国(首都洛阳)中央特遣政府总监、国务院副执行长(行台、尚书仆射)于晖的部属、司令官(都督)彭乐，率骑兵二千余人叛变，投奔变民首领韩楼。于晖撤退。(于晖奉命讨伐邢杲，军心已离，不敢进击。)

2 正月九日，南梁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皇帝(一任高祖，武帝)萧衍，到首都南郊祭祀天神，大赦。

3 正月十二日，投奔南梁的北魏汝南王元悦(参考五二八年)，请求回国，萧衍批准。

4 正月二十九日，萧衍到皇家大会堂祭祀。

5 二月十二日，北魏帝国皇帝(十一任敬宗，孝庄帝)元子攸，追尊老爹、彭城王(武宣王)元勰“文穆皇帝”，庙号“肃祖”；娘亲李女士“文穆皇后”。打算把牌位迁到皇家祖庙(太庙)，而称七任帝(高祖)元宏“伯父”(元宏事实上是元子攸的伯父)。最高指挥官(大司马)兼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临淮王元彧，上疏劝阻，认为：“西汉王朝一任帝刘邦，在香街(长安古城内)给老爹建‘太上皇庙’；东汉王朝一任帝刘秀，在舂陵(湖北省枣阳县东)老爹坟上祭祀(参考四三年)。西汉王朝十一任帝刘奭，跟刘秀之间的血缘关系，已疏远得不穿丧服，可是，刘秀仍遵守宗法规定，以儿子的身份，入继大宗(嫡长子继承)，称刘奭‘老爹’。高祖(七任帝元宏)恩德广布中土，品格高超到了顶峰。肃祖(元勰)虽然功勋等同宇宙，但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臣属。而且，两位元首(元宏及元勰)同时享受香火，乃是君臣并肩坐在筵席之上，嫂嫂跟小叔同住一个房间，我暗中觉得，并不妥当。”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李神儒也劝阻，元子攸都不接受。元彧又请取消“帝”，只称“皇”，元子攸也不接受。

6 南梁帝国皇帝萧衍，下诏重新厘定二百四十号将军，等级分四十四班。(五〇八年，将军等级二十四班，本年几乎加倍。)

7 二月二十日，北魏帝国皇帝元子攸下诏，命济阴王元晖业，兼中央特遣政府执行官(行台尚书)，会同司令官(都督)丘大千等，镇守梁国(河南省商丘市)。元晖业，是拓跋小新成的曾孙(拓跋小新成事，参考四六一年)。

8 三月十一日，元子攸下诏命上党王元天穆，讨伐变民首领汉王邢杲，由费穆当前锋总司令官(前鋒大都督)。

9 夏季，四月二日，元子攸把老爹元颢、娘亲李女士的牌位，迁入皇家祖庙(太庙)。又追尊老哥、彭城王元劼“孝宣皇帝”。临淮王元彧再劝阻说：“这种老弟追尊老哥当皇帝的事，自古迄今，从来没有听说过，陛下做事，不遵守传统法则，后世人怎能当作榜样！”(后世人却硬是把元子攸当作榜样，唐王朝时，甚至追称老弟或儿子当皇帝。)元子攸不接受。

10 上党王元天穆讨伐邢杲，因北海王元颢在南梁帝国军护送下，已进入国境，元天穆召集文武官员讨论，大家一致说：“邢杲强大，应该最先攻击。”中央特遣政府执行官(行台尚书)薛琬说：“邢杲部众虽多，不过偷鸡摸狗之辈，没有远大的志向。而元颢却是皇族的近亲(元颢，是元详的儿子)，大军北来，声称是正义之师，将来的发展如何，难以预测，最好是先行铲除。”元天穆因各将领都盼望先攻击邢杲，而中央又认为元颢孤独微弱，不足以使人忧虑，命元天穆等先平定古齐国地区(山东省)后，再回军攻击元颢。元天穆得到指令，率军东下。

元颢跟陈庆之，趁北魏帝国边界防务空虚，从铎城(安徽省宿州市西南)向前推进，占领荣城(河南省宁陵县北堂城)，抵达梁国(河南省商丘市)。北魏司令官(都督)丘大千，拥有七万人的兵力，分筑九个营垒抵抗南梁军前进。陈庆之进攻，从早上到下午，一连攻陷三个营垒，丘大千投降。元颢登上高台，焚烧木柴，借上升的烟火，禀告天神：他已在睢阳(河南省商丘市)城南，登极称帝；改年号孝基。北魏帝国济阴王元晖业，率羽林禁卫军二万人，驻防考城(河南省考城县)，陈庆之攻陷考城，生擒元晖业。

11 四月二十日，北魏帝国上党王元天穆及尔朱兆，在济南(山东省济南市)击破变民首领汉王邢杲，邢杲投降，押送洛阳，

斩首。尔朱兆，是尔朱荣的侄儿。

12 五月六日，北魏帝国政府命东南战地总司令官(东南道大都督)杨昱，镇守荥阳(河南省荥阳县)；国务院副执行长(尚书仆射)尔朱世隆，镇守虎牢(河南省巩县东)；总监督长(侍中)尔朱世承，镇守嵎坂(河南省偃师县西)。五月十四日，中外戒严。

五月六日，登极称帝的元颢，攻克梁国(河南省商丘市)；任命陈庆之当首都卫戍司令官(卫将军)、徐州督导官(刺史)，率军向西挺进。杨昱手握七万人重兵，据守荥阳，陈庆之攻击，没有攻克，元颢派人前往游说杨昱投降，杨昱拒绝。而北魏帝国的增援部队、上党王元天穆，与骠骑将军尔朱吐没儿，率大军前后抵达。南梁帝国军大为恐惧，陈庆之解开马鞍，喂马吃草，勉励将士说：“我们自进入魏国(北魏帝国)领土，直到今天，夺取土地，屠杀城民，为数实在不少。你们格杀人家的父兄、抢掠人家的子女，为数也难数清。元天穆的部众，都是仇人。我们的人才七千，蛮虏却有三十余万。今天的事，只有决心一死，才可以死中求生。蛮虏的骑兵太多，不可以跟他们野战，应该把握他们还没有完全到达之前的时机，发动急攻，占领荥阳死守。各位不要疑惑，自己去找可供宰割的鱼肉！”乃擂动战鼓，驱使爬城，将领士卒像蚂蚁一样，攀登而入。五月二十二日，攻陷荥阳，生擒杨昱。南梁将领三百余人，伏身叩拜在元颢御帐之前，请求说：“陛下渡长江北上，挺进三千里，没有损失一箭，可是，昨天，就在荥阳城下，一次就死伤五百余人，请求把杨昱交给我们，使大家能雪心头之恨。”元颢说：“我在江南，听贵国皇帝(萧衍)谈到最初起兵东下时，吴兴(浙江省湖州市)郡长袁昂，拒不投降(参考五〇一年)，对他的忠心节操，十分敬重。杨昱是帝国忠臣，为什么杀他？除了这件事，其他的事，都



由你们决定。”南梁军遂斩杨昱手下将领三十七人，全都开膛破肚，挖出心脏吃掉。（难道这三十七位将领，都不是忠臣！只是已没有利用价值而已，可痛！）不久，元天穆等率军围城，陈庆之出动骑兵三千人，出城奋力攻击，大破北魏军，元天穆、尔朱吐没儿全都逃走。陈庆之进攻虎牢，守将尔朱世隆放弃关隘，跟着元天穆等也逃走。南梁军生擒北魏帝国东翼禁卫指挥官（东中郎将）辛纂（东中郎将府在虎牢）。

北魏帝国皇帝元子攸，打算放弃首都洛阳，用以躲避元颢的攻势，但不知道逃向何方，有人建议迁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高道穆说：“关中（陕西省中部）残破不堪，怎么可以去那里！元颢的武装部队，数目不多，乘虚深入，只因我们的将领差劲，才到今天地步。陛下最好亲自率领禁卫官兵，用重赏招募敢死武士，就在洛阳城下决战，我们竭尽死力，一定可以击破元颢军。如果对胜负没有把握，则陛下不妨渡黄河北上，征召最高统帅（大将军）元天穆、大丞相尔朱荣，命他们各自率军，前来会师，互相呼应，进军讨伐，少则十日，多则一月，必然成功，这是万全的方略。”元子攸接受第二项建议。五月二十三日，元子攸出京（首都洛阳），渡黄河北上，当天夜晚，抵达河内郡（河南省沁阳县）南郊，命高道穆在烛光下书写诏书数十纸，分别送到远近张贴，四方才知道皇帝所在。五月二十四日，元子攸进入河内。

北魏帝国临淮王元彧、安丰王元延明，率中央文武百官，封存国库，出动法驾（皇帝专用车队），迎接元颢。五月二十五日，元颢进住洛阳皇宫，改年号建武，下诏大赦。任命陈庆之当总监督官（侍中）、车骑大将军，采邑增加到一万户人家。前雍州（州政府设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督导官（刺史）杨椿，此时身在

洛阳；杨椿的老弟杨顺，当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县〕）督导官（刺史）；侄儿杨侃当北翼禁卫指挥官（北中郎将），追随皇帝元子攸，逃亡黄河以北。元颢对杨椿十分顾忌，但因杨家世代显耀尊贵，恐怕丧失人心，所以不敢诛杀。有人劝杨椿逃走，杨椿说：“我家内外，有一百余口，往哪里躲藏？只有坐在这里，听天由命。”

元颢的后卫司令官（后军都督）侯暄，据守睢阳（即梁国·河南省商丘市），遥作声援。北魏帝国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崔孝芬、总司令官（大都督）刁宣，急行军包围睢阳，日夜不停猛烈攻击，五月二十七日，侯暄突围逃走，被擒，斩首。

北魏上党王元天穆等，率军四万人，攻陷大梁（河南省开封市），另派前锋总司令官（前锋大都督）费穆率军二万人，进攻虎牢（河南省巩县东），元颢命陈庆之迎战。元天穆对陈庆之心存畏惧，打算撤退到黄河以北，对中央特遣政府助理官（行台郎中）济阴（山东省定陶县）人温子升说：“你打算去洛阳？还是打算跟我去黄河北？”温子升说：“主上（元子攸）因虎牢失守，所以才狼狈逃亡。元颢刚到洛阳，人心不安，我们发动攻击，不可能不攻克。大王收复京师，奉迎圣驾，是姜小白（齐桓）、姬重耳（晋文）霸主的事业。放弃这里，北渡黄河，实在替大王惋惜。”元天穆认为他的分析正确，但不能接受（因没有必胜把握），遂率军渡黄河北上。费穆正攻虎牢，快要攻克，听到元天穆北渡消息，认为后继无人，遂投降陈庆之。陈庆之攻击大梁（河南省开封市）、梁国（河南省商丘市），全都克复。陈庆之率领仅仅数千名的部队，自铎城（安徽省宿州市西南）到洛阳，共计攻取三十二城；凡四十七次会战，所向无敌。

元颢命禁官侍从长（黄门郎）祖莹，写信给元子攸（二人是堂

兄弟),说:“我向梁国(南梁帝国)皇帝流泪哭泣,请求援助,目的只在雪耻复仇,惩罚尔朱荣的罪行,救你挣脱枷锁。你把性命交给豺狼,把身家投到虎口,看起来已有人民土地,但这些本是尔朱荣所有,不属于你(指元子攸一草一木,都出于尔朱荣赏赐)。而今,帝国是兴盛或是衰亡,在你我之手,如果上天帮助正义,皇家的魏国(北魏帝国)将再度兴起。如果不然,尔朱荣有福,你却有祸。你应三思,荣华富贵,可以保全。”

元颢既入洛阳,黄河以南州郡,多数归附。齐州(州政府设历城〔山东省济南市〕)督导官(刺史)沛郡王元欣,召集文武官员会议,讨论立场,元欣说:“北海王(元颢)和长乐王(元子攸),都是皇族近亲(二人同一祖父——六任帝显祖拓跋弘),而今,天下虽乱,领导中心并没有转移,我打算接受大赦(元颢颁大赦令),各位意下如何?”在座的人脸色大变,但只有参谋长(军司)崔光韶单独抗议说:“元颢在梁国(南梁帝国)控制之下,引导贼寇的军队,颠覆祖国,这正是魏国(北魏帝国)的乱臣贼子!岂仅是大王一家的事,使人切齿痛恨。我们身受政府栽培之恩,不敢顺从!”秘书长(长史)崔景茂等都说:“参谋长说得对!”元欣遂斩元颢派来的使节。崔光韶,是崔亮的堂弟。于是,襄州(州政府设赭阳〔河南省叶县西南〕)督导官(刺史)贾思同、广州(州政府设鲁阳〔河南省鲁山县〕)督导官(刺史)郑先护、南兖州(州政府设譙城〔安徽省亳州市〕)督导官(刺史)元邈,全都拒绝接受元颢命令。贾思同,是贾思伯的老弟(贾思伯事,参考五二三年)。元颢任命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县〕)督导官(刺史)元孚,当中央驻东部特遣政府总监(东道行台),封彭城郡王;元孚把委任状呈缴元子攸。平阳王元敬先,在黄河大桥起兵攻击元颢,失败被杀。

北魏帝国政府任命总监督长(侍中)、车骑将军、国务院右副执行长(尚书右仆射)尔朱世隆：“使持节”(一级权力)、中央特遣政府总监、国务院副执行长(行台仆射)、最高统帅(大将军)、相州(州政府设邺城〔河北省临漳县〕)督导官(刺史)，镇守邺城。

元子攸逃出洛阳时，单人匹马而去，皇家禁卫军及皇宫内外，一切如常。元颢一进洛阳，皇家荣华富贵，全部到手。元颢发号施令，而四方人心，也都盼望有一个新的政治局面出现。元颢自以为他之能当皇帝，全是上应天命，遂逐渐骄傲怠惰(骄傲二字出现)，从前当亲王时的部属宾客、亲友，都受到宠爱和信任，并且进入政府干预政治。元颢更日夜饮酒，不管军国大事。护驾的南梁帝国军士兵，行为凶暴，在大街小巷，欺凌洛阳市民，政府与民间，大失所望。高道穆的老哥高子儒，从洛阳逃出，投奔元子攸，元子攸问他洛阳情况，高子儒说：“元颢失败，就在眼前，不必担忧。”

尔朱荣听到皇帝元子攸向北逃亡消息，立即坐政府驿马车，到长子(山西省长子县)晋见元子攸，一路遣兵调将，元子攸也掉转马头立即南下(元子攸大概投奔尔朱荣，走到长子，跟前来晋谒的尔朱荣相会；既得到支持，即随尔朱荣回京)，尔朱荣担任前导。十天光景，各路勤王兵马大批集中，粮食、武器、辎重、盔甲，陆续运到。六月二日，元子攸下诏大赦。

太原王尔朱荣南下时，并州(州政府设晋阳〔山西省太原市〕)、肆州(州政府设九原〔山西省忻州市〕)人心动摇，社会不安。尔朱荣命尔朱天光当中央驻并肆九州特遣政府总监(并肆等九州行台。九州：并州、肆州、恒州、朔州、云州、蔚州、显州、汾州、晋州。九州都在山西省及内蒙古南部)，仍兼并州(州政府

设晋阳〔山西省太原市〕执行官(行并州事)。尔朱天光抵达晋阳，部署兵力，整顿军纪，所属各路人马，才归于安定。

六月九日，费穆到达洛阳，元颢接见，责备他挑动河阴屠杀，斩首(费穆向尔朱荣秘密进言事，参考五二八年)。元颢命司令官(都督)宗正珍孙，跟河内(河南省沁阳县)郡长元袭，占领河内。太原王尔朱荣首先攻击河内，上党王元天穆率军会师。六月二十二日，攻克，斩宗正珍孙及元袭。

13 闰六月一日，淮安(河南省唐河县南)郡长晋鸿(晋，姓)，献出湖阳(郡政府所在)，投降南梁帝国。

14 闰六月九日，南梁帝国南康王(简王)萧绩逝世。

15 北魏帝国洛阳政府首领元颢，既坐上皇帝宝座，平生最大的志愿已经实现，志得意满，秘密跟临淮王元彧、安丰王元延明，讨论脱离南梁帝国的控制，只因威胁还没有消除，必须依靠陈庆之的兵力；所以表面上团结无间，内心却另有打算，言语上也不免针锋相对，怀疑猜忌。陈庆之开始看出有点不对劲，暗中戒备，向元颢建议说：“我们从遥远的地方来到此地，不服从的人还有很多，他们如果知道虚实，联合反攻，我们用什么抵御！应该奏请天子(南梁帝国皇帝萧衍)，请他继续派遣精锐部队增援，并请陛下训令各州，凡是南朝(从南宋帝国到南梁帝国)流亡在北朝(北魏帝国)的人士，都应强行押送。”(不知道押送回南方，还是押送来洛阳！说不清楚。)元颢打算采纳，可是元延明说：“陈庆之的军队，不过数千人，就已难以控制。如果更增加他的军队，他还肯听人指挥？政府大权一旦丧失，连呼吸一口气，都要由人作主，皇家祖庙，势将从此崩塌！”元颢遂拒绝陈庆之的请求，但又恐怕陈庆之向萧衍呈递“亲启密奏”，于是，抢先上疏给萧衍说：“而今，黄河以南与黄河以北，同时平

定。只剩下尔朱荣，仍有胆量在那里跋扈；我跟陈庆之，自会讨伐擒获。州郡都是新近归附，正需要休息安抚，最好是不再增加军队，使民心动摇。”萧衍乃下令续进增援的各军都停留边界。

洛阳城中的南梁帝国护送军，不满一万人，而羌人及匈奴人的军队，却有十万之多。陈庆之的副司令官(军副)马佛念，对陈庆之说：“将军威力震慑黄河、洛水，声势撼动中原，功劳太高，权力太重，已被魏国(指元颢)猜疑，对突然发生难测的变化，你难道毫不担心！不如趁元颢没有准备，把他诛杀，占领洛阳，这是千载难逢之机。”陈庆之不采纳。元颢最先命陈庆之当徐州督导官(刺史)，陈庆之一再请求前去到任，元颢对他心存畏惧，不放他走，并且说：“主上(萧衍)把洛阳地区，完全托付给你，忽然听说你抛弃我们的生命线，打算前去彭城(江苏省徐州市)，认为你只图自己富贵，不替国家着想，不但对你有伤害，恐怕我也会受到责备。”陈庆之不敢再说。

太原王尔朱荣跟洛阳元颢，隔黄河相对峙。陈庆之驻防北中城(黄河大桥北岸护桥城)，元颢亲自防守南岸。陈庆之三天之内发动十一次攻击战，杀伤敌人很多。夏州(州政府设统万〔陕西省横山县〕)一批忠于元子攸的部队，正替元颢驻防河中小岛(河中渚)，秘密跟尔朱荣取得联击，希望摧毁黄河大桥，为国立功，但请尔朱荣率军接应。然而，当夏州兵团摧毁黄河大桥时，尔朱荣却来不及接应，元颢把夏州兵团全部屠杀，尔朱荣怅然自恨。同时洛阳政府安丰王元延明，沿黄河南岸严密防守，而勤王军没有船舰可以渡河，尔朱荣有意撤回北方，再研究下一步行动，跟大家商议。禁宫侍从长(黄门郎)杨侃说：“大王从并州(州政府设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出发时，难道已经知

道夏州忠义之士的密谋，特地前来接应？还是为了完成复国建国，辅佐皇家的历史任务，才率军南下？疆场作战，胜败都是常事，怎么能避免溃散后重新集结、伤口痊愈后再去冲锋！何况，直到今天，勤王军并没有损失，岂可因一件事情不顺利，就把伟大的目标放弃？四方举头仰望，集中在大王这次出击。如果不能成功，轻率后退，民心失望，意志动摇，最后谁胜谁负，难以判断。我的意见是，不如征取民间的木材，大量建造木筏，用少数船舰夹在它们之间，沿岸一字排开，使数百里之长的防线，任何地方都可出动渡河，阵势首尾相距既远，元颢就防不胜防。一旦在南岸登陆，一定可立下大功。”高道穆也建议说：“而今，御驾流亡在外，主上忧愁，臣属耻辱，大王手握百万雄师，辅佐天子，号令天下，如果分出一部分力量，建造木筏，用人海战术，作全线出击，分别在南岸抢滩，转眼之间，就可成功。为什么抛弃胜算，回到北方，那将使元颢重整军备，征召全国部队，这可是把小蛇养成大蛇，后悔时已来不及。”尔朱荣说：“杨昱也提出同样战术，当再找他商议。”尔朱荣最信任的巫师刘灵助，告诉尔朱荣说：“不出十日，黄河之南战乱，一定削平。”伏波将军、正平（山西省新绛县）人杨标，跟他的家族，居住马渚（黄河小岛），有小船数艘，自告奋勇说，愿意充当向导。闰六月十九日，尔朱荣发动总攻，命车骑将军尔朱兆，跟总司令官（大都督）贺拔胜，用木材绑成木筏，从马渚西碛石（河南省孟津县西十公里渡口），在夜色掩护下，秘密渡过黄河，袭击元颢的儿子、领军将军元冠受大营，生擒元冠受。安丰王元延明部队听到这一兵败消息，也吓得立刻溃散。元颢像巨雷轰顶，不知所措，率侍从武士数百骑兵，出洛阳城向南逃走。陈庆之集结步骑兵数千人，结成阵势，向东撤退。元颢控制下的城池，

时之间，全部归附勤王军。尔朱荣亲自追击陈庆之，正巧，嵩山水(注入颍水)突涨，陈庆之兵团死亡、逃散，几乎全被消灭；陈庆之剃光头发，假装和尚，从小路穿过汝阴(安徽省阜阳市)，返回建康(江苏省南京市)，仍以功勋被南梁帝国政府任命当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官(右卫将军)，封永兴县侯。

柏杨曰：

陈庆之先生率七千人一支孤军，深入敌国国土，破坚城，克首都，扶持新帝登极，凡四十七次野战，战无不胜，攻无不取，使人想到迦太基共和国的汉尼拔先生，东西两大名将，战功彪炳，史册互相辉映。

然而，两位名将最后都归失败，不是被敌人击败，而是被自己窝囊的祖国击败。陈庆之先生早看出危机，要求增援，要求离开洛阳，都被拒绝，悲剧已经注定，他纵有通天本领，都无法挽救。可是，在全局崩溃之际，仍能全军东撤，如果不是嵩山水猛涨，拦住去路，他更会全军而归。即令嵩山水猛涨，如果涨在南梁兵团渡水之后，大军照样可以保全。国家领导人的决策错误，加上命运拨弄，使东西两大英雄饮恨，怎能不掩卷叹息。

北魏帝国中军总司令官(中军大都督)兼领军大将军杨津，进入洛阳，住宿官城，打扫清洁，封闭仓库，到北邙山迎接皇帝元子攸，哭泣流泪，自请处罚，元子攸加以慰劳。闰六月二十日，元子攸住宿华林园，大赦。任命尔朱兆当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宰相级)；北方来的勤王军，以及追随御驾流亡的文武百官，和起义立功人士，一律擢升五级；黄河北通报敌情的官



秀容第一領  
尔朱家世系

祖 輩	父 輩	第 一 代	第 二 代
梁郡公爵 尔朱代勤	秀容第一領 民酋长 尔朱新兴	太原王 尔朱荣	仪同三司 尔朱菩提
			梁郡王 尔朱叉罗
			平昌王 尔朱文殊
			昌乐王 尔朱文畅
			梁郡王 尔朱文略
			颍川王 尔朱兆
			安定王 尔朱智虎
		常山王 尔朱度律	
始昌侯 尔朱侯真	武卫将军 尔朱买珍		陇西王 尔朱天光
		博陵王 尔朱彦伯	尔朱敞
		彭城王 尔朱仲远	
		乐平王 尔朱世隆	
		御史中丞 尔朱世承	
		河间郡公爵 尔朱弼	

员，和黄河南起义官员，都擢升两级。闰六月二十二日，加授大丞相尔朱荣：天柱大将军，增加采邑——连前所封共二十万户。（尔朱荣擒葛荣时，采邑已十万户，此次勤王，再增十万户。）

逃亡的皇帝元颢，从轘辕（河南省偃师县东南）逃到临颖（河南省临颖县），侍从骑兵卫队各奔前程，四散逃走，临颖县士卒江丰，斩元颢。闰六月二十三日，把元颢人头，呈送洛阳。临淮王元彧再归附元子攸；而安丰王元延明携妻带子，投奔南梁帝国。

南梁帝国永兴县侯陈庆之，进入洛阳时，萧赞（萧综）送一封信给陈庆之，请求返回江南（萧综投奔北魏帝国事，参考五二五年）；当时萧赞（萧综）的娘亲吴淑媛，仍在人世，萧衍命吴淑媛把萧赞（萧综）小时候的衣帽鞋袜送给他，还没有送到，陈庆之战败。陈庆之从北魏帝国回来后，特别尊敬北方人。朱异大为惊异，问他原因，陈庆之说：“最初，我认为长江以北，全是蛮族巢穴，等到了洛阳，才知道高级知识分子，都在中原，长江以南根本赶不上，怎么可以轻视！”

16 闰六月二十四日，北魏帝国任命上党王元天穆当太宰，城阳王元徽当最高指挥官（大司马）兼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二十五日，皇帝元子攸，设下盛筵，在驿马车总站，宴请尔朱荣、元天穆，以及从北方来的勤王各军司令官（都督），元子攸释放宫女三百人，以及动用锦绣绸缎、杂色布料数万匹，依照等级，分别赏赐。凡接受元颢爵赏，和元颢所免除的田赋差役，一律撤销。

秋季，七月二日，元子攸才住进皇宫。

元子攸命高道穆当总监察官（御史中丞），元子攸的姐姐寿阳公主外出时，冒犯戒严净街令，不肯停车接受检查；巡逻队

(赤棒)士卒呵止，寿阳公主不理，高道穆下令把车辆击碎。寿阳公主向老弟元子攸哭诉，元子攸说：“高道穆是清廉公正人士，他所做的是公事，怎么可以因私情责备他。”高道穆晋见元子攸，元子攸说：“我姐姐在路上多有冒犯，使我感到惭愧。”高道穆脱下冠帽道歉，元子攸说：“惭愧的是我，你怎么反而道歉！”

当时，北魏帝国流行细钱(轻于或小于五铢的钱)，一斗米价几乎一千钱。高道穆上疏说：“街市上商店铜价，八十一钱可买一斤；私自铸造细钱(轻于或小于五铢的钱)，一斤铜可铸出二百钱。既告诉人那是一个可观的利润，而又用重刑阻吓。受到刑罚的人虽然层出不穷，犯罪的人却越来越多。而今，名称虽是‘五铢’(参考五一七年)，事实上连二铢都没有，放到水面上，简直不往下沉。这是当初查禁不严，因循累积，为时已久之故。政府既有错误，铸钱的人有什么罪！最好是改铸大钱，钱上铸明年号，记载何时使用，则一斤铜只能铸七十钱，私人铸钱，既没有利益，自会打消这种念头。何况，又加上严刑防范。”特级国务官(金紫光禄大夫)杨侃，也上疏请求，准许政府与民间，都可以铸造五铢钱，使人民乐于使用，则弊端自会革除。(弊端由来已久，参考五一七年元澄奏章。)元子攸批准，开始铸五铢钱，称“永安五铢钱”(永安是元子攸本年使用的年号)。

17 七月十二日，元子攸擢升车骑将军杨津，当最高监察长(司空)。

18 最初，北魏帝国因梁州(州政府设陕西省南郑县)、益州(州政府设晋寿〔四川省广元市〕)，距离太偏远，而州的面积又大，于是，分割二州若干郡县，成立巴州(州政府设四川省巴中县)，管辖各僚(音lǎo〔老〕)族部落，约二十余万户，命僚族酋长严始欣当督导官(刺史)。同时设立隆城镇(四川省阆中县)，任

命严始欣的远房侄儿严恺当防守司令(镇将)。严始欣贪污凶暴,五二五年稍后,各僚族部落纷纷叛变,包围州城(巴中县)。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魏子建安抚慰问,变民才散去。严始欣恐怕受到处罚,打算归降南梁帝国。南梁皇帝萧衍派人前往,赏赐给他诏书、免死铁券、衣服冠帽等,被严恺查获,送缴魏子建。魏子建上奏,中央遂把隆城镇改称南梁州,命严恺当督导官(刺史),而把严始欣囚禁南郑(陕西省南郑县)。后来,中央任命唐永当东益州(州政府设陕西省勉县)督导官(刺史),接替魏子建;另命梁州(州政府设陕西省南郑县)督导官(刺史)傅竖眼当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魏子建去职,东益州的氏人和侨居的巴蜀(四川省)人,不久即行叛变,唐永放弃州城逃走,东益州遂永远脱离北魏帝国版图,成为蛮族地区。

傅竖眼初到梁州时,人民兴奋,互相庆贺(参考五一六年),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傅竖眼患病,不能痊愈,无法亲自处理州政府事务。他的儿子傅敬绍,奢侈荒淫,贪污凶暴,人民对他深为厌恶。严始欣重金贿赂傅敬绍,傅敬绍遂释放严始欣返回巴州;严始欣出动军队,消灭严恺,献出巴州,归降南梁帝国。南梁皇帝萧衍派将军萧玩等增援。傅敬绍眼看帝国已经大乱,暗中有据守南郑的打算,派他妻子的老哥唐昆仑,到外引诱山区居民,联合包围州城,傅敬绍准备作为内应。山民军包围圈刚刚完成,而阴谋外泄,守城将士共同逮捕傅敬绍,报告傅竖眼,然后斩傅敬绍。傅竖眼羞愧愤怒交集,逝世。

19 八月十日,皇家师傅(太傅)李延寔,出任宰相(司徒)。二十五日,总监督长(侍中)、太保杨椿退休。

20 九月十五日,南梁帝国皇帝萧衍,前往同泰寺进香,举行“四部无遮大会”(四部:和尚、尼姑、善男、信女。无遮:宽

容与赦免。也就是“信徒宽容祈祷大会”)。萧衍脱下皇帝衮袍,换上僧侣法衣,全身沐浴,吃斋念佛,把皇帝休息室(便省),改作僧侣房,只放一张简单的木床,和若干陶制的日常用具;萧衍乘坐一辆小车,亲自动手做事。十六日,萧衍登上佛堂讲座,对和尚、尼姑、善男、信女,讲解《涅槃经》。(“涅槃”,梵语“死亡”的音译,意译则有“圆寂”“灭度”。有“有余涅槃”,谓生命已尽。有“无余涅槃”,谓断气之后,永无生死。《涅槃经》有小乘、大乘之别,《小乘涅槃经》记载佛祖历史,《大乘涅槃经》阐明佛教教义)二十五日,政府文武百官,共捐出一亿万钱,向“三宝”祷告(三宝:佛、法、僧),请求赎回“皇帝菩萨”;和尚也暗中表示同意。二十七日,文武百官全体前往同泰寺东门,呈递奏章,请求萧衍重返金銮宝殿。直到第三次请求,萧衍才算答应。这三次回答请求——两次拒绝、一次批准的覆函上,在结尾时,萧衍都自称“顿首”。(皇帝至高至大,不会向臣民顿首,顿首是用僧侣身份。此是萧衍第二次舍身。)

21 北魏帝国太原王尔朱荣,派总司令官(大都督)尖山(山西省神池县)人侯渊,前往蓟城(北京市大兴县)讨伐占据幽州(州政府设燕郡〔北京市〕)的变民首领韩楼(参考五二八年),拨付给他的军队很少,只有骑兵七百人。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尔朱荣说:“侯渊临机应变,是他的长处,但他没有能力指挥大兵团作战。如今,就只七百人,足够他取得胜利。”侯渊向外夸张他军队的实力,大量设置炉灶以及其他补给物品,亲自率领数百骑兵,深入韩楼控制地区。距蓟城一百余里,跟变民军将领陈周的一万余人的步骑混合兵团遭遇,侯渊暗中埋伏,等陈周主力通过后,侯渊发动伏兵,攻击陈周后卫,大破陈周兵团,俘虏五千余人。但不久就把马匹及武器发还,释放他们返回州城。左右参谋人

员劝阻说：“既然捉住贼寇(变民军)，为什么又放他们远走？”侯渊说：“我们的人数太少，不可以打硬仗，必须靠计谋，离间他们的团结，使他们互相猜忌，才能够把他们制服。”侯渊计算被释放的俘虏已经进城，乃率骑兵乘夜前进，天色拂晓时，开始攻击燕郡(北京市)城门。韩楼果然怀疑回城的被俘过的士卒，已被收买作为侯渊的内应，霎时间大为惊恐，出城逃走。侯渊追击，生擒韩楼，幽州秩序恢复。中央任命侯渊当平州督导官(刺史)，镇守范阳(平州州政府本设肥如〔河北省卢龙县〕，今迁范阳〔河北省涿州市〕)。

最初，中央任命征东将军刘灵助，兼国务院左副执行长(尚书左仆射)，前往濮阳(河南省濮阳市)、顿丘(河南省清丰县)一带，慰劳安抚从幽州逃出来的难民，刘灵助趁势率领难民北上返乡，会合侯渊，共同击灭韩楼。中央遂任命刘灵助当幽州执行官(行幽州事)，擢升车骑将军、中央驻幽平营安四州特遣政府总监(幽平营安四州行台)。

**22** 变民首领皇帝万俟丑奴，攻击北魏帝国东秦州(州政府设杏城〔陕西省黄陵县〕)，攻克，斩督导官(刺史)高子朗。

**23** 冬季，十月一日，南梁帝国皇帝萧衍再设“四部无遮大会”(信徒宽容祈祷大会)，僧侣及世俗平民五万余人参加。会毕，萧衍乘坐用黄金装饰的御车回宫，登太极殿，大赦，改年号中大通(之前是大通三年，之后是中大通元年)。

**24** 北魏帝国任命前最高监察长(司空)萧赞(萧综)当宰相(司徒)。

**25** 十一月一日，变民首领燕王就德兴，向北魏帝国政府投降(就德兴事，参考五二四年)，营州(州政府设龙城〔辽宁省朝阳市〕)战乱平息。

**26** 十一月二十九日，北魏帝国任命城阳王元徽当太保，丹阳王萧赞（萧综）当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雍州（州政府设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督导官（刺史）长孙稚当宰相（司徒）。

**27** 十二月四日，南梁帝国兖州督导官（刺史）张景邕、荆州督导官（刺史）李灵起、雄信将军萧进明叛变，投降北魏帝国。（胡三省原注：“三人都是南梁北方边界民间强族豪门，给一个督导官〔刺史〕、将军头衔，表示政府对他们的重视。”）

**28** 南梁帝国皇帝萧衍任命陈庆之当北兖州（州政府设江苏省淮阴市）督导官（刺史）。有变民首领僧强，自称天子；当地豪门蔡伯龙，聚集民众，武装响应，兵力达到三万人，攻陷北徐州（州政府设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陈庆之讨伐，斩僧强、蔡伯龙。

**29** 北魏帝国任命岐州（州政府设陕西省凤翔县）督导官（刺史）王黑，兼南秦州（州政府设骆谷城〔甘肃省成县西〕）执行官（行南秦州事）。王黑设计诱捕州境内的盗匪，全部诛杀。

## 公元五三〇年 庚戌

南梁武帝中大通	二年	(皇帝刘纘升神嘉六年)
北魏孝庄帝永安	三年	(皇帝万俟丑奴神兽三年)
东海王建明	元年	(皇帝王庆云元年)
		(魏王元悦更兴元年)

1 春季，正月十三日，北魏帝国(首都洛阳)益州(州政府设晋寿〔四川省广元市〕)督导官(刺史)长孙寿、梁州(州政府设陕西省南郑县)督导官(刺史)元儒等，派军攻击投降南梁帝国的巴州(州政府设四川省巴中县)督导官(刺史)严始欣，斩首。南梁帝国派出将军萧玩等率军增援，也战败被杀，逃亡及战死的有一万余人。

2 正月二十五日，北魏帝国东徐州(州政府设下邳〔江苏省邳县〕)居民吕文欣等，格杀督导官(刺史)元大宾，占领州城，叛变。北魏帝国政府派法务部长(都官尚书)、平城(山西省大同市)人樊子鹄讨伐；二月八日，斩吕文欣。



3 变民首领、皇帝万俟丑奴，扰乱关中(陕西省中部)，北魏帝国太原王尔朱荣，派武卫将军贺拔岳讨伐。贺拔岳秘密对他的老哥贺拔胜说：“万俟丑奴是一个劲敌，如果不能取胜，固然有罪；即令取胜，恐怕嫉妒诬陷的谗言，将应运而生。”贺拔胜说：“那么，如何才好？”贺拔岳说：“最好是由尔朱家派一个人当主帅，我做他的助手。”贺拔胜报告尔朱荣，尔朱荣大为高兴，命尔朱天光“使持节”(一级权力)，当雍岐四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二雍、二岐诸军事)、骠骑大将军、雍州督导官(刺史。二雍：雍州〔州政府设陕西省西安市〕、北雍州〔州政府设陕西省耀县〕，二岐：岐州〔州政府设陕西省凤翔县〕、南岐州〔州政府设陕西省凤县〕)，任命贺拔岳当左翼总司令官(左大都督)；征西将军、鲜卑人侯莫陈悦(侯莫陈，三字姓)，当右翼总司令官(右大都督)，同时作尔朱天光的助手，共同讨伐万俟丑奴。

尔朱天光出发时，尔朱荣只配备给他嫡系部队士卒一千人，其他则动员洛阳以西各路兵马，交他指挥。当时，“赤水蜀”(陕西省郑县北巴蜀〔四川省〕移民)变民军，封锁道路，皇帝元子攸下诏，命总监督长(侍中)杨侃，先去安慰解释，并命他们捐献战马，“赤水蜀”疑惧，不肯接受。尔朱天光军抵达潼关，不敢前进，贺拔岳说：“赤水蜀不过一小撮鼠辈，你尚且犹豫，如果遇到大敌，还打什么仗！”尔朱天光说：“今天的事，全交给你！”贺拔岳遂在渭水北攻击“赤水蜀”，大破“赤水蜀”变民军，俘获战马二千匹，挑选变民军中的壮士，编入政府军当兵，同时征收马税，加起来有一万余匹，但仍因军队太少，不敢再进。尔朱荣大怒，派骑兵军事参议官(骑兵参军)刘贵，坐政府驿马车到大营，责备尔朱天光，打他一百军棍，派二千人增援。

三月，万俟丑奴亲自率他的部众，包围岐州(陕西省凤翔

县)，派他的中央特遣全权政府总监（大行台）尉迟菩萨、国务院副执行长（仆射）万俟卬，从武功（陕西省武功县）南渡渭水，攻击北魏帝国营垒；尔朱天光派贺拔岳，率骑兵一千人增援，而尉迟菩萨等，已铲除拒马栅而回。贺拔岳故意格杀变民军的官员及平民，用以激怒尉迟菩萨。此时，尉迟菩萨率步骑兵二万人，已渡过渭水，抵达北岸，贺拔岳率轻装骑兵数十人，在渭水南，隔河跟尉迟菩萨对话，强调帝国威势；尉迟菩萨派传达员传话，贺拔岳大怒说：“我跟尉迟菩萨对话，你是什么人！”一箭把传达员射死。明日，贺拔岳再率骑兵一百余人，隔水向变民军喊话，一面喊话，一面向东移动，直到河床最浅的地方，贺拔岳好象受到惊吓，突然间策马向东狂奔。变民军认为他恐惧逃走，立刻抛下步兵，用轻装骑兵，在浅水处渡过渭水，在后追击。贺拔岳早在前面横冈一带，设下伏兵，严阵以待，变民军一半越过横冈，到了冈东，贺拔岳回军攻击，伏兵同时发动，变民军大败逃走，贺拔岳下令：下马的不杀！变民军士卒纷纷抛弃马匹，一会工夫，俘虏三千人，连同全部马匹，遂生擒尉迟菩萨。贺拔岳率军北渡渭水，变民军投降的步兵有一万余人，军用物资也由贺拔岳夺取。万俟丑奴接到报告，放弃岐州（陕西省凤翔县），向北逃回安定（甘肃省泾川县），在平亭（泾川县北）设置大营。尔朱天光这才自雍州（州政府设陕西省西安市）到岐州（州政府设陕西省凤翔县），跟贺拔岳会师。

夏季，四月，尔朱天光进抵渭水（在陕西省泾县注入渭水）及渭水之间，逗留休息，不再前进，对外宣称：“天气快要变热，不适宜行军，等到秋季凉爽，再作进一步打算。”捕获万俟丑奴的间谍，全部释放他们回去，万俟丑奴相信这项情报，遂命他的部众，四散到细川（甘肃省灵台县境）耕田；而命全国武装部

队总司令(太尉)侯伏侯元进(侯伏侯, 三字姓), 率军五千人, 据守险要, 设立指挥部; 其他一千人以下的小部队, 分别派到其他地方, 筑营布阵。尔朱天光知道万俟丑奴的力量已经分散, 于是, 一天晚饭时候, 开始行动, 在严密戒备下, 各军相继出发, 拂晓, 开始攻击侯伏侯元进指挥部, 攻克, 所有俘虏, 全部放回。万俟丑奴还没有陷落的各营, 听到消息, 纷纷投降。尔朱天光昼夜不停前进, 抵达安定(甘肃省泾川县)城下, 万俟丑奴任命的泾州督导官(刺史)侯几长贵(侯几, 复姓), 献出城池, 投降。万俟丑奴放弃平亭(泾川县北)逃走, 打算投奔高平(甘肃省固原县), 尔朱天光派贺拔岳率轻装骑兵追击, 二十二日, 追到平凉(甘肃省平凉市)。变民军还没有集中成阵, 直阁警卫官(直阁)、鲜卑人侯莫陈崇(侯莫陈, 三字姓), 单人匹马, 冲入变民军, 在马上生擒万俟丑奴; 于是大声宣布战果, 变民军霎时间奔走逃命, 没有人敢挺身阻截, 而北魏政府军后继的骑兵部队, 越来越多, 变民军遂完全崩溃。尔朱天光进逼高平(甘肃省固原县), 城中变民军逮捕萧宝寅, 投降。

4 四月二十七日, 南梁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政府, 任命吐谷浑汗国(青海省)可汗(十四任)慕容佛辅, 当西秦州、河州督导官(刺史。不过一个虚衔)。

5 四月二十九日, 北魏帝国因关中(陕西省中部)战乱平息, 大赦。万俟丑奴、萧宝寅被押解到首都洛阳, 捆绑在阊阖门(洛阳西城北头第一门)外闹市, 象马戏团一样, 任凭人民围绕参观, 长达三天之久。丹阳王萧赞(萧综)上疏, 请求饶恕萧宝寅一命; 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李神儁、禁宫侍从长(黄门侍郎)高道穆, 一向跟萧宝寅感情浓厚, 也参与营救, 向皇帝元子攸报告说:“萧宝寅叛变, 在前任政府时代。”正巧, 传诏官

(应诏)王道习，从外边进来，元子攸问王道习：“你在外面听到些什么？”王道习说：“只听说李部长(李神儒)和高侍从长(高道穆)，跟萧宝寅的关系，很是亲密，而又高居可以发言的重要地位，一定有办法保全老友。他们的说辞一定是：‘萧宝寅叛逆行为，是前任政府时代的事。’可是，萧宝寅当万俟丑奴的皇家师傅(太傅)，岂不是陛下在位时的事！叛徒不加铲除，国法将审判谁？”元子攸乃下诏，命萧宝寅在驴马场(驼牛署)自杀。面把万俟丑奴押解大街之上，斩首。

6 六月十三日，南梁帝国皇帝(一任高祖，武帝)萧衍，改封归降的北魏帝国汝南王元悦为魏王。(元悦归降事，参考五二八年。请求回国，萧衍批准事，参考五二九年。今年离京〔首都建康〕出发，改封魏王，萧衍不忘情在北魏帝国境内建立一个傀儡政权。)

7 六月十四日，北魏帝国皇帝元子攸下诏，胡太后(灵皇后)的亲属，有爵位或在政府中担任官职的，一律撤爵免官，贬黜为平民。

8 六月十六日，南梁帝国任命北魏帝国归降的将领范遵(元颖的舅父)，当安北将军，兼北魏京畿卫戍总司令官(司州牧)，护送元悦北返。

9 变民首领万俟丑奴溃败之后，东自泾州(州政府设甘肃省泾川县)、邠州(州政府设甘肃省宁县)，西到灵州(宁夏灵武县)，所有变民军，全向北魏帝国政府投降。只有万俟丑奴所任命的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万俟道洛，率军六千人，逃入深山，拒绝投降。当时，高平(宁夏固原县)地区，大旱成灾，尔朱天光因马匹缺少草料，退到城东五十里扎营，只派司令官(都督)长孙邪利，率二百人，当原州(改高平镇为原州)执行官(行

原州事)，镇守州城。万俟道洛跟城中居民秘密结合，发动突袭，击杀长孙邪利和他所率的二百人。尔朱天光率军讨伐，万俟道洛出城迎战，失败，率部众向西逃入牵屯山（宁夏固原县西），固守险要。尔朱荣因尔朱天光损失大将长孙邪利，又不能生擒万俟道洛，再派人打尔朱天光一百军棍，用皇帝元子攸的名义，下诏贬黜尔朱天光当抚军将军、雍州督导官，降为侯爵。

尔朱天光率军进入牵屯山，追击万俟道洛；万俟道洛失败，逃走，退入陇山（甘肃、陕西二省交界处），投奔另一变民首领、略阳（甘肃省清水县）人王庆云。万俟道洛勇敢果断，没有人可跟他相比。王庆云得到他，大为兴奋，认为帝王大业，可以建立，遂在水洛城（甘肃省庄浪县东南）登极称帝，组织中央政府，设立文武百官；任命万俟道洛当最高统帅（大将军）。

秋季，七月，尔朱天光率各路人马，进入陇山地区，抵达水洛城；王庆云、万俟道洛出城迎战，尔朱天光一箭射中万俟道洛的手臂，万俟道洛的弓被震掉地下，急忙回马，尔朱天光乘势攻克水洛东城。变民军合力保卫水洛西城，城中没有水，部众口渴难忍，体力疲乏。投降政府的变民军，告诉尔朱天光说：“王庆云、万俟道洛，打算逃走。”尔朱天光恐怕二人突围成功，就派使节进城游说王庆云，促使他早日投降，使节说：“如果你一时不能决定，需要听取意见，今天晚上不妨跟大家讨论，明天早晨再作答复。”王庆云等希望政府军暂且停止攻击，使变民军稍稍休息，等夜晚来时，冲出重围，遂乘势说：“请等到明天。”尔朱天光对变民军使节说：“知道你们需要饮水，我特地向后略作撤退，随你们汲取涧水解渴。”变民军十分高兴，不再考虑逃走。尔朱天光秘密命士卒大量制造木枪，枪长七尺，黄昏之后，围绕城池，安放拒马枪，重要的道路之上，纵深更特别加厚。又

在拒马枪之间，埋伏士卒，防止变民军逃走时横冲直撞。同时秘密掘制长梯，集中水洛城北。当天夜晚，王庆云、万俟道洛，果然率骑兵突围，遇到拒马枪，马受重伤，倒地不起，而政府军发动伏兵，当场生擒二人。政府军顺着长梯，攀登进城；变民军残余部众，涌出南城逃命，遇到拒马枪，无法走动，束手无策，只好投降。七月三日，尔朱天光要他们缴出武器，然后全体阡杀，死一万七千人，再拆散他们的家属，分别配给出征官兵。于是，秦州(州政府设甘肃省天水市)、东秦州(州政府设杏城〔陕西省黄陵县〕)、南秦州(州政府设骆谷城〔甘肃省成县西〕)、河州(州政府设枹罕〔甘肃省临夏市〕)、渭州(州政府设甘肃省陇西县)、瓜州(甘肃省敦煌市)、凉州(甘肃省武威市)、鄯州(青海省乐都县)的变民，全都投降。

尔朱天光驻军略阳(甘肃省清水县)，皇帝元子攸下诏，恢复尔朱天光的官职和爵位；不久，再加授他：总监督长(侍中)、仪同三司(宰相级)；任命贺拔岳当泾州(州政府设甘肃省泾川县)督导官(刺史)、侯莫陈悦当渭州(州政府设甘肃省陇西县)督导官(刺史)。秦州(州政府设甘肃省天水市)变民阴谋杀督导官(刺史)骆超，南秦州(州政府设骆谷城〔甘肃省成县西〕)变民阴谋杀督导官(刺史)辛显；骆超、辛显都在事先发觉，逃奔尔朱天光，尔朱天光派军削平两地叛乱。

步兵指挥官(步兵校尉)宇文泰，追随贺拔岳入关(潼关)，因有战功，擢升征西将军、原州(州政府设高平〔宁夏固原县〕)执行官(行原州事)。当时，关陇(陕西及甘肃二省)地区，残破凋零，宇文泰建立威信，用恩德待人，人民都感动欢腾，说：“早些时如果宇文先生当我们的长官，我们怎么肯去犯上作乱！”(一句话包括千言万语：“中国民变，都是官逼民反！”民想不反，都

不可得！)

10 八月七日，南梁帝国皇帝萧衍，在宫城德阳殿设宴，给即将北返的魏王元悦饯行，派军把他送到边境。

11 北魏帝国太原王、天柱大将军尔朱荣，虽身居外藩，却有效地遥控京师(首都洛阳)，把他的亲信党羽，安插在元子攸左右，侦察动静。中央政府无论大事小事，尔朱荣统统知道。元子攸虽然受尔朱荣控制，但他性情勤快，喜爱政治，从早到晚，从不疲倦，不断的亲自审理司法诉讼事件，清查及昭雪冤狱。尔朱荣得到报告，大不高兴。元子攸又跟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李神儁，商议整顿政府人事；尔朱荣曾经关照文官部(吏部)，用某人当曲阳(山西省曲阳县)县长，李神儁认为某人的资格太低，不肯奏报，而另派别人。尔朱荣大怒，命某人前往驱逐新任县长，而自己径行就职；李神儁大为恐惧，急忙辞位；尔朱荣命国务院左副执行长(尚书左仆射)尔朱世隆，兼任文官部长(摄选)。尔朱荣请求用北方人当黄河以南各州州长，元子攸不肯；太宰元天穆入宫当面请求，元子攸仍不允许。元天穆说：“天柱(天柱大将军尔朱荣)既立有大功，当帝国的宰相，如要撤换天下所有的官，恐怕陛下也不能违背。何况只任命几个人当州长，怎能轻率地拒绝！”元子攸严正地说：“天柱(尔朱荣)如果不当臣属，连我也可以撤换！如果他仍坚持臣属的立场，就没有撤换天下所有官员的道理！”尔朱荣听到报告，大为怨恨，说：“天子是靠谁坐上宝座的，今天居然不听我的话。”

尔朱皇后(尔朱荣的女儿)性情嫉妒，为了争风吃醋，不断忿怒怨恨。元子攸命尔朱世隆向她劝解，尔朱皇后说：“天子，是我们家教他当的，今天却是这个样子。我爹本来自己要干，今天仍然可以再作决定。”尔朱世隆说：“他只是自己不做，如果那

时他说的话，我今天也封了亲王。”

元子攸外受尔朱荣的压制，内受尔朱皇后的逼迫，心情忧郁，甚至不认为当皇帝是一件乐事。唯一庆幸的是，各地变民没有平息，继续跟尔朱荣不分胜负，互相僵持。后来，关陇（陕西及甘肃二省）地区平定，捷报传到京师（首都洛阳），元子攸并不十分高兴，对国务院最高执行长（尚书令）、临淮王元彧说：“从此，天下再没有贼盗。”元彧看见元子攸一脸不愉快，就说：“我恐怕贼盗平息之后，陛下的忧虑，才真正开始。”元子攸恐怕有人对他们之间的对话感到奇怪，急忙用其他的话掩饰，说：“你说得对，安抚战后残生，更不容易。”尔朱荣看见全国秩序恢复，四方升平，上疏说：“军事参议官（参军）许周，劝我接受九锡（九锡，参考四年），我对他的言论，十分厌恶，已申斥责备，免职开除。”尔朱荣时常盼望得到非常礼敬，所以故意提出，作为对中央暗示，元子攸本来也不愿给他，遂顺水推舟，赞叹尔朱荣忠心。

尔朱荣喜爱狩猎，不管春夏秋冬，都要出动；每次完成包围圈，向前推进，都令全体官兵，必须整齐画一，即使遇到危险阻碍，也不准逃避；所以，只要有一只鹿溜出包围圈，定有数人被指控有罪处死。曾经有一个士卒，看见老虎时逃掉，尔朱荣问他：“你难道是怕死？”即行斩首。从此，每逢狩猎，士卒如同身在战场。曾经有一次，在一个荒僻险恶的山谷之中，发现老虎，尔朱荣命十余人，赤手空拳捕捉，但不准伤害老虎，死于虎口的有数人之多，最后总算生擒。尔朱荣认为狩猎是一种娱乐，只他的部属却深感痛苦。太宰元天穆，在尔朱荣心情好时，意态安闲地说：“大王的勋业，已经鼎盛，四方太平，最紧要的事莫过于减少政治干预，使人民获得体养，而顺应时令，只



在冬季狩猎(《礼经》:春天选种,夏季除草,秋季收割,冬季狩猎),为什么在盛夏炎热季节,到山林中追逐奔跑,伤害天地和平之气。”尔朱荣卷起袖子说:“胡太后(灵后)那个婆娘,立身不正,我们打倒她,另行拥护一位天子(元子攸),乃是臣属应尽的普通节操。葛荣之辈,本来就是奴才,乘机起来作乱,好象一个逃走的家奴,捉拿回来,事情也就结束。而我,近来深受大恩,却不能统一中国,怎么能够谈到勋业!仿佛听说,中央政府官员的生活,仍跟从前一样,奢侈放纵。今年秋季,我打算跟你一起动员兵马,在嵩山比赛狩猎,命那些贪赃枉法的高官显宦,到围场中捕捉猛虎。然后,挥军南下,穿过鲁阳(河南省鲁山县),踏遍三荆(荆州〔州政府设河南省邓县东南〕、东荆州〔州政府设江苏省淮安市〕、南荆州〔州政府设湖北省枣阳县东]),制服所有蛮族,把他们送到北方荒凉残破的六镇(六镇,参考四八四年)。在班师回军途中,扫平汾州(州政府设蒲子城〔山西省隰县])的稽胡(匈奴一支)。明年,挑选精锐骑兵,分别渡过淮河、长江,萧衍如果投降,我将请求封他万户侯爵;如果不投降,我就率数千人骑兵,把他逮捕归案。然后,与你上奉天子,巡游四方,到那时候,才可以称作勋业。现在如果不经常狩猎,士卒就会懈怠,怎能使他们作战!”

城阳王元徽的正妻,是元子攸舅父的女儿;总监督长(侍中)李彧,是李延寔的儿子、元子攸的姐夫。元徽和李彧,都想得到元子攸的宠信,掌握大权,认为尔朱荣对自己有害,每天在元子攸面前,诋毁尔朱荣,劝元子攸把尔朱荣铲除。元子攸鉴于河阴屠杀(参考五二八年)的残酷,恐怕尔朱荣终有一天会翻脸无情,暗中也有谋杀尔朱荣的想法。总监督长(侍中)杨侃、国务院右副执行长(尚书右仆射)元罗,同时参与这项密谋

(元罗，是元叉的老弟)。

正巧，尔朱荣请求到京师(首都洛阳)朝见，打算照顾他女儿朱皇后分娩。元徽等建议元子攸趁尔朱荣入宫的时候，把他刺死。只有胶东侯李侃晞、济阴王元晖业反对，说：“尔朱荣如果前来，定有戒备，恐怕无法下手。”也有人建议，现在就诛杀尔朱荣所有的党羽，出动军队，拒绝尔朱荣南下。元子攸迟疑，不敢贸然决定，而洛阳居民，人人忧愁恐惧，立法院主任立法官(中书侍郎)邢子才之流，恐怕发生事故，都纷纷逃出京师(首都洛阳)，向东而去。尔朱荣遂给中央政府官员，每人发一封信，声明：或离开或留下，完全尊重各人意愿，绝不勉强。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温子升，把信呈给元子攸，元子攸一直盼望尔朱荣不来，看到这封信，知道尔朱荣非来不可，不觉面色沉重。邢子才，本名邢劭，但使用他的别名(因“劭”字冒犯了元子攸老哥无上王元劭)，是邢峦的族弟。当时人往往用别名代替本名，旧史书也跟着使用，没有更改。

武卫将军奚毅，原是尔朱荣的亲信；五二八年春季，尔朱荣派他来往元子攸处，传递讯息(参考五二八年)；元子攸对他十分期许敬重，但念及他毕竟是尔朱荣的亲信，不敢对他谈到实情。奚毅说：“如果一定发生事变，我宁可为陛下而死，不愿事奉契胡。”(“契胡”，匈奴民族的一支，尔朱荣所属。)元子攸说：“我敢保证，天柱(尔朱荣)没有二心，同时，也不忘记你的忠诚。”

国务院左副执行长(尚书左仆射)尔朱世隆，警觉到皇帝元子攸将采取行动，遂自己写了一张纸条，贴在自己家门之上，说：“天子与杨侃、高道穆等设计，打算格杀天柱(尔朱荣)。”然后揭下来呈给尔朱荣。尔朱荣仗恃自己的强大，根本不放在心上，把尔朱世隆的信，用手撕掉，朝地上唾口水，说：“世隆胆

小如鼠，谁敢？”尔朱荣的正妻北乡长公主（尔朱荣的正妻不是元姓皇家女儿，而是因尔朱荣有功，特封公主），也劝尔朱荣不要前往京师，尔朱荣不理。

本月（八月），尔朱荣率骑兵四五千，从并州（州政府设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出发；当时无论政府或民间，都认为：“尔朱荣叛变！”又传言：“天子一定要害尔朱荣。”九月，尔朱荣抵达洛阳，元子攸打算立即就把他格杀，但因太宰元天穆留在并州，恐怕成为后患，所以一直忍耐，不能发动，于是，征召元天穆进京（首都洛阳）。有人警告尔朱荣说：“皇上要除掉你！”尔朱荣立即奏报元子攸，元子攸说：“外面的人也说大王要除掉我，怎么能够相信！”尔朱荣遂认为自己绝对安全，每次进宫晋见皇帝，卫士不过数十人，而又徒手不带武器。元子攸打算停止发动，城阳王元徽说：“他纵然不叛变，也不能容他，何况，谁敢保证他不叛变！”

最初，彗星穿过中台星，横扫大角星。（“长星出中台，扫大角。”长星就是彗星。依《晋书·天文志》：三台六星：上阶上星代表帝王，上阶下星代表女主，中阶上星代表封国国君及三公，中阶下星代表部长及国务官，下阶上星代表知识分子，下阶下星代表平民。中阶，也称中台。）恒州（州政府设平城〔山西省大同市〕）人高荣祖，相当了解天文，尔朱荣问他，高荣祖回答说：“这预兆革除旧弊端，开创新局面。”尔朱荣很是高兴；抵达洛阳后，中央特遣政府助理官（行台郎中）李显和说：“天柱（尔朱荣）入京（首都洛阳），怎么能不加授九锡（九锡，参考四年），难道要大王（尔朱荣）亲自索取？从这一点，可看出天子（元子攸）是何等的不识相。”司令官（都督）郭罗察说：“今年可真用得着让位文告，何止九锡！”军事参议官（参军）褚光说：“有人说并

州(州政府设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城上有紫气，不愁不应验到天柱(尔朱荣)身上。”尔朱荣部属，全都凌辱皇帝左右人士，随口詈骂，毫无忌憚，所以这些话都一一传到元子攸耳中。

奚毅再一次晋见元子攸，请求单独面谈，元子攸走下明光殿，跟他密语，肯定他的忠诚，遂召见城阳王元徽、总监督长(侍中)杨侃、李彧，转告奚毅的话。尔朱荣最小的女儿，嫁给元子攸的侄儿、陈留王元宽，尔朱荣曾经指着元宽说：“有一天，我终于会得这个女婿的帮助。”元徽报告元子攸，说：“尔朱荣认为你最后非对他伤害不可，假如要立太子，一定要选择小娃，假如皇后不生太子，就会立陈留王(元宽)。”元子攸做梦，梦见自己拿刀，砍掉自己十个手指，心里厌恶，告诉元徽和杨侃，元徽说：“毒蛇咬手，壮士断腕，砍下手指，也是一样，是吉祥之兆。”

九月十五日，元天穆抵达洛阳，元子攸亲自出城迎接。尔朱荣跟元天穆，一同随元子攸入宫，到西林园饮宴、射箭，尔朱荣说：“近世以来，侍从官员都不会武艺，陛下最好是率五百骑兵出城狩猎，休息休息审理官司的辛劳。”之前，奚毅透露风声，说尔朱荣计划趁皇帝出猎的机会，挟持他迁都；因此，尔朱荣的话使元子攸更加疑惧。

九月十八日，元子攸召见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温子升，告诉他诛杀尔朱荣的决心，并询问当年诛杀董卓故事，温子升报告事情经过，元子攸说：“王允如果允许赦免凉州人，一定不会弄成那种结局。”(参考一九二年)思虑很久，对温子升说：“我现在的处境，你所深知，即令是死，还要去做，何况不一定死！我宁愿当曹髦(曹魏帝国四任帝)而死(参考二六〇年)，也不愿当曹奂(曹魏帝国五任帝)偷生(参考二六五年)。”元子攸判断：诛

杀尔朱荣、元天穆后，立即下诏大赦，尔朱荣的党羽绝不会反击。传诏官（应诏）王道习说：“尔朱世隆、司马子如、朱元龙，都受尔朱荣的宠爱信任，对中央政府的弱点，知道得十分清楚，也应一并除掉。”元徽和杨侃都说：“如果尔朱世隆不能保全，尔朱仲远（徐州督导官〔刺史〕）、尔朱天光（雍州督导官〔刺史〕），怎么可能归附中央！”元子攸也认为如此。元徽说：“尔朱荣常佩腰刀，情况一旦紧急，可能发出凶性，出手伤人，事情发生时，陛下最好是起身躲开。”于是，杨侃等十余人，埋伏明光殿东。当天（九月十八日），尔朱荣跟元天穆，同时入宫，坐下来进食，还没有吃完，即起身告辞，杨侃等从东厢台阶上殿，看见尔朱荣、元天穆已走到大庭，来不及发动。

九月十九日，是元子攸的忌日（父母逝世之日）。九月二十日，是尔朱荣的忌日（父母逝世之日）。九月二十一日，尔朱荣进宫稍作停留，就到陈留王元宽家饮酒，饮得酩酊大醉，遂声称发病，一连几天，都没有到金銮宝殿出席早朝，元子攸的阴谋也稍稍泄漏，尔朱世隆再报告尔朱荣，并且劝尔朱荣迅速采取行动。尔朱荣一向看不起元子攸，认为他是无能之辈，说：“有什么值得紧张！”

而参与元子攸阴谋的人，却开始恐惧，元子攸十分担心。城阳王元徽说：“就说皇后生太子，尔朱荣一定入宫，乘机把他诛杀。”元子攸说：“皇后怀孕才九个月，可不可以？”元徽说：“妇女提前生产的太多了，他绝不会怀疑。”元子攸同意。九月二十五日，元子攸在明光殿东厢，设下伏兵，声称皇子降生，派元徽骑马飞奔到尔朱荣宅报告；尔朱荣正跟上党王元天穆赌博，元徽摘下尔朱荣的帽子，盘旋舞蹈祝贺，此时，从皇宫派出召唤尔朱荣进宫的文武百官，一迭连声的催促，尔朱荣遂完全相信，

跟元天穆一起入朝。元子攸听到尔朱荣已来，脸色大变，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温子升警告说：“陛下脸色大变！”元子攸连连索酒来喝，命温子升撰写大赦令。温子升完稿之后，拿着出宫，正巧尔朱荣从外面进来，问说：“你手里是什么文件？”温子升镇静如常，回答说：“圣旨。”尔朱荣竟没有要过来过目，即行入宫。元子攸坐在东厢下，面向西方，尔朱荣、元天穆，坐在御座的右边，面向东南方。这时，元徽进殿，刚刚行礼，就在这一刹那，宫廷禁卫官副司令(光禄少卿)鲁安、御厨房尝食官(典御)李侃晞等，抽出佩刀，从东厢门闯入，尔朱荣一跳而起，直扑元子攸，元子攸事先把一把刀横在膝下，遂把尔朱荣劈倒；鲁安等挥刀乱砍，尔朱荣(年三十八岁)与元天穆，同时被杀；尔朱荣的儿子尔朱菩提(年十四岁)，及车骑将军尔朱阳睹等三十人，随尔朱荣入宫，也被伏兵格毙。元子攸拿起尔朱荣的手版(即“笏”，作备忘录之用)，上面有数条记事，都是皇帝左右应排除和应任用的人名，不是尔朱荣的心腹，全都逐出宫廷。元子攸说：“这个无赖如果过了今天，对他就无法制服。”消息传出，宫内宫外，一片欣喜，欢呼之声，震动洛阳，文武百官，纷纷进宫道贺。元子攸登阊阖门，下诏大赦，派武卫将军奚毅、前燕州督导官(刺史)崔渊等，率军镇守北中(黄河大桥北)。当天(九月二十五日)夜晚，北乡长公主率尔朱荣留在京师(首都洛阳)的部众，纵火焚烧西阳门，出城驻屯河阴(河阴屠杀故地)。

魏收曰：

尔朱荣身为帝国的将帅，凭部属对他的效忠，正巧碰上皇帝(九任肃宗)元诩中毒而死，人民怨恨，神灵愤怒，遂有扶危救亡的大志，支援旧主，驱逐邪恶，这是上天为

他打开大门。当时，上下离心，文武解体，渴望有人发出忠义的声音，像姜小白(桓)、姬重耳(文)一样，兴起勤王之师。果然，尔朱荣一帆风顺，战马不曾出汗，政府和民间，全都顺从，拥护亲王(元子攸)登极，政府主持有人，祭祀皇家祖先，配享上天香火，帝国旧有传统，毫无损害。之后，生擒葛荣，诛杀元颢，处死邢杲，翦除韩楼，万俟丑奴与萧宝寅，全都绑赴刑场，砍下人头；这些民变首领，割据一方，并不是小小的偷鸡摸狗之辈，占一个城池或一个村落而已。假如不是尔朱荣竭尽全力，消除灾难，则真不知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尔朱荣所建的功勋，岂不盛大。可是，他一开始就有非分的妄想，企图夺取宝座，而又把胡太后及元钊(十任帝少主)，沉入黄河，永不复返。河阴之役，高贵的官员全被屠杀，这正是受人神谴责，终于被灭之故。假如当初尔朱荣没有犯下奸诈残忍的错误，而以道德仁义自勉，则伊尹、霍光，又算什么！然而到了后来，虽没有叛变的事迹，却受到猜忌，仓卒横死！蒯彻所以游说韩信(参考前二〇三年)，原因在此。

柏杨曰：

尔朱荣先生跟董卓先生是一个窑里烧出的货色，董卓走过的脚步，尔朱荣小心翼翼踏着前进。一个不懂政治的暴徒，而又非教他作政治决定不可时，结局是可以预期的：害人害己。

然而，即令尔朱荣先生懂得政治，悲剧也不可避免，如果尔朱荣像魏收先生所盼望的，先修道德仁义，则结果恐怕仍要受到诛杀。皇帝绝不允许一个使自己芒刺在背的人，

长期站在身旁。尔朱荣如果用严密的戒备，得免一死，也不过是曹操第二，由他或他的后裔发动不流血政变——也就是禅让，夺取政权。

专制封建政治运作中，帝王一旦被踢下宝座，而靠别人把他再扶上去，他就像陷在流沙里的虫豸，不挣扎还好，越挣扎就陷得越快、越深。这是政治制度的结，道德仁义无法解开，只有政治制度才可以解开。

首都卫戍司令官(卫将军)贺拔胜，跟尔朱荣党羽田怡等，得到尔朱荣被杀消息，投奔尔朱荣家。当时宫城各门还没有严格防守，田怡等商议立即发动攻击，贺拔胜劝阻说：“天子既做出这种大事，定有充分戒备，我们的人少，怎么可以轻率从事。现在应该闯出洛阳城，再作打算。”田怡才停止。后来，尔朱世隆等出城，贺拔胜却不肯追随，元子攸对他至为嘉许。禁宫侍从长(黄门侍郎)朱瑞，虽是尔朱荣推荐，但他跟政府官员相处很好，元子攸对他也很尊重，所以朱瑞追随尔朱世隆逃走，中途又折回洛阳。

尔朱荣对特级国务官(金紫光禄大夫)司马子如，一向厚待，尔朱荣死，司马子如从宫中奔出，到尔朱荣宅，抛弃自己的家，随北乡长公主逃出洛阳城。尔朱世隆打算马上回到北方，司马子如说：“兵不厌诈，现在天下沸腾，只看谁的拳头最大，在这个时候，不可以使人发现我们的脆弱。如果急于北走，恐怕肘腋之下，就生变化。不如分出一部分兵力，据守黄河大桥，回军攻击京师(首都洛阳)，会大出他们意料，说不定可以成功。即令不能成功，也足以展示我们仍有攻击力量，使四方畏惧我们的强盛，不敢背叛离散。”尔朱世隆同意。九月二十六日(尔朱



荣死的次日)，攻击黄河大桥，生擒奚毅等，斩首，入据北中城（黄河大桥北岸）。洛阳政府听到消息，大为恐惧，派前任华阳（陕西省勉县）郡长段育，前往尔朱世隆大营安慰解释，尔朱世隆斩段育，把人头示众。

元子攸任命雍州（州政府设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督导官（刺史）尔朱天光，当总监督长（侍中）、仪同三司（宰相级）。最高监察长（司空）杨津，当并肆九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并肆等九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并州（州政府设晋阳〔山西省太原市〕）督导官（刺史），兼国务院最高执行长（尚书令）、中央驻北方特遣政府总监（北道行台），负责经略黄河、汾水一带。

尔朱荣进入洛阳时，把高敖曹带在身旁，囚禁驴马场（驼牛署。高敖曹被囚事，参考五二八年），尔朱荣死后，元子攸接见他，慰劳勉励。高敖曹的老哥高乾，也从东冀州（州政府设地不详）飞快奔到洛阳，元子攸任命高乾当黄河北钦差大臣（河北大使），高敖曹当值阁将军，派他们回去，招兵买马，作中央声援。元子攸亲自到黄河大桥给二人送行，举起酒杯，指水发誓说：“你们兄弟，都是冀州（河北省中部）豪杰，能使士卒效死疆场，京师（首都洛阳）倘若发生变化，可为我在黄河岸上，扬起尘土。”高乾流泪泣涕，接受圣旨；高敖曹拔剑起舞，誓言以死相报。

冬季，十月一日，尔朱世隆派尔朱拂律归，率匈奴骑兵一千人，白盔白甲（丧服），抵达洛阳外郭城下，索取太原王尔朱荣尸体。元子攸亲登大夏门（洛阳北门之一）眺望，派图书管理员（主书）牛法尚前去解释：“太原王（尔朱荣）效忠帝国，不能有始有终，阴谋叛变，国法严正，不避至亲，已经明正典刑，犯罪只尔朱荣一人，其余的人全都不问。你们如果投降，官职爵

位，跟过去一样。”尔朱拂律归说：“我们追随太原王（尔朱荣）进京（首都洛阳）朝见，忽然受到天下奇冤，我们不忍心空手而返，只盼望把太原王（尔朱荣）的尸体运回，即令是死，也没有遗恨。”说到伤心之处，哭泣流泪，悲哀不能自制，匈奴士卒都放声大哭，声震都城，元子攸也感到悲怆，派总监督长（侍中）朱瑞，携带免死铁券，赏赐给尔朱世隆，尔朱世隆对朱瑞说：“太原王（尔朱荣）功劳，与天地同大，赤胆忠心，奉献帝国。长乐王（元子攸）不顾念信誓旦旦，竟把他冤枉杀害，今天，铁券上的两行字，怎么可以信任。我们替太原王（尔朱荣）报仇，没有投降之理。”朱瑞回来，报告元子攸，元子攸立即把仓库里的东西，运到洛阳西门外，招募敢死勇士，讨伐尔朱世隆，一日之间，集结一万人，于是在郭城之外，跟尔朱拂律归等会战，尔朱拂律归等是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洛阳人从不熟悉战斗，虽然人数十倍于尔朱拂律归，屡次战斗，仍不能取胜。十月二日，元子攸任命前车骑大将军李叔仁当总司令官（大都督），率军讨伐尔朱世隆。

十月六日，尔朱皇后生下皇子，大赦。元子攸任命立法院总立法长（中书令）魏兰根，兼国务院左副执行长（尚书左仆射），中央驻黄河北特遣政府总监（河北行台）；定州（州政府设中山〔河北省定州市〕）、相州（州政府设邺城〔河北省临漳县〕）、殷州（州政府设河北省隆尧县东），都受魏兰根指挥。

尔朱军仍在洛阳城外，元子攸举行御前会议，文武官员心怀恐惧，不知道如何是好。副总顾问长（通直散骑常侍）李苗，振臂而起，说：“一小撮贼寇就闹成这个样子，政府面临难以预测的忧虑，正是忠臣烈士尽责之日，我虽然不是武士，但请给我一支军队，为陛下摧毁黄河大桥。”城阳王元徽、高道穆，都认

为这是上策，元子攸批准。十月十三日，李苗招募敢死队，从马渚（黄河小岛）上游，夜晚坐船东下，距黄河大桥数里处，放下火船，转眼之间，火船碰上大桥，大桥开始燃烧，火焰冲天。尔朱军留在南岸的士卒，发现火起，争先恐后奔向北岸，一会功夫，黄河大桥中断，淹死的人很多。李苗率一百余人，停泊在一小岛旁，等待南岸政府军援救，而政府军却没有来，尔朱军迫近攻击，李苗左右全都被杀，李苗投入黄河溺死。元子攸伤感惋惜，追赠李苗：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宰相级），封河阳侯，谥号忠烈。尔朱世隆也整顿部队，北返。十月十四日，元子攸下诏，命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源子恭，率步骑兵混合兵团一万人，由西路；杨昱率新招募的将士八千人（洛阳西门外招募），由东路；分别出发，讨伐尔朱世隆。源子恭仍镇守太行丹谷（山西省晋城市东南），兴筑军垒防备。尔朱世隆抵达建州（州政府设高都城〔山西省晋城市〕），督导官（刺史）陆希质闭门抵抗，尔朱世隆攻克，屠城，全城居民不留一人（人间惨事），用以发泄愤怒，只陆希质一人逃生。

元子攸命前东荆州督导官（刺史）元显恭，当晋州（州政府设平阳〔山西省临汾市〕）督导官（刺史），兼国务院左副执行长（尚书左仆射）、中央驻西方特遣政府总监（西道行台）。

12 北魏帝国东徐州（州政府设下邳〔江苏省邳县〕）督导官（刺史）、广牧（山西省寿阳县北）人斛斯椿（斛斯，复姓），一向依附尔朱荣；尔朱荣死后，斛斯椿恐惧，听说魏王元悦由南梁帝国派军护送返国，已到边境，遂率领他的部众，放弃州城，投奔元悦。元悦任命斛斯椿当总监督长（侍中）、最高统帅（大将军）、最高监察长（司空），封灵丘郡公爵，同时担任中央特遣全权政府（大行台）前锋司令官（前驱都督）。

**13 北魏帝国汾州**(州政府设蒲子城〔山西省隰县〕)**督导官**(刺史)尔朱兆,得到尔朱荣的死讯后,自汾州率领骑兵北上,占领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尔朱世隆率军,走到长子(山西省长子县),尔朱兆前来会面。十月三十日,共同推举太原郡长、并州执行官(行并州事)、长广王元晔,继任皇帝(十二任),大赦,改年号建明(此时元子攸的洛阳政府,仍用永安年号)。元晔,是中山王元英的侄儿。元晔任命尔朱兆当最高统帅(大将军),晋封王爵;尔朱世隆当国务院最高执行长(尚书令),封乐平王,加授:皇家师傅(太傅)、京畿卫戍总司令官(司州牧)。同时任命尔朱荣的堂弟尔朱度律当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封常山王;尔朱世隆的老哥、天柱大将军府秘书长(天柱长史)尔朱彦伯,当总监督长(侍中);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督导长**(刺史)尔朱仲远,当车骑大将军,兼国务院左副执行长(尚书左仆射)、中央驻三徐州特遣全权政府总监(三徐州大行台。三徐州:徐州〔州政府设江苏省徐州市〕、北徐州〔州政府设山东省临沂市〕、东徐州〔州政府设江苏省邳县〕)。尔朱仲远率军直指洛阳。

尔朱天光攻克平凉(甘肃省平凉市)时,变民首领万俟丑奴的部将宿勤明达投降,不久,宿勤明达再度叛变,向北逃走,尔朱天光派贺拔岳追击,宿勤明达奔往东夏州(州政府设广武〔陕西省延安市东北〕),贺拔岳听到尔朱荣的死讯,不再穷追,回军泾州(州政府设甘肃省泾川县),等待尔朱天光。尔朱天光跟侯莫陈悦,也东下到陇山(甘肃及陕西二省交界地带)跟贺拔岳会师,准备直扑洛阳,元子攸派朱瑞向尔朱天光解释慰劳;尔朱天光跟贺拔岳商量,打算使元子攸出京(首都洛阳)逃亡,而另行拥护一个新皇帝,遂不断上疏给元子攸说:“我仍然一片忠心,只不过盼望一见陛下,申诉尔朱家的冤枉!”同时命他的部属也上

疏元子攸说：“尔朱天光有背叛的阴谋，请陛下用万全的方法防备。”

范阳(河北省涿州市)郡长卢文伟，引诱平州(州政府设范阳)督导官(刺史)侯渊出城狩猎，然后紧闭城门，拒绝他回城。侯渊率部众驻扎城南，宣布尔朱荣死讯，举行祭悼大典，战备行军南下，抵达中山(河北省定州市)，中央特遣政府副总监(行台仆射)魏兰根阻截，被侯渊击退。

元子攸任命城阳王元徽，兼最高指挥官(大司马)、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总揽全局。元徽当初认为，只要尔朱荣一死，枝叶自然会枯折散落，想不到尔朱世隆等四处起兵，党羽声势，日渐扩大，元徽忧愁恐怖，再想不出因应办法。而且，元徽天性嫉妒，不愿别人的能力高过自己，每次都单独跟元子攸商定谋略，文武官员偶有提出意见的，元徽都劝元子攸不要采纳，而且说：“几撮小贼，何必担心！”又十分吝啬，每次颁发赏赐，品质既劣，数量又少，有时赏赐稍多，往往后悔不迭，中途减削，甚至已到立功者之手，而又追回。所以，虽然浪费财物，却收不到感恩之情。

十一月一日，洛阳政府皇帝(十一任，孝庄帝)元子攸，任命车骑将军郑先护，当总司令官(大都督)，会同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杨昱，共同讨伐尔朱仲远。三日，任命宰相(司徒)长孙稚当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临淮王元彧当宰相(司徒)。四日，下诏命雍州(州政府设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督导官(刺史)、广宗公爵尔朱天光，晋封王爵。

同日(十一月四日)，晋阳政府(山西省太原市)皇帝(十二任，东海王)元晔，封尔朱天光“陇西王”。

尔朱仲远攻击西兖州(州政府设滑台〔河南省滑县〕)，十一月

五日，攻克，生擒督导官(刺史)王衍。王衍，是王肃的侄儿。十一日，元子攸命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官(右卫将军)贺拔胜，当东部剿匪总司令(东征都督)。二十日，任命郑先护兼国务院左副执行长(尚书左仆射)，当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跟贺拔胜共同讨伐尔朱仲远。二十六日，下诏撤销魏兰根中央特遣政府职务，命定州(州政府设中山〔河北省定州市〕)督导官(刺史)薛昙尚，兼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当中央驻北方特遣政府总监(北道行台)。郑先护怀疑贺拔胜的立场，把他的部队远放在营外。二十八日，贺拔胜在滑台(河南省滑县)东与尔朱仲远会战，兵败，投降尔朱仲远。

最初，尔朱荣心情轻松时，曾经问左右说：“一旦没有了我，谁可以统御大军？”大家都肯定尔朱兆，尔朱荣说：“尔朱兆虽然战场上勇不可当，然而他的能力只可以指挥三千骑兵，人数增多，一定混乱。有资格接替我的，只有高欢！”因而警告尔朱兆：“你不是高欢的对手，最后一定被高欢穿透鼻子！”(牛被穿鼻，小娃都可控制它)。遂命高欢当晋州(州政府设平阳〔山西省临汾市〕)督导官(刺史)。后来，尔朱兆率军向洛阳进发，派使节征召高欢，高欢命秘书长(长史)孙腾，晋见尔朱兆，推辞说：“‘山蜀’(山居的巴蜀〔四川省〕移民)变乱，还没有平息，正在讨伐，不应该中途撤手，留下后患。等把‘山蜀’平定，当隔河互相支援。”尔朱兆不高兴，说：“请回去禀告高督导官(刺史)，我做了一个好梦，梦见我跟老爹，登上一座高丘，高丘旁边的土地，已经收割完毕，只剩下马蔺草(叶似韭菜，但茎叶较长较厚，十分坚硬，牛马都不吃)，老爹叫我去拔，手到之处，拔得净光。由此推测，以后作战，战无不克。”孙腾回来报告，高欢说：“尔朱兆疯狂愚蠢到这种地步，而竟敢叛变，我看不能够长久事奉尔朱家了。”

十二月一日，尔朱兆进攻丹谷（山西省晋城市东南），洛阳政府军司令官（都督）崔伯凤战死，另一司令官（都督）史忸龙，打开营门投降，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源子恭退走。尔朱兆率轻装骑兵，加倍速度追击，从黄河大桥西边，涉水渡过黄河，在南岸登陆。之先，元子攸认为黄河既深又宽，判断尔朱兆不可能渡过，想不到当天（十二月一日），水深不超过马腹。三日，暴风陡起，黄尘滚滚，蔽满天空，尔朱兆的骑兵敲打宫门，禁卫军才发觉情形紧急，弯弓射箭抵抗，箭竟无法射出，霎时之间，一哄而散。华山王元鸢，是拔跋斤的玄孙，素来依附尔朱家。元子攸最初听到尔朱兆南下消息，打算亲自率军讨伐，元鸢劝阻说：“黄河深有万丈，尔朱兆怎么能渡过！”元子攸才感到安全，等到尔朱兆入宫，元鸢又制止禁卫军不准战斗。元子攸逃出云龙门外，正遇城阳王元徽骑马逃走，元子攸向他呼喊，叫了很多声，元徽头都不回，快马加鞭，径自跑走。尔朱兆的骑兵，遂擒获元子攸，用铁链锁在永宁寺楼上；元子攸感到寒风刺骨，向尔朱兆要求给一个头巾，尔朱兆拒绝。尔朱兆把大营扎在国务院（尚书省），使用天子专用的金鼓，在大庭中设立报时的“刻漏”，扑杀皇子（尔朱后所生），奸污嫔妃、王妃、公主，放纵士卒，在洛阳大肆抢掠。诛杀最高监察长（司空）、临淮王元彧，国务院左副执行长（尚书左仆射）、范阳王元海，青州（州政府设东阳〔山东省青州市东〕）督导官（刺史）李延寔。

城阳王元徽逃到山南（洛阳南龙门山南麓），投奔前洛阳县长寇祖仁；寇祖仁一家之中，出了三个州督导官（刺史），都是元徽推荐提拔；因有这段故旧关系，所以前往。元徽携带黄金一百斤，马五十匹，寇祖仁贪图这批财产，所以，表面上虽然热诚欢迎，暗中却对子弟说：“好像听说尔朱兆悬赏一百两黄金，通

缉城阳王(元徽),拿获的封千户侯爵,今天,富贵临门。”于是恐吓元徽说:“政府军警就要前来搜索。”命他另投别处,元徽果然继续逃亡,而寇祖仁在半途设下埋伏,格杀元徽,把人头送给尔朱兆。(胡三省原注:“元徽背弃元子攸,而寇祖仁背弃元徽,恶报何其迅速,苍苍者天,不可欺骗。”)尔朱兆对寇祖仁并没有任何赏赐。可是,尔朱兆却做了一梦,梦见元徽对他说:“我有黄金二百斤,马一百匹,在寇祖仁家,你可去取。”尔朱兆醒来后,认为梦境是真,遂即逮捕寇祖仁,索取黄金马匹。寇祖仁以为定有人告密,于是一经询问,立刻承认:“实际得到黄金一百斤,马五十匹。”尔朱兆疑心他有所隐瞒,只依照梦中的话索取,寇祖仁家原有积蓄黄金三十斤,马三十匹,也都缴出,但尔朱兆仍不相信,大发雷霆,对寇祖仁用刑,把头挂在高树上,用大石头挂在他脚上,皮鞭木棍齐下,活活打死。

尔朱世隆抵达洛阳(自长子〔山西省长子县〕),尔朱兆自认为立下大功,责备尔朱世隆说:“叔父在中央时日已久,耳目众多,为什么使天柱(尔朱荣)受到大祸!”手按剑柄,眼如铜铃,面色和声音,极为严厉。尔朱世隆用卑微的言辞一再道歉,然后才算结束,但从此深恨尔朱兆。尔朱仲远也从滑台(河南省滑县),抵达洛阳。

十二月七日,皇帝(十二任)元晔,下诏大赦。

尔朱荣刚被诛杀时,元子攸下诏,命河西(山西省北部)变民首领纥豆陵步蕃(纥豆陵,三字姓),袭击尔朱家根据地秀容(山西省朔县西北)。等尔朱兆进入洛阳,纥豆陵步蕃南下,声威远播,尔朱兆遂不能在京师(首都洛阳)久居,急回晋阳(山西省太原市)抵抗,而命尔朱世隆、尔朱度律、尔朱彦伯等,留守洛阳。十二月十三日,尔朱兆先派军把前任皇帝元子攸,押解晋



阳(山西省太原市),而尔朱兆自己,则到黄河大桥,检阅他所劫掠的金银财宝。高欢听说把元子攸押解晋阳,率军向东巡视,打算拦腰截取,已来不及;于是写信给尔朱兆,分析利害祸福,警告他绝不可以谋害皇帝,那将得到恶名。尔朱兆大怒,拒不采纳。尔朱天光在轻装骑兵保护下,前往洛阳,晋见尔朱世隆等,即返雍州(州政府设长安〔陕西省西安市〕)。

最初,元子攸恐怕北军(驻防丹谷的源子恭军)失利,曾拟定向南撤退计划;借口讨伐南方各州蛮族,任命高道穆当中央驻南方特遣全权政府总监(南道大行台)。高道穆还没有出发,尔朱兆已进入洛阳。高道穆借口有病,打算离开,尔朱世隆遂诛杀高道穆。有关单位请追夺李苗的官爵,尔朱世隆说:“当时,大家商议,再过一两天,就要放纵士卒大肆抢掠,焚烧城池,幸亏李苗出面,京师(首都洛阳)获得保全。天下的善行,到处都应受到尊敬,他的官爵不应该追夺。”

尔朱荣死时,尔朱世隆等向泰宁(山西省沁水县)郡长、代郡(河北省蔚县)人房谟,征召援军,房谟不理,前后诛杀尔朱世隆所派的三位使节,并且派老弟房毓前往洛阳,效忠元子攸政府。等到尔朱兆控制中央,尔朱帮建州(州政府设高都城〔山西省晋城市〕)督导官(刺史)是兰安定(是兰,复姓),逮捕房谟,囚禁州政府监狱,“泰宁蜀”(山西省沁水县巴蜀〔四川省〕移民)得到消息,全体武装,起兵反抗。是兰安定给房谟一匹劣马,命他前往安抚慰问,变民军看见房谟,没有人不遥遥叩拜。房谟从前骑的马,是兰安定赏赐给别的将士,那位将士战败,被“泰宁蜀”俘获,认为房谟已经被杀,无不悲号泣涕,好好的饲养那匹马,不让人骑,儿童妇女,纷纷喂它草粮,都说:“这是房公的马。”尔朱世隆得到报告,赦免他的罪,命他当自己的秘书

长(长史)。

中央驻北方特遣全权政府总监(北道大行台)杨津,因军队太少,留在鄆城(河北省临漳县)招兵买马,打算从滏口(太行山八陉之四·河北省武安县南)进入,攻击并州(山西省);正巧尔朱兆攻克洛阳,杨津遂解散他的部众,轻装骑马回京(首都洛阳)。

尔朱世隆跟兄弟们秘密商量,认为皇帝元暉的娘亲卫女士,可能干预政治,于是,趁她出门,派数十个骑兵,假装强盗,在小巷中把卫女士击杀。然后,尔朱世隆悬出赏金一千万钱,捉拿刺客。

十二月二十三日,尔朱兆在晋阳(山西省太原市)三级佛寺,绞死元子攸(年二十四岁);并斩陈留王元宽。

本月(十二月),河西(山西省北部)变民首领纥豆陵步蕃,在秀容(山西省朔县北)大破尔朱兆,南下逼近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尔朱兆恐慌,派人征调高欢增援,高欢的部属都主张拒绝,高欢说:“尔朱兆形势紧张,绝没有别的花样。”遂率军北上。高欢的亲信贺拔焉过儿,请慢慢前进,使尔朱兆的兵力更加削弱。于是,高欢走走停停,不断逗留,告诉尔朱兆:“汾河上没有桥梁,不能渡过。”纥豆陵步蕃日益强盛,尔朱兆屡战屡败,向高欢告急,高欢才赶到会合。当时,尔朱兆为了躲避纥豆陵步蕃的攻势,不断向南撤退;纥豆陵步蕃率军挺进到乐平郡(山西省昔阳县)。高欢与尔朱兆联合进攻,大破敌军,追到石鼓山(在秀容郡境),斩纥豆陵步蕃,部众四散逃走。尔朱兆对高欢大为感激,互相发誓,永为结义兄弟。尔朱兆率数十人骑兵,到高欢大营拜访,欢宴通宵。

最初,变民首领齐帝葛荣的部众,流亡到并州(州政府设晋阳〔山西省太原市〕)、肆州(州政府设九原〔山西省忻州市〕)的有

二十余万，深受契胡（尔朱家所属）欺凌暴虐，简直无法生存，前后共计发生二十六次叛变，被杀被屠的，超过一半，而仍叛变不止。尔朱兆十分忧虑，询问高欢的意见，高欢说：“他们六镇叛徒的残余，不可全部杀光，最好是由大王的心腹亲信，出任统帅，再有冒犯时，就处罚领导，则犯罪的一定减少。”尔朱兆说：“你说得对，谁可以担任？”贺拔允当时正巧在座，建议交给高欢。高欢跳起来，伸出拳头，猛击贺拔允的嘴巴，打落一颗牙齿，高欢咆哮说：“当天柱（尔朱荣）在世时，我们奴才辈像猎鹰猎狗一样，听从指挥。而今，天下大事，应由大王裁决，贺拔允竟敢妄自发言，应立即诛杀。”尔朱兆认为高欢出于至诚，遂把葛荣残部，完全交给高欢。高欢知道尔朱兆已经饮醉，恐怕醒来后悔，遂立即出帐，传达命令，说：“我奉命接管六镇降户（葛荣军都是六镇人），六镇降户都到汾河东岸集中，听候号令。”就在阳曲川（山西省阳曲县境）竖起军旗，建立大营，整顿训练。士卒们素来厌恶尔朱兆，而乐于归属高欢，所以无人不到。

没有太久，高欢又命骑兵军事参议官（骑兵参军）刘贵，向尔朱兆请求，认为：“并肆二州（山西省中部），连年以来，不断霜灾旱灾，六镇降户掘吃田间老鼠，饥饿难忍，而无人色，白白污染大王辖区，最好打发他们前往山东（太行山以东），寻找粮食，等到稍稍温饱，再作调动。”尔朱兆批准。秘书长（长史）慕容绍宗劝阻说：“不可以答应，现在，四方骚动，人人都有非分之想，高欢英雄盖世，再使他在外手握大军，好像把浓云大雨借给蛟龙，势将不能制服。”尔朱兆说：“我跟他有香火重誓，何必担忧！”慕容绍宗说：“亲兄弟还不能信任，何况香火兄弟？”当时，尔朱兆左右全都接受高欢的重礼，遂众口一词，诬陷慕容绍宗跟高欢曾有私怨，所以借机挑拨，破坏团结。尔朱兆大怒，逮捕慕

慕容绍宗，囚入监牢，一面催促高欢迅速出发。高欢离开晋阳（山西省太原市），打算取道滏口（太行山八陉之四·河北省武安县南）；路上正遇到北乡长公主从洛阳北返，携带马三百匹，高欢强行交换夺取。尔朱兆听到报告，释放慕容绍宗，问他如何是好，慕容绍宗说：“没有关系，高欢仍在我们掌心。”尔朱兆亲自追击，追到襄垣（山西省襄垣县），正巧漳水猛涨，桥梁崩塌，高欢隔着漳水，向尔朱兆叩拜说：“我所以借公主的马，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为了防备山东（太行山）盗匪。大王相信公主陷害我的话，亲自追赶，我本要投河而死，只恐怕部属们叛变。”尔朱兆声明根本没有怪罪高欢的意思，遂跨上无鞍马，渡过漳水，跟高欢同坐幕帐之下，把自己的佩刀交给高欢，伸出脖子，教高欢砍下，高欢大哭说：“自从天柱（尔朱荣）逝世，贺六浑（高欢自称乳名）还仰仗谁？只希望我主（尔朱兆）长命千岁万岁，许我能够尽忠效命。现在被人陷害，我主又怎么忍心说这种话！”尔朱兆把刀掷到地上，于是，再杀白马，跟高欢重申盟誓，夜晚就住宿高欢大营，设筵欢饮。高欢助手尉景，埋伏勇士，打算生擒尔朱兆，高欢口咬尉景手臂，誓死阻止，说：“今天把他杀掉，他的党羽一定逃回，重新集结，我们的战士饥饿，马匹瘦弱，无法抵抗，如果真正的英雄豪杰，乘机而起，害处更大，不如放他一条生路。尔朱兆虽然骁勇凶悍，可是他缺少智慧，没有谋略，容易对付。”次日，尔朱兆回营，命高欢过河，高欢上马，就要前往，孙腾拉住高欢衣服，高欢才不出发。尔朱兆隔着漳水，暴跳詈骂，回军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尔朱兆心腹念贤（念，姓），率领六镇降户士卒的家属，另外扎营，高欢假装跟念贤亲善，使念贤信赖自己的诚意，高欢借念贤的佩刀一看，遂顺手格杀念贤。六镇降户感动喜悦，更愿追随。

14 北魏帝国齐州(州政府设历城〔山东省济南市〕)州城居民赵洛周,听到尔朱兆进入洛阳消息,遂驱逐督导官(刺史)、丹阳王萧赞(萧综),献出城池,归降尔朱兆。萧赞(萧综)剃掉头发,冒充和尚,逃入长白山(山东省邹平、长白等县境),辗转流亡,死于阳平(山东省莘县)。有人把他的棺柩运回江南,南梁帝国皇帝萧衍仍把他当作儿子,埋葬皇家墓园(萧赞〔萧综〕投奔北魏,历时五年;参考五二五年)。

15 北魏帝国荊州(州政府设穰城〔河南省邓县东南〕)督导官(刺史)李琰之,是李韶的族弟。南阳(河南省南阳市)郡长赵修延,认为李琰之是十一任帝元子攸的亲戚(元子攸的娘亲姓李),遂诬告李琰之打算投奔南梁帝国;于是出兵突袭州城,逮捕李琰之;赵修延自称州执行官(行州事)。

16 魏王元悦,改年号更兴,听说尔朱兆进入洛阳,自己知道没有能力竞争,遂返回南梁帝国。所任命的最高统帅(大将军)斛斯椿,抛弃元悦,投奔北魏帝国。

17 本年,南梁帝国皇帝萧衍下诏,任命陈庆之当南北司四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南、北司等四州诸军事)、南司州(州政府设鹿开关〔湖北省孝感市北〕)、北司州(州政府设义阳〔河南省信阳县〕)督导官(刺史)。陈庆之率军包围北魏帝国悬瓠(河南省汝南县),在溱水(注入汝水)击破颍州(州政府设汝阴〔安徽省阜阳市〕)督导官(刺史)娄起等,又在楚城(河南省汝南县南)击破北魏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孙腾等。于是,撤销义阳(河南省信阳县)边防军,停止水陆粮食运输,沿长江以及沿洞庭、鄱阳二湖各州人民,都获得休息,开垦出良田六千顷。二年之后,仓库满盈。

## 公元五三一年 辛亥

南梁武帝中大通	三年	(皇帝刘蠡升神嘉七年)
北魏东海王建明	二年	(燕王刘灵助元年)
节闵帝普泰	元年	
安定王中兴	元年	

1 春季，正月十日，南梁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皇帝(一任高祖，武帝)萧衍，前往首都南郊，祭祀天神。大赦。

2 北魏帝国(首都洛阳)国务院右副执行长(尚书右仆射)郑先护所率军队，听到首都洛阳陷落消息，霎时溃散，郑先护遂投奔南梁帝国(郑先护于五三〇年率军讨伐尔朱仲远)。正月二十五日，南梁帝国政府任命郑先护当征北大将军。

3 二月一日，南梁帝国皇帝萧衍，前往皇家大会堂(明堂)，主持祭祀典礼。

4 北魏帝国自十一任帝(敬宗)元子攸被囚，皇宫几乎一百天没有男主人。乐平王尔朱世隆留下来镇守洛阳，迅速恢复社

会秩序，商人行旅，畅通无阻，治安良好，没有强盗小偷。尔朱世隆兄弟秘密商议，认为现任皇帝（十二任，东海王）元晔（参考五三〇年），皇家血缘疏远（元晔是景穆太子拓跋晃的重孙；元子攸的远房堂叔），而又没有声望，打算另行拥护一位皇家血缘较近的。仪同三司（宰相级）、广陵王元恭，是元羽的儿子（元羽，是七任帝元宏的老弟），喜爱读书，又有见识气度，本世纪（六）二〇年代初，兼任首席禁宫侍从长（给事黄门侍郎）；因元叉专权横行，元恭假装哑巴，住进龙华佛寺，跟外人绝不来往。五二八年稍后，有人报告元子攸，说元恭原是假装，将有更大的阴谋；元恭恐惧，逃到上洛山（陕西省商县境），洛州（州政府设上洛）督导官（刺史）把他逮捕，送回京师（首都洛阳），经过长期的调查审讯，查不出叛乱证据，免掉一死。中央驻关西（潼关以西）全权特遣政府助理官（关西大行台郎中）薛孝通，建议尔朱天光说：“广陵王（元恭），是高祖（七任帝元宏）的侄儿，从小就有声望，性情沉默，闭口不言，历经艰难，如果能拥护他当天下之主，一定符合天心民意。”尔朱天光跟尔朱世隆等商议，疑心元恭可能真是哑巴，命尔朱彦伯暗中拜访元恭，请他出任皇帝，并加以威胁，元恭说：“上天如此，有什么可说的！”尔朱世隆等大为高兴。薛孝通，是薛聪的儿子（薛聪事，参考四九四年）。

二月二十九日，皇帝元晔由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南下，抵达邙山南麓，尔朱世隆等已替他写妥让位诏书，派泰山（山东省泰安市）郡长、辽西（河北省迁安县）人窦瑗，手拿马鞭，单独进入御帐，奏报元晔说：“天命人心，都在广陵王（元恭）身上，但愿陛下做出伊祁放勋（尧）、姚重华（舜）的事。”元晔无可奈何，只好在让位诏书上签字。元恭前后三次向元晔呈递奏章，表示推辞，最后，才坐上宝座；下诏大赦，改年号普泰（之前是建明二

年，之后是普泰元年）。禁宫侍从长（黄门侍郎）邢子才撰写大赦诏书，叙述十一任帝元子攸冤杀太原王尔朱荣的经过，元恭说：“皇帝亲自下手翦除强梁大臣，并没有做错，只因上天还没有厌弃动乱，所以使成济之祸，再度出现。”（成济杀曹魏帝国四任帝曹髦事，参考二六〇年。）命左右侍从把笔拿来，亲自撰写大赦诏书，直率地说：“监督院（门下）：我对人民并没有很多恩德，但由于盛情推举，深愿和天下人民，共同祝福这个庆典。大赦细则，遵照过去法令办理。”（自三世纪三国时代迄今，皇帝诏书、指令，草稿经皇帝批准后，交监督院〔门下省〕缮写颁布，所以开头总有：“交监督院〔敕门下〕”字样。）元恭闭口不言，长达八年之久，现在忽然开口，中外兴奋，一致认为遇到贤明君王，可能使天下太平安定。

二月三十日，元恭下诏，说：“三皇时代，国家领袖称‘皇’；五帝时代，国家领袖称‘帝’；到了三代（夏商周），国家领袖称‘王’（元恭有误，仅周王朝称王，夏商全称帝），这是因为一代比一代谦虚之故。可是，自秦王朝以来，大家竞称‘皇帝’。而今，我只称‘帝’，已经很是自夸。”加授尔朱世隆：仪同三司（宰相级）；追赠尔朱荣：相国、晋王，另加九锡（九锡事，参考四年）。尔朱世隆命文武官员讨论尔朱荣牌位在皇家祖庙（太庙）中地位——应和哪位皇帝放在一起，共同享受祭祀。最高法院特别助理（司直）刘季明说：“加果配享世宗（八任帝元恪），尔朱荣当时并没有建立功勋。如果配享肃宗（九任帝元诩），则尔朱荣亲手杀害他的娘亲（胡太后）。如果配享敬宗（十一任帝元子攸），则尔朱荣身为臣属，却不能有始有终。看起来在皇家祖庙中，没有地方可以容身。”尔朱世隆大怒说：“你应该诛杀。”刘季明说：“我既然奉命主持会议，依照规定，必须发言。如果不合圣上心意，要诛要杀，听



天由命。”尔朱世隆没有对他处罚，但决定使尔朱荣配享七任帝元宏。又在首阳山（河南省偃师县西北邙山最高处），把姬旦庙（周公庙）改建为尔朱荣庙，表示尔朱荣的功勋，可以跟姬旦相比。寺庙改建完成后，不久被一场大火烧掉。

尔朱兆（时在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因没有参与罢黜旧皇帝，拥护新皇帝的密谋，大为愤怒，打算攻击尔朱世隆。尔朱世隆派尔朱彦伯前往解释，才算阻止。

最初，十一任帝元子攸派安东将军史忖龙、平北将军阳文义，各率军三千人，据守太行山（史忖龙守太行丹谷，参考五三〇年），大军统帅、总监督长（侍中）源子恭，驻防河内（河南省沁阳县）。尔朱兆南下，史忖龙、阳文义，首先率领部众投降，于是源子恭主力，望风瓦解。尔朱兆遂乘胜进入洛阳。现在，尔朱世隆酬劳史忖龙、阳文义的功劳，要封他们一千户人家的侯爵，元恭说：“史忖龙、阳文义，对大王（尔朱世隆）有功劳，对帝国没有贡献。”竟不肯批准。尔朱仲远镇守滑台（河南省滑县），派他手下的司令官（都督）出任西兖州（州政府设邳郡〔安徽省萧县〕）督导官（刺史），然后上疏请求任命，元恭下诏说：“既然已经就近到差，何必遥远请示。”（北魏帝国最初把兖州州政府设在滑台〔河南省滑县〕，后来，从南梁帝国夺到瑕丘〔山东省兖州区东北〕，瑕丘是兖州州城故地，于是再在瑕丘设兖州，称东兖州，后来直称兖州，滑台的兖州称西兖州。五二七年，把西兖州迁到定陶〔山东省定陶县〕，后来，又回滑台。五世纪八〇年代，又曾经在涡阳〔安徽省蒙城县〕设南兖州。六世纪二〇年代稍后，南兖州州政府迁谯城〔安徽省亳州市〕。当时称滑台、涡阳、谯城三地为“三兖”。尔朱荣派人的西兖州，只辖两个郡，不知何时成立。以地望而言，应称东兖州才对。自进入大分裂时代，州的面积

日小，数量日多，执政当权分子，多半颞顽，往往想不起来新州名，只在旧州名上打转，使人眼花缭乱，弄不清楚。)

尔朱天光消灭变民首领万俟丑奴时(参考五三〇年)，才收回波斯王国进贡的狮子，送到洛阳(波斯王国进贡狮子事，参考五二八年)；元恭登极后，下诏说：“囚禁禽兽，违反它纵横山野的本性。”派人把它送回波斯王国。送兽使臣因波斯王国太远，不可能走到，就在半路把狮子杀掉，迳自回京(首都洛阳)，有关单位弹劾他们违反圣旨，元恭说：“怎么可以因一个禽兽，去处罚人！”把他们赦免。

5 北魏帝国镇远将军、清河(河北省清河县)人崔祖螭(音chī,〔吃〕)等，集结青州所属七个郡的变民，包围州政府所在的东阳(山东省青州东市)，十天之间，变民人数增至十余万。督导官(刺史)东莱(山东省掖县)人王贵平，率城中居民据守，命皇家师傅府高级军事参议官(太傅咨议参军)崔光伯，出城慰劳，谋求和解；他的老哥崔光韶说：“城中居民欺凌外郡，为时已久。深仇大恨，外郡人民的愤怒，已达到巅峰，不是靠几句空话就可解决，我弟弟前去，一定不能保全。”王贵平勉强他非去不可，崔光伯一出城，就被变民射杀。

6 北魏帝国中央驻幽安营并四州特遣政府总监(幽、安、营、并四州行台)刘灵助，认为他的法术，可以煽动人民；同时，他又从占卜中，看出尔朱家将要败亡，于是起兵，自称燕王、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中央特遣全权政府总监(大行台)，声称：为十一任皇帝元子攸报仇，而且随心所欲地解释神秘预言书，说：“姓刘的当君王。”因此，幽州(州政府设燕郡〔北京市〕)、瀛州(州政府设赵都军城〔河北省河间县〕)、沧州(州政府设饶安〔河北省乐陵县西北〕)、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县〕)很多人民响

应他的号召。凡是响应号召的，夜间燃起火光，作为信号；不燃火的，刘灵助军会同邻近村庄，共同攻击屠杀。刘灵助率军南下，抵达博陵郡（河北省安平县）安国城（河北省安国县）。

颍川王尔朱兆派监军官（监军）孙白鹞，前往冀州，借口征收民间马匹，打算等到黄河北钦差大臣（河北大使）高乾（参考五三〇年）兄弟送马来时，加以逮捕。高乾等知道这项阴谋，遂跟前河内（河南省沁阳县）郡长封隆之等，秘密定计，派出勇士，向冀州奇袭，占领州城，斩孙白鹞，生擒督导官（刺史）元徽。高乾等打算推举老爹高翼当冀州执行官（行州事），高翼说：“使乡里居民和睦相处，我不如封隆之。”遂拥护封隆之当州执行官（行州事）；发布十一任帝元子攸死讯，举行祭悼大典，将士官兵，都穿白色丧服。封隆之等登上高台，向全军发表誓言，并通告各州郡，号召共同讨伐尔朱帮，接受刘灵助领导。封隆之，是封磨奴的族孙（封磨奴事，参考四二〇年）。

尔朱帮的殷州（州政府设河北省隆尧县东）督导官（刺史）尔朱羽生，率五千人袭击信都（河北省冀县），高敖曹（高乾的老弟）来不及披上铠甲，率十余骑兵，奔出迎战。城门随后关闭，高乾遴选五百人，用绳索从城上垂下，紧急支援，还没有追到，高敖曹已跟敌人遭遇交兵，尔朱羽生败走。高敖曹马术及铁稍工夫，都绝妙盖世；左右勇士，也都一个人可抵挡一百人，时人把他比作项羽。

尔朱帮大将，晋州（州政府设平阳〔山西省临汾市〕）督导官（刺史）高欢，驻军壶关（山西省壶关县）大王山，六十天后，才率军东下，声称讨伐信都（河北省冀县）叛徒。信都人大为恐惧，高乾说：“我听说，高欢雄才大略，超过当世，志气豪迈，不会长久的屈居别人手下。而且，尔朱帮暴虐乱法，谋害君王，杀

戮人民，天下已经大乱，正是英雄豪杰建立功勋的大好良机。高欢竟肯东下，定有深远的谋略，我当轻骑前往迎接，察看他的意思，各位不要担心。”遂率十余骑兵，跟封隆之的儿子封子绘，在滏口（太行山八陉之四，河北省武安县南）晋见高欢，向高欢建议说：“尔朱叛逆，杀害君王，天上神祇，地上人民，都感痛恨。凡是有知觉的人，谁不想发愤起义！你的威望和恩德，一向昭著，人民倾心爱戴。如果是为了正义出军，则再强悍的敌人，都不是对手。我们冀州虽然弱小，可是户口不下十万，田赋捐税，足够军需，请明公仔细考虑。”高乾言谈慷慨激昂，高欢大为高兴，跟高乾同在一个营帐就寝。

最初，河南（洛阳）郡长、赵郡（河北省赵县）人李显甫，喜爱行侠仗义，集结李姓同宗数千家，定居殷州（州政府设广阿〔河北省隆尧县东〕）西山五六十平方里以内。李显甫逝世，儿子李元忠继承。李家一向富庶，常常借钱给别人，赚取利息，李元忠把所有借据，全部烧掉，不再讨取，乡里人士，对他十分敬重。当时，盗贼遍地，清河（河北省清河县）郡有五百军人，从西方防地回来，经过赵郡，道路不通，无法再走，一起投奔李元忠；李元忠派一个家人作向导，吩咐说：“如果遇到盗贼，只要说李元忠派来！”家人照着他的话做，盗贼都躲避一旁。后来，变民首领葛荣起事，李元忠率领李姓家族和乡民，兴筑营垒，保护家园，李元忠坐在大斛树下，加强军事训练，前后诛杀违抗命令的约三百人。葛荣军每次攻击，都被李元忠击退。葛荣说：“我从中山（河北省定州市）到这里，一连被赵郡李家击破，怎么能统一天下！”于是，出动所有武装部队攻击，生擒李元忠，囚禁随军监狱。葛荣失败后，中央政府任命李元忠当南赵郡（河北省平乡县）郡长。李元忠喜爱饮酒，行政上没有成绩。不久，颍

川王尔朱兆诛杀十一任帝元子攸，李元忠放弃官位回家，打算聚众起兵，讨伐尔朱帮。正巧高欢东下，李元忠乘坐敞篷车，车上放着古筝和劣酒，前去迎接。高欢听说他是一个酒徒，没有马上召见。李元忠下车，独自坐在门前，一面饮酒，一面撕吃肉干，对守门的人说：“我本来听说高公招请英雄豪杰，今天，国家栋梁送到门口，不赶快吐出口里的饭，不赶快停止洗他的脚，他的作为，可想而知。（《史记》：周王朝周公爵姬旦，正在洗头发时，听说有贤才求见，立刻握住头发出迎；正在进餐，则立刻吐出口中的饭出迎。有时洗一次头，要三次握发，吃一次饭，要三次吐饭，求贤心切如此。西汉王朝一任帝刘邦正在洗脚，酈食其求见，参考前二〇七年。）把名帖退给我，不要递上去。”守门的人据实报告，高欢遂接见他，引导他到内宅，酒过三巡，李元忠去车上把筝拿下弹奏，慷慨悲歌，歌声停止后，对高欢说：“天下大势，十分清楚，明公，难道你仍然事奉尔朱家！”高欢说：“荣华富贵，都是尔朱家栽培，怎么敢不效忠？”李元忠说：“这不是英雄！高乾兄弟来了没有？”当时，高乾已在高欢大营，高欢却说：“我这些堂叔们都是老粗，怎么肯来？”李元忠说：“虽是老粗，却有见识！”高欢说：“李郡长醉了。”命人扶他出去，李元忠却不肯起身。孙腾提醒高欢：“这个人是上天所派，不可不听他。”高欢才又留下他对话，李元忠说到痛心处，激昂流泪，高欢也悲哀不能自制。李元忠因之说出方略：“殷州（州政府设广阿〔河北省隆尧县东〕）虽是一个小州，又没有粮食武器，对大事没有帮助。可是，你如果直指冀州，高乾兄弟定然尽地主之谊；殷州也自会追随于后。冀殷二州如果结合，则沧州（州政府设饶安〔山东省乐陵县西北〕）、瀛州（州政府设赵都军城〔河北省河间县〕）、幽州（州政府设燕郡〔北京市〕）、定州（州政府设中山〔河北省定州

市)),自然顺服;只有刘诞(时当相州〔邺城〕 督导官〔刺史〕),是一个狡猾的匈奴,或许抵抗,但不是你的敌手。”高欢紧握李元忠的手,表示感谢。

高欢到了山东(太行山之东),约束人马,军纪严肃,不准侵犯人民财物,每次经过麦田,高欢都下马步行,手牵马缰(防它啃吃麦穗);远近听到这项报导,一致赞扬高欢的部队训练有素,阵容整齐;人心对他越发归附。

高欢向相州(州政府设邺城〔河北省临漳县〕)督导官(刺史)刘诞,要求供应粮食,刘诞拒绝;正巧,相州运输田赋谷米的车队经过,高欢全部抢走。前进到信都(河北省冀县),封隆之、高乾等开门欢迎入城。高敖曹当时正在外夺取土地,得到消息,大发雷霆,认为老哥高乾是一个柔弱妇女,派人送给他妇女用的布裙。高欢命长子高澄,以孙儿辈的礼节,晋见高敖曹;高敖曹怒气才消,随同高澄一起回来。

7 三月三日,北魏现任皇帝(十三任,节闵帝)元恭,封前任(十二任)皇帝元晔当东海王(元晔在当皇帝前,封长广王),擢升青州(州政府设东阳〔山东省青州市东〕)督导官(刺史)、鲁郡王元肃当太师,淮阳王元欣当皇家师傅(太傅),尔朱世隆当太保,长孙稚当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赵郡王元湛当最高监察长(司空),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督导官(刺史)尔朱仲远、雍州(州政府设长安)督导官(刺史)尔朱天光,同时当最高统帅(大将军),并州(州政府设晋阳〔山西省太原市〕)督导官(刺史)尔朱兆当天柱大将军。封高欢当勃海王,征召他回京师(首都洛阳)。长孙稚坚决辞让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于是,元恭改命他当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尔朱兆则拒绝“天柱”称号,说:“那是叔父(尔朱荣)死时的官位,我怎么敢

接受。”坚决辞让，不肯接受；不久，元恭加授尔朱兆当十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十州诸军事），世袭并州督导官（刺史）。高欢辞让王爵，拒绝征召回京（首都洛阳）。尔朱仲远把军政总部移到大梁（河南省开封市），元恭命他再兼兖州（州政府设瑕丘〔山东省兖州县东北〕）督导官（刺史）。

最初，尔朱世隆当国务院副执行长（仆射）时，畏惧尔朱荣的严厉，所以深自克制，对自己的工作，尽心尽力，接待宾客，谦恭有礼，世人称赞他见识丰富，思想敏捷。可是，尔朱荣死后，再没有顾忌。后来，尔朱世隆当国务院最高执行长（尚书令），在家中处理公务，坐在那里，指挥政府及国务院；事情不论大小，如果没有先行请示过他，有关单位不敢施行。尔朱世隆命国务院助理官（尚书郎）宋游道、邢昕，分别坐在大厅东西两边，听取各方面争端，然后以尔朱世隆的名义裁决办理；公开贪赃枉法，淫乱放纵，随他高兴或不高兴，随时诛杀无辜，赦免有罪；又打算收买军心，因之把所有将领，都升成“将军”，既没有限额，“将军”遂充满天下；从此，因功勋而升迁的官位，多而且滥，人们也不再尊敬。当时，尔朱天光控制关右（潼关以西）；尔朱兆控制并州（州政府设晋阳〔山西省太原市〕）、汾州（州政府设蒲子城〔山西省隰县〕）；尔朱仲远控制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兖州（州政府设瑕丘〔山东省兖州县东北〕）；尔朱世隆则控制中央政府；互相竞赛，看谁最贪赃最凶暴！而尔朱仲远残酷得尤其可怖，辖区里多数富有家庭和强大家族，尔朱仲远都指控他们谋反叛国，没收他们的财产妇女，全都运入尔朱仲远私宅，而把所有男子投入河川，杀害的人不计其数。自荥阳（河南省荥阳县）以东，田赋捐税，全部扣留自用，不再呈缴中央政府。东南各州郡的州长郡长，以及知识分子和平民，畏

惧尔朱仲远，如同畏惧豺狼。因此，四方人士，对尔朱帮全都深恶痛绝，但害怕他们军力强大，不敢违抗。

8 三月十九日，北魏帝国政府调任泾州（州政府设甘肃省泾川县）督导官（刺史）贺拔岳，当岐州（州政府设陕西省凤翔县）督导官（刺史）；渭州（州政府设甘肃省陇西县）督导官（刺史）侯莫陈悦（侯莫陈，三字姓），当秦州（州政府设甘肃省天水市）督导官（刺史），并加授仪同三司（宰相级）。（胡三省原注：“当时，泾渭二州荒凉残破，岐秦二州比较完好，虽然平调，但由西迁秦，等于升级。”）

9 北魏帝国政府命总司令官（大都督）侯渊，驃骑大将军、鲜卑人叱列延庆（叱列，复姓），讨伐自称燕王的叛将刘灵助，大军抵达固城（河北省定州市东北），侯渊畏惧刘灵助部众太多，打算率军直接西进，据守关口要隘，等待变化，叱列延庆说：“刘灵助是个平庸的人，假借法术，迷惑群众；大军一临，他们仗恃符咒保护，谁肯同心合力替他拼命，跟我们打个胜败分明？不如一直向前，就在城外扎营，扬言将回京师（首都洛阳），刘灵助听到消息，一定大为宽心，不加戒备，然后秘密袭击，包管手到擒来。”侯渊接受。于是，率军到中山（河北省定州市）城西，声称返京（首都洛阳）。三月二十六日，严格挑选精锐骑兵一千人，夜晚出发，直扑刘灵助大营；刘灵助战败，中央军斩刘灵助，把人头送到洛阳。最初，刘灵助叛变，自己卜卦，预测前途，说：“三月末旬，我入定州（河北省定州市），尔朱家不久灭亡。”刘灵助的人头送往洛阳前，先送往定州，果然在三月下旬。

10 夏季，四月六日，南梁帝国皇太子（昭明太子）萧统逝世（年三十一岁）。萧统自从行加冠礼（参考五一五年），老爹皇帝萧衍，就很少过问政府事务，文武百官奏章，全都堆到萧统面前。



萧统分析真假，辨别是非，观察细微；发现错误，只命主管官员改正，而不弹劾处罚；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及判决，对被告往往赦免保全。他性情宽大温和，能包容别人的错误，喜怒从不显露在脸颊上，喜爱读书及写文章，喜爱接纳有才能的俊杰，赏赐照顾，从不怠慢。出居东宫（太子宫）二十余年，没有歌女、舞女、乐队。每逢久雨不晴，或大雪不止时，就派左右官员，走遍大街小巷，调查贫苦人家，施予赈济。萧统天性孝顺谨慎，在太子宫，即令是平常休息时间，无论坐下或起立，一定面向西方（东宫〔太子宫〕在宫城〔台城〕之东。面向西方，即面对老爹皇帝所住的宫城，而不是背对），有时晚上奉到命令，要他明早入宫，萧统就端端正正坐在那里，等到天亮。后来有病，恐怕老爹忧虑，遇到老爹问候他平安或要他对问题提出回答时，萧统总是亲自书写。逝世之后，政府民间，一致惊愕惋惜；建康（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无论男女，奔向宫门，道路之上，一片悲号哭泣。

11 四月十四日，北魏帝国政府（尔朱政府）任命高欢当总司令官（大都督）、中央派驻东方特遣全权政府总监（大行台）、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县〕）督导官（刺史），安定王尔朱智虎当肆州（州政府设九原〔山西省忻州市〕）督导官（刺史）。

12 陇西王尔朱天光前往夏州（州政府设统万〔陕西省横山县〕），派军攻击降而复叛的变民首领宿勤明达（参考五三〇年）。四月二十四日，生擒宿勤明达，押送洛阳，斩首。

13 四月二十七日，北魏帝国任命总监督长（侍中）、骠骑大将军尔朱彦伯当宰相（司徒）。

14 北魏帝国皇帝元恭下诏，命有关单位，以后不可再对南梁帝国称“伪”。

柏杨曰：

前有元彧先生，投降南梁帝国，不肯追随众降徒之后，称自己的王爵是“伪”。后有元恭先生，下令不可称邻国——南梁帝国是“伪”。

元彧、元恭这项决定，需要有开阔的胸襟和大无畏的勇气，他们在六世纪办到，使人欣喜。

15 五月七日，北魏帝国荊州（州政府设穰城〔河南省邓县东南〕）城中居民暴动，斩州执行官（行州事）赵修延，再推举前督导官（刺史）李琰之当州执行官（行州事。赵修延罢黜李琰之事，参考五三〇年）。

16 彭城王尔朱仲远派司令官（都督）魏僧勗等，前往东阳（青州州政府所在山东省青州市东）讨伐崔祖螭，斩首。

17 最初，南梁帝国昭明太子萧统，安葬他的娘亲丁贵嫔（参考五二六年）时，派人寻找吉地。有人贿赂宦官俞三副，打算出卖一块土地，约定：如果能卖到三百万钱，当付俞三副一百万钱。俞三副遂秘密报告皇帝萧衍，说：“太子（萧统）看中的那块地，不如这块地对皇上有利。”萧衍年纪已老，而老年人往往忌讳太多，遂命买下。可是，等安埋已毕，一位道士（道教术士）指出：“这块地对长子不利，如果用法术咒语解除，或许可使长子多活几年。”于是用蜡鹅（蜡制的鹅）以及其他物品，埋在墓旁将来长子安葬的位置。宫殿监察员（官监）鲍邈之、魏雅，都受萧统宠爱，后来，鲍邈之被魏雅疏远，遂秘密报告萧衍，说：“魏雅替太子（萧统）施用巫蛊。”萧衍下令检查，果然挖出蜡鹅等物品，大吃一惊，打算穷查猛追，寻问到底，徐勉不断劝解，才算停止，而仅只诛杀那个多嘴的道士。萧统惭愧悲愤终身，无

法自己表明。死后，萧衍把萧统的长子、南徐州（州政府设京口〔江苏省镇江市〕）督导官（刺史）、华容公爵萧欢，召回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准备封皇太孙，但仍记恨蜡鹅往事，犹豫拖延了很久，结果仍然不封。四月二十一日，命他仍返回京口。

司马光曰：

正人君子对于光明大道，不可以片刻偏离，不可以有一小步失误。以萧统的仁孝，以萧衍的慈爱，一旦有了嫌疑，自身忧愁而死，罪状延到后嗣。本是求吉，反而得凶，以至无法洗清，岂可不特别戒惧！是以诡秘荒唐人士，奇妙邪恶法术，正人君子，都应远远隔绝。

胡三省曰：

《通鉴》因萧衍不封皇太孙，所以叙述事情的来龙去脉。呜呼，萧衍对别人之子豫章王萧综、侄儿临贺王萧正德，虽然他们身犯十恶叛逆，仍能容忍，而独对受谗言陷害的亲子萧统，却终身啾恨，是上帝有意夺掉萧衍的魂魄！

**18** 四月二十七日，萧衍封萧统同一个娘亲的弟弟，晋安王萧纲当皇太子。政府民间一致认为违反宗法（宗法社会，嫡长子死亡，则继承人顺理成章的是嫡长孙），舆论顾问官（司议侍郎）周弘正，曾经当过晋安王府主任秘书（主簿），写一份备忘录（奏记）给萧纲，说：“谦让美德不再存在，已经有很多年，而大王（仍用旧称呼）殿下，天纵圣明，四海之内，一致归心，所以皇上（萧衍）发出恩德声音，命大王作帝国的储君。大家都愿听到殿下的反应，能媲美子目夷的大义，和显示姬子臧的节操。（《左传·僖公八年》：前六五二年，宋国十九任国君桓公子御说（音

yuè,〔悦〕)病重,太子子兹父再三向老爹请求:“我老哥子目夷〔子兹父的庶兄〕年龄既比我大,而又仁爱,请指定他当继承人。”子御说指定子目夷,子目夷说:“能够辞让国君高位,还有比这更大的仁爱吗?我不如他,而且又名不正、言不顺。”遂快步退出。子兹父,即宋襄公。《左传·成公十三年》:前五七八年,晋国率各封国军队,攻击秦国。曹国十七任国君宣公姬卢〔亦作庐〕,在军中逝世。曹国政府命曹宣公姬卢的儿子姬负刍〔史称公子负刍〕负责留守,而派另一儿子姬欣时〔史称公子欣时,其字称“子臧”〕去迎接老爹灵柩。姬负刍遂诛杀曹宣公的合法继承人太子〔名不详〕,而自称国君〔十八任,成公〕。各封国请求讨伐,晋国因为各封国军队已经疲劳,请等到以后再说。曹宣公被安葬后,姬子臧准备逃亡,贵族们都打算跟随他。姬负刍感到恐惧,承认自己错误,而且请他留下不要走,姬子臧遂返国。前五七六年,诸侯讨曹成公姬负刍,逮捕他送到京师洛阳。诸侯打算让姬子臧立为国君,子臧辞谢说:“古书上有这样的话:‘圣人能通达节操,其次是能守节操,最下是失去节操。’做国君不是我的节操。我虽然不能象圣人那样,但怎敢失守节操呢?”遂逃奔宋国。)逃避君王御轿,拒绝乘坐,(《庄子·让王篇》:越国一连三世,都谋杀君王,身为王子的姒搜,深为忧虑,逃到丹穴,越国遂没有君王。贵族们追到丹穴,姒搜不肯出山,越国贵族用艾烟熏他,又把他抬上君王专用的御轿,姒搜被迫,仰天叫说:“君王,君王,难道就不能放过我吗!”)抛弃金殿,如同脱下木屐(《孟子》:姚重华〔舜〕抛弃天下,如同抛弃破鞋!)这样才能改变浇薄的、斗争不息的习惯风俗,恢复伟大的姬太伯让国之风(姬太伯不愿争位,逃出建立吴国事,参考二五一年)。古代有那样的人,现代听他们的话,而又能实践的,除了殿下,还能有谁?使古代无为而

治的教化，今日复生；使辞让君王高位的义行，在未来的岁月中，不会消失，岂不是一件盛事。”萧纲不能采纳。周弘正，是周舍的侄儿。

萧纲任命王府教员（侍读）、东海（侨郡）人徐摛（音gǔ，〔离〕）当太子家管理官（太子家令），管机要，不久又兼管卫士（带领直）。徐摛文章轻佻肤浅，华而不实，太子宫人士都学习他的文体，时人称为“宫体”。皇帝萧衍得到报告，大怒，召见徐摛，打算对他讥诮责备。可是，等到一见面，徐摛应对明确，反应迅速，无论用词及含义，都很恰当，萧衍心情顿然开朗，于是，乘便问他儒家学派经典、史学，以及佛教种种，徐摛分析综合，思想敏捷，像声音回响一样迅速；萧衍叹息称奇；宠爱和信任，一天比一天增加。领军将军朱异大不愉快，对亲信们说：“徐老头出入两宫（皇帝宫及太子宫），渐渐威胁到我头上，我得早作打算。”遂利用一个机会，报告萧衍：“徐摛年纪已老，又喜爱山水，目的在得到一个郡，安养他的天年。”萧衍认为徐摛真有这个意思，就召见徐摛，对他说：“新安风景如画。”任命徐摛当新安（浙江省淳安县）郡长。

六月十五日，封华容公爵萧欢当豫章王，萧欢的老弟枝江公爵萧誉当河东王，曲阿公爵萧誉（誉，音chá，〔察〕）当岳阳王。萧衍因舆论沸腾（反对庶子萧纲当太子），所以封给萧欢兄弟大郡，作为采邑，用来安慰三个孙儿的心。很久之后，鲍邈之被控贩卖人口，罪状不至于死；但太子萧纲追究老哥萧綽的冤枉，忍痛斩鲍邈之。

19 北魏帝国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县〕）督导官（刺史）高欢，打算起兵讨伐尔朱帮；镇南大将军斛律金、带兵官（军主）善无（山西省右玉县）人库狄干，跟高欢的妻弟娄昭、娄昭的姐

夫段荣，都劝他发动。高欢遂假造一项文件，称尔朱兆打算把六镇人全部配属给契胡（尔朱所属部落）当私人部队，军中将士忧愁恐惧。高欢又伪造并州（州政府设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尔朱兆总部的公文，征调高欢手下部队，讨伐步落稽部落。于是高欢集结一万人，扬言出发作战。孙腾和司令官（都督）尉景，请求延期五天，如此延期两次，然后出发，高欢亲送大军到郊外上道，泪流满面，一一握手道别，大家一齐放声痛哭，声震原野，高欢劝勉大家，说：“我跟各位，全都离乡背井，流亡在外，情义如同一家（高欢手下几乎全是六镇降户），想不到上级如此支配。而今一直向西（回到尔朱帮基地并州），固是一死；延误军期，也是一死；到达后配属给国人（尔朱所属契胡部落），仍是一死，怎么办？”大家呐喊说：“只有造反！”高欢说：“造反是救命的紧急对策，但是，当推一个人当盟主，哪一位可以担任？”大家共同推举高欢，高欢说：“六镇乡亲，驽悍难制，各位难道没有看见葛荣，即令拥有百万大军，没有纪律，终于自己毁灭。而今，推我当统帅，应该跟从前不一样。现在约定二事：第一，不可以欺压虐待汉人。第二，如果违犯军令，生死由我决定。大家接受这两个条件，我就当盟主；不然的话，我不愿被天下人耻笑。”大家都叩头说：“是生是死，听你命令。”高欢遂杀牛犒赏将士。六月二十二日，在信都（河北省冀县）正式武装起事，但仍不敢公开宣布反抗尔朱帮。

正巧，李元忠跟他的部众进逼殷州（州政府设广阿〔河北省隆尧县东〕），高欢派高乾率军救殷州，高乾轻骑进入州城，晋见督导官（刺史）尔朱羽生，共同讨论军事行动，尔朱羽生跟高乾一同出来，高乾遂生擒尔朱羽生，斩首，携带尔朱羽生的人头，晋见高欢，高欢抚摸胸脯说：“今天造反，已成定局。”（胡三省原

注：“高欢谋反，已不是一天，而等到砍下尔朱羽生人头，才说已成定局。盖最初对李元忠、高乾，仍有怀疑。李元忠既逼殷州，高乾又斩尔朱羽生，态度明朗，才决心起兵。”）乃命李元忠当殷州督导官（刺史），镇守广阿（河北省隆尧县东）。高欢于是上疏给皇帝元恭，指控尔朱帮的罪行。尔朱世隆把奏章藏起来，不代转报。

20 北魏帝国杨播，及老弟杨椿、杨津，都有声望及恩德。杨播性情刚强坚忍，杨椿、杨津则为人谦恭，家族世代友爱，五世同堂，一家男女一百余口，和睦相处，没有闲言碎语。杨椿、杨津，都居三公高位，一门之中，有七个郡长、三十二个州督导官（刺史）。十一任帝元子攸诛杀尔朱荣时，杨播的儿子杨侃，参与密谋（参考五三〇年）；城阳王元徽、李彧，都是杨家姻亲。尔朱兆进入洛阳，杨侃逃回华阴（陕西省华阴县）。陇西王尔朱天光通过杨侃的岳父韦义远，邀请杨侃见面；尔朱天光跟韦义远盟誓，承诺赦免杨侃。杨侃告诉家人说：“即令他背信食言，死的不过我一个人，仍希望留下百口家人的命。”遂出来晋见尔朱天光，尔朱天光把他诛杀。当时，杨椿已经退休，跟他的儿子杨昱，留在华阴；杨椿的老弟、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县〕）督导官（刺史）杨顺，最高监察长（司空）杨津，杨顺的儿子、东雍州（州政府设陕西省华县）督导官（刺史）杨辨，正平（山西省新绛县）郡长杨仲宣，都在洛阳。秋季，七月，国务院最高执行长（尚书令）尔朱世隆，上疏诬奏杨家谋反，请求逮捕审理，皇帝元恭不准。尔朱世隆苦苦坚持，元恭不得已，下令主管单位调查，将调查结果奏报。四日夜晚，尔朱世隆派军包围洛阳杨津家，尔朱天光也派军突袭华阴杨椿家，东西两地（东洛阳、西华阴），杨家一百余口，不管老少，全部屠杀，财产没收。尔朱

世隆上疏说：“杨家果真叛变，跟逮捕他们的士卒格斗，已经全都伏法。”元恭惋惜怅惘很久，闭口无言。政府民间听到这个消息，没有人不悲痛愤怒。杨津的儿子杨逸，当光州（州政府设东莱〔山东省掖县〕）督导官（刺史），尔朱仲远派人前往，就在州政府诛杀。只有杨津的另一个儿子杨愔，在大军围宅时，恰巧出门在外，逃亡躲藏，得以免祸，前往信都（河北省冀县），晋见高欢，哭诉家门惨祸，因而呈献讨伐尔朱帮的方略，高欢对他十分敬重，任命他当中央特遣政府助理官（行台郎中）。

21 七月七日，南梁帝国皇帝萧衍，登上高台，用正式文告，完成策封皇太子典礼。大赦。

22 七月十八日，北魏帝国宰相（司徒）尔朱彦伯，因大旱成灾，辞职。二十日，皇帝元恭，任命尔朱彦伯当总监督长（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尔朱彦伯在尔朱帮中，勉强可以说没有什么罪恶。尔朱世隆一再辞让太保，元恭特别设立仪同三师（地位仅次于“仪同三司”）一职，官位在上公之下（上公：太傅、太师、太保，就是三司）；二十二日，派尔朱世隆当仪同三师（副宰相级）。斛斯椿向尔朱世隆进谗，陷害朱瑞，尔朱世隆遂斩朱瑞。（尔朱荣死，朱瑞追随尔朱世隆北走，中途逃回；尔朱世隆围攻洛阳，朱瑞又建议招募敢死队反攻，尔朱世隆对他已不信任。）

23 七月二十二日，南梁帝国皇帝萧衍下诏：“凡是皇家同族或亲戚，只要在‘五服’之内，女子赐给汤沐邑（采邑），男子封乡侯、亭侯；以跟皇家血缘的远近，作为分别等差的标准。”

24 七月二十四日，南梁帝国政府擢升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何敬容，当国务院右副执行长（尚书右仆射）。何敬容，是何昌宇的儿子（何昌宇，是何尚之的侄儿）。

25 北魏帝国彭城王尔朱仲远、常山王尔朱度律等，听到高



欢起兵消息，自认军力强大，毫不在意，只有乐平王尔朱世隆，深为忧虑。颍川王尔朱兆（时在并州〔州政府设山西省太原市〕），率步骑兵二万人，出井陉（太行山八陉之五，河北省井陉县东北），直指殷州（州政府设广阿〔河北省隆尧县东〕）；反抗军李元忠放弃州城（广阿），逃奔信都（河北省冀县）。八月九日，尔朱仲远、尔朱度律，率军讨伐高欢。九月十二日，中央任命尔朱仲远当太宰；十三日，任命尔朱天光当最高指挥官（大司马）。

26 九月二十六日，北魏帝国皇帝元恭追尊老爹、广陵王（惠王）元羽为先帝，娘亲王女士为先太妃；封老弟元永业“高密王”，儿子元恕“勃海王”。

27 冬季，十月十三日，南梁帝国皇帝萧衍，前往同泰寺，登上法座，讲解《涅槃经》，七天才结束。

28 乐山侯萧正则，早先因犯罪，被贬逐到郁林（广西贵县），招收流氓逃犯，打算进攻番禺（广东省广州市），广州督导官（刺史）元仲景讨伐，斩萧正则。萧正则，是萧正德的老弟（临川王萧宏的儿子们，都凶暴不守法）。

29 北魏帝国，以信都（河北省冀县）当基地、以高欢当首领的反抗军将领孙腾，建议高欢说：“而今，中央政府远远隔绝，我们发号施令，没有授权的依据；如果不通权达变，恐怕人心沮丧四散瓦解。”高欢迟疑不决，孙腾再三再四坚决请求，高欢遂决定拥护勃海（河北省南皮县）郡长元朗当皇帝。元朗，是元融的儿子（章武王元融，被变民首领葛荣所杀）。十月六日，元朗在信都城西北，正式登极（十四任帝，安定王），改年号中兴；任命高欢当总监督长（侍中）、丞相、全国各军区司令长官（都督中外诸军事）、最高统帅（大将军）、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中央特遣全权政府总监（大行台），高乾当总监督长（侍中）、最高监察长（司

空)，高敖曹当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宰相级)、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县〕)督导官(刺史)，孙腾当国务院左副执行长(尚书左仆射)、中央驻黄河北特遣政府总监(河北行台)，魏兰根当国务院右副执行长(右仆射)。

十月十三日，尔朱仲远、尔朱度律，跟骠骑大将军斛斯椿，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宰相级)贺拔胜，车骑大将军贾显智，在阳平(山东省莘县)札营。贾显智，本名贾智，但平常使用别名，是贾显度的老弟。尔朱兆穿过井陘(河北省井陘县东北)，在广阿(河北省隆尧县东·殷州州城)札营，号称十万人。高欢使用反间计，说：“尔朱世隆兄弟阴谋诛杀尔朱兆。”又说：“尔朱兆跟高欢联合，阴谋诛杀尔朱仲远等。”于是尔朱帮内部互相猜忌，各军就在原地移动，不向前推进。尔朱仲远等不断派斛斯椿、贺拔胜，去尔朱兆大营解释，尔朱兆率三百人轻装骑兵，亲到尔朱仲远大营，跟尔朱仲远等一同坐在帐幕之下，一脸愤懑不平颜色，手挥马鞭，口中发出呼啸，两眼凝视远方，疑心尔朱仲远等将对他袭击，于是忽然间惊跳而起，冲出营门，飞马而回。尔朱仲远再派斛斯椿、贺拔胜等追上，再作沟通，尔朱兆逮捕二人，押回大营。尔朱仲远、尔朱度律得到报告，大为恐惧，率军向南逃走。尔朱兆列举贺拔胜的罪状，说：“你杀掉卫可孤(参考五二四年)，是第一大罪。天柱(尔朱荣)逝世，你不跟尔朱世隆等一起来，反而去攻击尔朱仲远(参考五三〇年)，是第二大罪。我早就想杀你，今天，还有什么话说！”贺拔胜说：“卫可孤是帝国的一大祸害，我们父子把他诛杀，功劳不小，怎么反而是罪！天柱(尔朱荣)被害，是君杀臣，我宁愿对不起大王，不愿对不起政府。今天的事，是生是死，在大王之手。但是，贼寇(指高欢)近在眼前，骨肉之间，互相仇恨，从古到今，没有这个样

子而不灭亡的，贺拔胜不在乎一死，只怕大王犯下错误。”尔朱兆把他们赦免。

高欢将跟尔朱兆会战，畏惧尔朱兆人数众多，兵力强大，询问警卫营司令（亲信都督）段韶。段韶说：“所谓人众多的意义是：有那么多人为他拼死；所谓强大的意义是：得到天下民心。尔朱帮上害天子（元子攸），中屠高层官员，下对人民凶暴。大王顺应民心，讨伐叛逆，好像把滚水浇到雪堆上，有什么众多强大可谈。”高欢说：“虽然如此，但是，我小敌大，如果上天不能保佑，恐怕渡不过难关。”段韶说：“我曾经听说：‘小的能够抵抗大的，因为小的正义，大的荒淫。’‘上帝对任何人都不特别照顾，只照顾有德行的人。’（《左传》：‘小能敌大，小道大淫。’《书经》：‘皇天无亲，唯德是辅。’胡三省原注：‘段韶父子在北方起家，只知道骑马射箭，怎么会引经据典？是《魏书》作者魏收，因段韶父子家门鼎盛，为他编出文绉绉的话。《孟子》说：‘完全信书，不如没有书。’果真如此！’）尔朱家对外扰乱天下，对内使英雄失望；有智略的人不向他们贡献智略，有勇力的人不替他们冲锋陷阵，人心已离他们而去，上天怎么能不顺从人心！”段韶，是段荣的儿子（段荣是高欢好友）。十月十五日，就在广阿（河北省隆尧县东），高欢大破尔朱兆兵团，俘虏武装士卒五千余人。

30 十一月二十九日，南梁帝国皇帝萧衍，前往同泰寺，讲解《般若经》，七天讲完。（此条按时间应系于下条之后，《通鉴》倒置。）

31 十一月十四日，北魏帝国反抗军政府丞相高欢，率军南下攻击鄆城（河北省临漳县），相州督导官（刺史）刘诞，登城固守。

32 本年，北魏帝国南兖州（州政府设谯城〔安徽省亳州市〕）

城民王乞得，劫持督导官(刺史)刘世明，献出南兖州，投降南梁帝国。刘世明，是刘芳的族侄。南梁帝国皇帝任命总监督长(侍中)元树，当镇北将军、北伐司令长官(都督北讨诸军事)，镇守谯城。任命刘世明当征西大将军、郢州督导官(刺史)，加授仪同三司(宰相级)。刘世明不接受，坚决请求回到北方，萧衍允许。刘世明到了洛阳，奉还皇帝颁发的符节，回到故乡(刘世明是彭城人)，不再出来做官，逝世。

## 敬告读者

亲爱的读者，从1984年起，由我公司首次  
在大陆出版的台湾柏杨先生的多卷本《现代语  
文版〈资治通鉴〉》，历时数载，至今已出版到  
第三十六册。其间，我们不断接到读者来信关  
心和询问：这部巨著共多少册，目前出书进度  
如何，何时能够出齐等等。据了解，柏杨先生  
原打算截止到第三十六册。但《资治通鉴》是  
一部内容浩繁、构架宏大的文言巨著，译成现  
代语文三十六册是难以包容的。因而柏杨先生  
已改初衷，确定以七十二册完成全部的翻译工  
作。我公司将随柏杨先生的翻译进度陆续推出；  
计划1990年底出版到第五十册，至1992年出齐。

谨此奉告。

热诚欢迎读者对该书提出宝贵意见。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敬启

1990年6月1日

## 欢迎使用[蔷薇园]搜集/制作的电子图书

---

本书由[蔷薇园]—Koli stan搜集于网络。

如果在使用本书过程中有什么意见  
和建议，请给我写信。

提示：本电子书仅供试读，不得用作商业用途；  
如果喜欢，建议购买原版图书！

寻觅图书请到抚琴居论坛—读书时间发贴。